

中华民族的自由女神 ——林昭罹难 40 年纪 念文集



2008 年 5 月 8 日制作

本 E 书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其中大部分取自作者博客，一部分业经作者授权，但由于联系不畅，大部分文章未经作者审核授权，在此向作者致意，并声明：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本 E 书意在交流之便，请勿用于商业及非法用途。如果作者认为本书侵害了您的权益，或不同意编入本 E 书，请来信告知。

本书大部分是 2007 年至 2008 年 5 月初散见于网络中的纪念文章，2006 年只选了 3 篇，以前的许多佳作大家已熟知故没有选入，如萧雪慧、刘晓波、余杰等颇具深度的祭文。近年对林昭研究较多的钱理群、傅国涌、胡迪、祭园守园人等学人只选了最近的一两篇纪念文章。而收录的以不知名网友的诗文为主，当然也选录了著名剧作家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老先生淡出多载，文字功力依然不减当年，对 1980 年代熟知的网友应该了解白桦老先生。

2008 年 5 月 8 日



林昭遺像 1958年









1955年摄于北京天坛回音壁前，



1954年摄于北京大学校门口，左三为林昭。

狂
呼
量
穆
已
无



林昭全家照，1949年摄于苏州。
右起：其妹彭令范，其弟彭恩华，母亲许宪民，林昭。



林昭 摄于北海公园（1956年）甘蔗供稿



林

昭

之

墓

一九三二·十二月十六—一九六八·四月廿九

北京师范大学
林昭同学
敬立

自由无价

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





中华民族的自由女神

——林昭罹难 40 周年纪念文集

目录

林昭走后怎么样·····	邵凌玮	001
用我的泪祭自由之羽（外一首）·····	海虹	003
走向十字架的革命者——林昭传·自序·····	苇舟	007
遥祭林昭——林昭遇害 40 年祭·····	胡迪	010
林昭是我们体内的血·····	杨宽兴	013
来自林昭墓地的最新报道·····	陆文	016
自由与暴力——林昭遇难 40 年祭·····	王容芬	018
灵岩圣火：鹰视下的焚祭与世界传承——林昭四十年祭·····	祭园守园人	020
祭给林昭的十八朵白玫瑰——鹰视下的灵岩九歌之一·····	祭园守园人	027
谷雨过后——纪念林昭烈士遇难四十周年·····	涂国文	029
自由女神祭·····	陈奉孝	030
戴镣铐的泉——写在林昭四十周年祭·····	许志华	032
今夜 为了一个灵魂——纪念林昭·····	辛巴	033
林昭四十年祭·····	傅国涌	035
悼林昭诗三首——为四十年祭而作·····	沈泽宜	046
纪念林昭大姐·····	于劭	049
祭中国的自由女神——林昭·····	阿森	051
林昭与当代大学生·····	邢小群	053
五十五万颗星星中最亮的一颗星星·····	铁流	058
遥祭林昭·····	王康	059
姐姐，请引领我们一同前往——纪念林昭殉难四十周年·····	陆抗天	064
伟大的灵魂——纪念林昭遇难四十周年（外一首）·····	韩杰生	066
自由的圣火正在传承——林昭殉难 40 周年祭·····	空谷回音	069
从秋瑾到林昭·····	白桦	073
悼念永不屈服的“右派”林昭烈女·····	从工	081
再祭林昭——写于林昭被害四十周年祭日前·····	西峰秀色	083
献给圣姐：林昭·····	老爱	085
哭林昭·····	胡迪	088
祭林昭：人以有尊严为天·····	李铁	089
姐姐——林昭 40 周年祭·····	伊脉	094
红楼里的林姑娘——纪念林昭蒙难四十周年·····	北明	097
走向十字架——民主斗士林昭殉难四十周年祭·····	蒹葭	101
林昭——血与自由的献祭·····	赵启强	104
“殉道者”林昭·····	钱理群	117
流浪琐记——寻访林昭墓·····	田永德	142
洁白的雏菊花——献给林昭·····	三叶草庐	148

燃烧的，并不是最后的火焰——给林昭	苗子	149
中国圣女	何与怀	150
追思林昭二首	警钟	159
林昭、贞德、宽容	黑星人	160
怀念林昭	藺小木	164
直到永远——林昭殉难 40 周年祭歌	空谷回音 韩葆 汪峰	167
吊林昭赋	卢汉文	168
圣女林昭	逍遥书生	169
追忆林昭——看民主自由与极权的对抗	Yobin	171
林昭：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荒原人	175
献给林昭的小诗	洪启	177
写给林昭	麻凡	178
献给林昭	我心镶蓝	180
林昭：你让我如此心痛	落花无言	181
悼林昭——为了记忆的纪念	云烟深处	184
发现林昭	大地会给我命名的	187
追怀林昭：咀嚼我们的精神资源	魅力兰朵	189
社会主义自由先驱者——林昭	冷言冷气	194
林昭 40 周年祭文两篇	性灵的冲动	196
林昭，我们如何爱你	胡发云	201
面对林昭，我们都是苟活者	板蓝根	210
林昭为我而死	小昭	211
致林昭——她为自由和人类的尊严而死	思想共和国飞地	214
迟到的祭奠	伯乔精舍	215
永不沉没的巨石——中华圣女林昭罹难四十周年祭	威廉退尔	219
3、29，我们去看林昭	阿晴	1919221
今天，我为你流泪——林昭罹难 40 年祭	山野村夫	224

附录一：林昭的文字	225
------------------	-----

附录二：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	229
----------------------	-----

附录三：2008 灵岩十八祭	祭园守园人 239
-----------------------	-----------

林昭走后怎么样

邵凌玮

引子：

本文的题目借用了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其实同样是写女性，两者并非全无联系。鲁迅在演讲的最后讲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而林昭就是这样一个试图搬桌子、改火炉的人。只是她的血流的太多了……

(一)

网上看完林昭的一些材料，站起来头已是昏昏沉沉，却依然有周三看完整部片子后的惊悚之感。不免感叹这的确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如果让我这样选择，我宁可忘却。可是有人没有，那个人就是胡杰。

纪录片拥有的是影像力量，片子做得非常的朴素。如果把所有的旁白，采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便是一篇简单而震撼的纪实文学。记录片似乎已经非常完整地帮我们找回了林昭和她的灵魂。“这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二)

崔卫平在她的影评中把林昭定义成一个英雄。这未免让我想起课本里的贝多芬、托尔斯泰。他们也是英雄。他们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英雄，但也都是普通人。而他们又比常人遭受了更多的摧残，但他们也表现出了比常人更坚定的毅力。而林昭比贝多芬、托尔斯泰更伟大，因为她不仅执着、沉迷于她的事业，更拥有一个先知的智慧与勇气。

如果说“胡杰是一个史诗的记录者”，那么林昭就是史诗所歌颂的英雄。她创造了我们民族的神话，刷新了我们的记忆。她让我们无法用言语形容，只能望而生畏。

从维熙这样说：当林昭已然是一个无畏的斗士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真的太形象了。

(三)

一直有这样一個疑惑，为什么林昭不变得“聪明”一些，委曲求全，而要这样得折磨自己，誓死抵抗。纪录片似乎很牵强地用“信仰”帮我们做了解释。也许我们可以同样有抱负，有理想，甚至可以和林昭一样成为英雄，但内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愿意相信大陆还有这样的志士，但他们（或者是我们）绝对无法拥有这样的行动，只能为了保全性命而不得不妥协。这就体现了林昭作为英雄的榜样意义。在我们世俗的生活之上还有另一种生活，那便是林昭的生活。

记得几个月前采访王选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之所以中国不会有两个王选，是因为中国人都太聪明了。是我们太聪明了吗，还是因为我们的懦弱？不记得是谁了（大概是艾晓明吧）在提到，拿鲁迅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时的不谐调，因为鲁迅太不像中国人了。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沉默的，中庸的，保守的。而少数的思想者只不过是带着脚链的舞者，林昭则是行动者。

林昭说自己宁愿让血流出，也不肯在心头郁结。她在生存之术、为人之道之间选择了后者。

（四）

非常可惜，很多人理解的林昭只是中国女权思潮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她确实是一个女人，只有女人才能写出那样细腻的文字，即使是在铁屋里；只有女人才有那样明亮的双眸和乌黑的头发；只有女人才会完好无损地保存着那只小帆船，让人心碎而感动。但她又拥有男人一样顽强的毅力，男人一样远大的视野和广阔的胸怀。

面对这样的女人我们不觉得惭愧么，不叹息自己的渺小么。也许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的权力，但当我们与这样的灵魂对比时，我们必须反思。她才是真正不怕死的人，一个真正的斗士，为了民主，为了人道，为了自由。

我们需要像方方一样，“偶尔的时候，也摊开自己的双手，思付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

（五）

我们需要记住这个日子：**1981年12月30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复判林昭案件，宣布林昭无罪，为其平反。依稀记得似乎是以“精神病”为由的。不寒而栗。中国总是在绞杀其最优秀的儿女。大概中国一直都是集权制度，而专制与思想的自由向来都站在对立面的。中国需要民主，需要让麻木的人们呼吸到自由清新的空气，却从未实现过。有时我们真的活得很迷惑。

穆青等人在**1981年**写了《历史的审判》，“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像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我们真地冲过去了吗？

2006年

作者为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一（1）学生

用我的泪祭自由之羽

海虹

在茫茫的昨夜，我读林昭一直读到凌晨二点，我读到这样的文字：

林昭在狱中写给她妈妈信的残片：“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卤猪头，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炸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林昭一口气写下了五十六种要吃得食物，在信的结尾她写到：“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她随即题诗一首：“尘世几逢开口笑，山花须插满头归。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我边读边轻轻的啜泣，泪水打湿了枕巾。我对着天空说：“林昭，请原谅我不能流血，你说过，中国人的血流得还少吗？那么，我只能用流泪的方式祭你，祭你这中国的贞德圣女，也祭你扑扇着灵魂翅膀的诗集《自由之羽》……”

当我读到林昭的诗——《自由颂》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当我读到1964年4月12日，林昭在狱中写的一首悼念舅舅许金元的诗“家祭”：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我知道你/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许金元，林昭的舅舅，中共一九二七年江苏省青年部长，“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当我读到她的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当我读到林昭的音乐作品《呼唤》（1958年作于北京）：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那，飞出去寻找你……”

在泪流满面中，我感觉到一种来自灵魂的震撼和力量！

林昭写道：“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人家是“反不了我，也反不了你，我们彼此彼此，打个平手”“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全家”，“你让我今天流血，那我明天就让你流更多的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看我们的电视剧，宣传了多少这样的故事，但“与人斗，与天斗”的背后是什么啊？是恨还是爱呢？自然是恨，是黑暗呀！但林昭呢，她坚韧地背负着血泪，却执意要替我们这个民族受难，而且她还要反思，我们能不能用不流血的办法来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

西方有个学者说，新世界并不美丽。前苏联一位学者说过，“最好的意图与最可悲的结局的不相适应性”。所以林昭追问：“这怎么不是血呢？”那是血在流成河啊。但是流了血，成功了吗？为什么把无数个肉体 and 思想都消灭了，民族越来越没得到解放？血腥过后是什么呢？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位奴隶主的姓氏更替和血流成河，那是什么错了呢？是没有终极信仰，是没有爱，是恨，是暴力，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厚黑学，是阴谋与阳谋！

鲁迅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我曾一度觉得，所有人的人性都是不真实的，那些个“瞒”与“骗”，那些个“躲”与“抛”，以及那些个“被瞒”与“被骗”，那些个“被躲”与“被抛”，我在鲁迅的链条上，没有看到“爱”，看到的只是“恨”，鲁迅像伍子胥一样，不饶恕别人，也不饶恕自己，正是因为他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值得爱的人，包括他自己，他吝啬着自己的爱，只因为他怕付出的结果最终是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他不敢去付出了。他绞尽脑汁想为爱找一个完美的注脚和理由，但没有找到，这是鲁迅的失败和悲凉吗？

林昭，这位苏州的美丽女性，用自己的血与泪回答，爱是没有理由的，爱仅是爱而已，就像人的“生”一样无缘无故，她独自背负着爱，独自背负着民族的苦难，背负着内心千百次的叩问，坚持了自己的理想。鲁迅痛苦地活了一生，正是因为没有找到他心里的答案。林昭心存着大爱，去了，但她的灵魂不会散，她找到了一条途径，那就是通往爱的路，她坚信用无缘无故的大爱可以拯救苦难的民族。我已是久久的没泪了，我奇怪我是否活着，没有泪还是活着吗？人活着，怎会没有泪呢？泪是生命之源呀！那象征生命的泪水悄悄流下的一刻，我感觉到久违的幸福。很久了，已没有人可以打动我，也没有文章和思想真正打动过我，但昨夜，我细读着林昭的诗和资料，眼泪多了起来，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又回来了，这之前，我只看到屈原投江、王国维自杀、老舍自杀，顾城自杀，海子自杀……以及鲁迅、张爱玲苦苦寻找而终不可得的痛苦而苍凉手势，今天，我有幸看到了林昭饱含人性大爱的华美转身！

“在夜里/我看到了一颗流星/抛出她仁慈的胸怀/给仰望着的我一个惊喜
在夜里/我听见了一串声音/奏响她那温柔的热情/给卑鄙的一群.....”

附：我用这样的方式祭奠你

海虹

今天，是你四十周年祭日，

今天，我终于完成写你的长篇。

我忍不住又在热泪盈盈里仰望你。

作为一个活着的人，

四十年太长，

作为一个死去的亡魂，

四十年仿佛就在昨天。

四十年沧海桑田啊，

四十年世事变迁，

四十年太长

四十年太短

林昭，

你在哪里？

那些与你相知的活着的灵魂，

那些与你共舞的鲜活的生命，

今天，是否到了灵岩去祭奠你？

窗台上的蓝玫瑰

静静地漾着芬芳

蓝色的芬芳里

有你的巧笑倩兮

有你的美目盼兮
我轻轻地走入那一片蔚蓝
怕惊醒你的梦
我闻到了蓝玫瑰的芳香
我踏入了爱你的河流
我的手上有燃烧着的红豆啊
那是你的血泪凝成
但今天
与你相知的梦
再难圆
泪雨落花台
生死已难再
我在如珠的泪中默默想你
2008年4月29日

走向十字架的革命者——林昭传·自序

苇舟

2007年年初，我在网上看到了独立制片人胡杰制作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整个观看的过程中，我的灵魂不止一次地被深深刺痛。

林昭这个名字，早在大学时代就知道到了，但那时没有条件作深入的了解，因为关于她的资料一直少的可怜。

《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出现简直是一个奇迹。在关于林昭的话题依然为当局者所忌讳，关于林昭的资料依然被当局者所禁锢的时代，这个记录片以难得的思想高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林昭的生平和思想。要知道胡杰本人并不是一个中国当代历史思想方面的研究专家，也不是一个专业的影视制作者，他原本只是一个航空公司的职员，有着不菲的收入和稳定的生活。但当他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知道林昭的事迹之后，毅然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了关于林昭的记录片的拍摄。于是，才有了这部名为《寻找林昭的灵魂》的记录片。正是这部记录片，让林昭这个名字再一次为人们所关注，也让那段黑暗的历史又一次为人们所记忆。

看完这部记录片之后，我萌发了写一部林昭传记的想法。曾一度设法到处搜集关于林昭的资料。但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没有寻找到任何比这部记录片更为翔实和丰富的资料。我犹豫了，我想，如果我仅仅是把一部电影记录片的内容转换成文字，那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放弃了当初的想法。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等待有关林昭的资料解禁，不知还要等多久。对此我实在无法乐观。即使将来有一天终于解禁，那时再写一部林昭传记，其意义还有多大？在一个专制的时代，任何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曙光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在民主自由已经实现之后，再阔谈民主自由的理念，其意义和价值能有几何？这就如同对于一个濒于渴死的人，即使一捧带泥土的水，完全可以挽救他的生命，而对于一个酒足饭饱的人，即使是一瓶高级饮料，恐怕在他眼中也值不了多少钱。每想到这些，我就为自己的轻易放弃感到惭愧。我想，无论这本传记写得如何人单薄，如何粗糙，我都应该坚持下去。我甚至不奢望它最终会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但我想对我自己的灵魂而言，也是一次洗礼与拯救。

关于这部传记的名称——“走向十字架的革命者”，我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解释。关于革命者一词，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话语形式一直占统治地位。林昭生活的年代，正是“革命”在中国大地上肆意蔓延的时代，林昭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她的革命理想受到她舅舅许宪民的深刻影响。许宪民是一位共产党员，并为共产党的革命理想而献身。正如

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形式对她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她曾一度非常积极的投身于那个年代的“革命”运动。

但林昭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革命者，她就不会成为这个永远都要刻写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普罗米休斯式的人物。

很快，林昭就发现了她所投身于其中的这场革命的“荒谬”。这哪里是革命，分明是穿着革命外衣的暴力与专制。她清醒地意识到，当局者所谓的“革命”，已经远离了革命的本质，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强奸革命，借者革命的名义愚弄民众。革命本是为了解除各种强加在人身上的、阻碍人的自由发展的各种枷锁，可他们所谓的“革命”，不但不能够解放人，而是给无数的人带来了无穷尽的苦难，人们失去了最后一丝的自由，更遑论人的自由发展。于是她开始痛苦而严肃地反思她曾经热心向往的所谓“革命”，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场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以自己微弱的力量阻止这场“革命”运动的不断蔓延。这一切，即使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是如此惊心动魄。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和非常的见识，如何能做到这一切！当然，她为此承受了各种各样的迫害，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那个以一人之思想统治亿万人的年代里，能像林昭这样质疑这场“革命”的正当性的人，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凤毛麟角。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要莫被愚弄，要莫难得糊涂，要莫选择臣服，总之他们都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情愿成为盛装领袖思想的容器。但林昭的思考还不止于此。林昭在反思当时狂热“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时，她所凭借的不再仅仅是她心目中的“真正的革命观”，她已经找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思想资源，这就是基督教思想。她曾称自己是“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有了这种思想资源，她就能够站在超越革命的高度来审视那场已经泛滥成灾的“革命”。所以她的反思不再是反驳和批判，而是多了一份悲悯之心，少了些许仇恨。在谈到自由的理念时，她曾这样说到，受暴者固然是不自由的，但施暴者同样不得自由。也就是说，在她看来，人类的命运是一体的，没有每一个人的拯救，也就不会有全人类的拯救；所有的人都应该反省，所有的人都需要拯救。她的这种反思，无疑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反思者，如顾准、遇罗克、王申酉等。这或许是林昭思想中最为独特、最为耀眼的地方。

林昭无疑曾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但她不仅仅是一个革命者，当她看到了来自十字架上的拯救之光时，她勇敢的选择了走向十字架，选择了背负十字架，她将整个民族的苦难义不容辞地担在了自己肩上，所以她的形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才显得格外沉重！

我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意识形态的地位依然神圣不可动摇、而基督教思想文化资源依然十分稀缺的民族而言，描述和讨论林昭人生历程和思想细节，无疑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我想，这也应该是我这部传记应该努力的方向。

虽力不足，然亦将努力为之！

是为序。

2007年10月10日夜

遥祭林昭

——林昭遇害 40 年祭

胡迪

文章摘要：到灵岩山上寻找林昭灵魂的人们就如万家灯火相拥着映照尚是黑暗的大地。在林昭墓前流淌的热泪，那是对高尚灵魂的敬仰。

循着心灵之约，踏上一级又一级的石梯，一直往上走到安息公墓的铁丝网围墙处，然后再向右手的方向走三米，这时你会感触到一个伟大而高尚的灵魂正在与你心灵相通。

四十年的风吹雨打，四十年的刻意抹除，林昭依然屹立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林昭并不孤独，她从来都不孤独，无论在她的身前还是逝后。五次的灵岩山之旅，使我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强者。但是今年，我却被曾经杀害林昭的凶手同党拘禁在岭南家中。“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万分悲愤，黄碟祭洒，眺望北国，愿与林昭并肩奋战，愿与国人同仇敌忾。

多年来，我一直想在灵岩山林昭墓前唱一首歌，一首能让林昭听见的歌。可是，每次在林昭墓前，微风息来，心香一瓣，都能听得见林昭在对我低语。我的歌永远都是多余的，因为，每一缕微风，每一瓣花香，分明是一首首无言的诗、无声的歌。

可恨当年中共为巩固用暴力夺得的政权，先用引蛇出洞的“阳谋”骗取林昭等一大批有良心的知识份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后就是对那些“百花”的无情摧残、残酷打击。

一时间，为图生计而放弃理想的有之，为稻粱谋而噤若寒蝉的有之。然林昭决然不顾生死，捍卫真理。面对利诱、毒刑，林昭毫不动摇。

1968年4月29日，中共在上海龙华机场的第三跑道上对顽强不屈的持异见者林昭女士进行秘密枪决、并毁尸灭迹。

天理昭昭、罪恶必罚。林昭虽被中共秘密杀害，但她却依然活着，她活在一切反专制、争民主的中国人心中。杀害林昭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林昭的笑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再有十几个小时，我的战友们就会在林昭墓前祭奠她了，而我却不能来到林昭面前，但中华民族的高尚灵魂已在此刻缠绕着我的心田。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林昭的思想之花已经在当代绽放了。

时间记忆着、历史的脚步印记着、大地的磁场记录着、四季的雨水滋润着、人们的热泪在心底刻画着林昭思想的痕迹。林昭，我们没有忘记你，林昭，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

到灵岩山上寻找林昭灵魂的人们就如万家灯火相拥着映照尚是黑暗的大地。在林昭墓前流淌的热泪，那是对高尚灵魂的敬仰。

一排排一个个留在灵岩山上的脚印，那是通往自由的前哨；

一个个深深的鞠躬，那是冲破牢笼铁幕的前奏！

一首首悼诗祭词，那是发出时代最强音的战斗檄文！

林昭长眠在灵岩山，守候着太湖水；但林昭是树立在我们心中的灯塔，时刻为我们引航。

尧舜曾生活过的大地不再是单纯的大地，对于专制独裁者来说是个表演历史丑剧的舞台，但对于追逐自由和想拥抱自由的人来说却是我们与独裁者生死搏斗的战场。

逝去之圣女必将流芳百世，未死之权贵早已臭不可闻。

左右宵小随处监视，前后鹰犬时刻探听。叹吾不能亲去墓前祭酒，作上文以遥祭。

胡迪，识于林昭遇害 40 周年的前夕(28 日)，特别鸣谢中国新民党主席郭泉先生对本文的雅正！

林昭是我们体内的血

杨宽兴

平生两次踏足苏州，无意于天堂之国的山水园林，却两次来到城西的木渎，因为灵岩山上葬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每次进入安息公墓，给钱过后，会请求殷勤的领路人离开，我要的只是一份肃穆与宁静。无论如何，林昭墓不是一处风景，在这个旅游市场开发过度的时代，杂沓的脚步不会光顾这块没有标识的石碑，但对那些非来不可的人，偏僻、宁静的灵岩山却是恰如其分的凭吊之地。作为一个被打入另册十九年的“动乱分子”、一个无法放弃思考的异议者，垂立于林昭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会以某种“另类”的言说启迪我，更重要的，在林昭的墓碑上面，我可以更好地读懂自己的命运。

林昭歿于四十年前的上海，两年后，我才降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我与她没有任何关联。但当我站在这里，某种至深的血缘却让我心中有刀割般的疼，作为一个经历过人世坎坷的中年人，悄然滚落的泪水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感伤。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共产大国，我们既无法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立碑，林昭墓便可被视为中国全体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它和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另一块墓碑遥相对应。

初次听说林昭的名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过，被北大历史系开除的王丹只知林昭大致的人生轨迹，关于林昭，他没有给被山东大学开除的我以更多信息。六四的历史创痛为林昭的受难者形象添加了新的内容，但与今天相比，那时候，“林昭”二字有着更加隐秘的所指。有赖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挖掘和传播，进入 21 世纪之后，林昭的名字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通过一些公开和不公开的出版物，林昭越来越清晰地走近我们。作为一个被残忍谋杀的受害者，她仿佛在证实有关复活的古老预言。

感谢胡杰、感谢张元勋、感谢谭天荣、感谢倪竞雄•通过对林昭的阅读，我们打开了一页尘封却并不遥远的历史，而这样的阅读，或许正是林昭、张春元、任大修、王申酉生命中最后的等待和呼唤。无法想象他们死前的心理状况——生

命已无从把握，信念也显得单薄，在最后的时刻，也许，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尸体象一本不曾合上的书册，留给未来人们的眼光和发现。

事实上，林昭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林昭之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能说它已经结束。以一次次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的社会变迁往往会割断历史的记忆，持续的谋杀却提醒我们：林昭已在我们的身上。我活着，林昭便没有死，我死了，林昭将经受再一次的死亡。

感谢那位无名的警察，经他之手传出的林昭手稿印证了林昭的思想史价值。不过，林昭亦有其性格局限，在我看来，她不太懂得策略，活得过于“简单”，以至于简单得近乎无畏。但我不赞同陆佛为先生的说法：“林昭的认识能力，她看到的东西，坦率地说，反右期间，划右派跟我交谈，我都没敢吭声。她给我谈地很多，这话我都没给别人谈过。谈了很多，但凭心而论，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是常识，实际是常识，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常识总是简单的，可当所有的人不再以常识为常识的时候，林昭对常识的坚守使她不仅有圣徒的勇毅，也有了对时代入木三分的认识和批判，中国社会急剧的变迁飞快地淘汰着各种思想以及思想的肉身载体，但林昭用自身的血写下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前卫”意义。除了她的聪慧之外，应该说，是苦痛的命运、以及对苦痛命运的勇敢承受，激发了她的潜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阅读林昭生前的文字，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身处监狱的林昭对于暴政的批判，她对于自由民主的认识，在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林昭的思想穿透力是如此之强，强到可以远远地看到自己的死亡。她曾经拒绝出狱，并预言“他们”终会杀掉自己。她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可正如她的朋友顾雁所说：“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于是，1957 便成了林昭命定的劫数，那种较真和敢于承担的性格决定了林昭在 1955 年会成为胡风分子，在 1979 年会成为魏京生，在 1989 年会成为王维林、蒋捷连……1957 年并不遥远。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 1957 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

某种意义上说，感谢 1989，能让我对这段文字感同身受。林昭的 1957，我的 1989，历史至今尚未终结。察已知人，我怀疑林昭一开始并不了解专制政治的残暴，短暂的自由期间，在与胡子衡的谈话中，她曾“拍桌子打板凳”地怪罪胡先生说：“我很听你的话。你教会我很多道理，革命道理。但是你没教我怎么做，你这点没教我。”胡子衡解释说：“她那做人是打引号的，就是那些坏东西。”我想，如果“坏东西”能让一个人卑微地活下来，而不是悲壮地死去，那就不只是坏东西。25 岁的林昭如果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活到今天，76 岁了。或许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或许只是一个平庸的老太太。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最不想要的是“发冢”内的林昭。

但林昭的命运只能属于 1957。出自常识的一点点怀疑，对一个建立在常识之外的政权来说，正是最大的犯罪。由于无法消灭自己对于常识的信任，林昭是一定要死的，立时的枪杀或缓慢的谋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权不允许她有尊严地活着。但每个时代总会有人守住简单的常识，哪怕其代价是如此之大，1957 年，上帝精心拣选了林昭。

稍稍让人宽慰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使在单身牢房里，林昭也有上帝陪伴。她没有背叛上帝，即使快要被逼疯的时候，即使在呼喊“上帝啊，我真地不想再管了”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放弃十字架的重负。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只从世俗角度看林昭之死，否则，四十年后，林昭不会给我们如此丰富的精神营养。

在一个近乎空白的时代，因为有了林昭，才有了让我们仍然可以自信的历史，林昭是我们体内的血——有热度的血，她让我们无须过于自卑。

就在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在广博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正准备启程，他们将于 2008 年 4 月 29 日抵达苏州，祭奠林昭去世四十周年。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前来，因为林昭的名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秘密——为了守住这个秘密，苏州警方已展开对祭奠活动的监控与防范——但这是一个无法被长期掩盖的秘密：林昭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共同的名字，但也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和信物。四十年后的布控说明对林昭的谋杀尚未结束，但当远方的人们一次次聚集在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名字必将从死里复活，“是时候了”。

2008 年 4 月 28 日

来自林昭墓地的最新报道

陆文

4月29日，是巾帼英雄——林昭饮弹四十周年的忌日。网上说，官方在她的墓地安装了摄像头，目的监控和威慑前去祭奠的亲友及她的同情者、追随者，我不相信。因为晓得这东西照目前的生产量，并不库存积压。想想看，尽管大街车站已经安装，杜导斌所在社区已经安装，常熟虞山的上山路口已经安装，恍若一片繁荣的《1984》，但很多胡同小巷仍没安装，你说，怎么会安装到人迹罕至的林昭墓地呢？我特地去观察了一下，看看是否是虚假报道。

安全起见，今早起床我关掉手机，卸掉电板，有人说，身份证亦做了手脚，预防万一，我以手巾作衬垫，用小榔头在上面笃笃敲了几下。

瞒着婆娘，乘7点50分车子，从常熟到苏州，一路上无异常状况，再乘“游4”车到灵岩山，也无异常情况，只看见几个农妇兜售香烛，还看见两个乞丐默默坐在路边。林昭墓在韩世忠墓附近，所以一路上我只打听韩墓，以免人家怀疑。

从韩王庙的右边往山上走，寻找目标很困难（其实我应该走过韩王庙一二百米，再右拐上山）。我不敢打听山民，也没法找个向导，更加剧了寻找的难度。道路越来越小，林子越来越密，树叶虽一片葱茏，有一种夏天的景象，地上却满是落叶，又有深秋的观感。走了十分钟，不见人影，我有点泄气。幸好柳暗花明，沿着山坡，走近一条大路，看见远处晃动的人影。唔，面前就是林昭之墓。

林昭墓地比较宽敞，她的右边是她父母（彭国彦、许宪民）的坟墓，她们的儿女彭令范所立，旁边还有一些零乱的石条，估计亲朋好友欲装修翻新。林昭墓前堆满了各色鲜花，遮住了坟墓和下半截墓碑。其中有两只花篮。一只是张辉、李铁、姜海宁所敬。挽联是：圣女林昭千古！自由女神万岁！

除了鲜花、花篮，我还看见一张书法悼词，上面写有两个大大的“仰止”，重彩泼墨，笔格遒劲，行楷小字首句是：人生而是自由的。墓前还有一幅主调蓝色的油画作品，乃林昭画像，出神入化，再现林昭不屈风范，系画家周勉所作。画像背面写满了全国各地文人的签名。另外还看见一张《吊林昭赋》的打印稿，四六骈文，功底深厚，情感悲怆，汉文卢所作。

林昭墓地站有六七十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有来自广东、四川、浙江、江苏的，苏州本地人亦有不少，甚至民主党派也有成员来了。来者大多年轻，平均年龄不过三十五岁。有不少人戴着眼镜，样子理性宽容、书生气浓郁。这次4.29祭奠，保守估计川流不息的人数有三百左右。

刚到时，看见有个年轻人在读圣经，声音轻轻的，感情饱满的，富有感染力，像一抹春风，似乎安慰着生者与死者，使我的灵魂一下子得到了净化。

年轻人朗诵圣经结束后，我仔细观察了四周，发现一条灰色的电线，蜿蜒于林间，在林昭墓地的左前方果然有根黑柱子，上面挂有一只形似路灯的圆球形东西，体积有西瓜大，上半半是白色的，下半半是黑色的。一片绿色，唯一的黑柱子十分醒目。黑柱子前，有个年龄四十多岁的汉子面孔铁板站在那儿，一身便装，一头灰发，戴着“护林员”的红袖套，样子既像霓虹灯下的哨兵，又像守卫一棵消息树。他足足站了半小时。这究竟是什么东东呢？让他如此珍爱！

遗憾的是，大家并不因这汉子热爱消息树，而对这根黑柱子敬畏。有不少人在此集体留影，我还独自一个在这儿留了个影。

12点半，举行祭奠仪式，默哀三分钟，并鞠了三个躬，然后唱国际歌，声音悲凉，比较低沉，然后有人讲了几分钟话，主题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在我逗留的两个多小时，有五六个、七八个护林员近处晃动，既像列席，又像监视。他们面色黝黑，一看就晓得是附近的山民，被几个小钱所吸引。他们神情严肃，几乎没看见脸上的笑容。我猜他们今天的收入，是五十，还是一百？未发现一个吃皇粮的官方人员，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形迹可疑者没有一个是白净面孔，白净面孔，是养尊处优肉食者的特征。

跟网友交流，我出了个洋相，我问将林昭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跑道，为啥要叫林昭家人付五分钱子弹费，是否因为当时政府银根紧张？说完，大家笑了起来。

下山路上，仍看见三三两两的护林员，他们穿着绿背心，戴着桔红帽，红袖套上印有“护林防火指挥部”这几个字眼。奇怪的是，路口还有一二农妇抓住机会，在做出售鲜花的生意。

江苏 / 陆文

2008、4、29 晚匆笔

自由与暴力

——林昭遇难 40 年祭

王容芬

苏州是中国东南一个动人的城市。苏州西南灵岩山上有一片森林墓园，自从胡杰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网上流传开来，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朝拜。进入 4 月，墓主忌日邻近，当局惧怕大批香客涌来，危及社会安定，拆掉了墓园指示牌，在墓地周围树上装了摄像镜头。

40 年前的 4 月 29 日，林昭在上海被处决。每逢敏感节日，迷信的共产党总要杀一批人，以维护治安。林昭重病在身，发着高烧被押赴刑场，秘密处决，当局似乎不在警示臣民，而是畏惧案犯。两天以后的五一节，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向她母亲索要了 5 分钱子弹费和家属签名。从此林母精神失常，终竟暴尸街头；林父早在爱女入狱之时就自杀了。

灾难源自 1957 年初夏，林昭那时就读北京大学。毛向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百家争鸣，帮党整风！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百家争鸣时代，那是孔夫子和孟夫子有幸亲历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专制国家和专制文化，言论自由与生俱来。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崇尚自由的杨朱、老、庄，其次是崇尚和平的墨家、崇尚正义的法家和崇尚伦理和社会和谐的儒家。公元前 221 年，落后野蛮的边陲秦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吞并六国，始皇帝建立起大一统的秦朝。“秦”的音译 China，西人解释为中央之国。中央集权消灭了竞争，言论自由被禁，持不同政见者被活埋，书籍被焚，人民的概念被作为王朝奴隶的“黔首”取代。今天联合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上的长城，就是极权国家强迫奴隶劳动的罪证。

受了 2000 年极权压迫的知识分子，把毛氏号召视为言论自由的福音，纷纷以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各抒己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结果，8983 名北大学生里出了 589 名右派分子，林昭是其中之一。中共中央公布的全国右派人数是 55 万，毛对这个数字非常自豪，讥讽迫害知识分子的始作俑者：“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 460 个儒！”右派分子被剥夺人权，他们的生命消匿在荒山野岭。被构

陷的人从此禁口，中国的儒不敢再言自由。

林昭在引蛇出洞时没有鸣放，暴力降临，她却挺身而出，指斥不义，因此沦为右派。万马齐喑，林昭没有沉默，参与创建《星火》杂志，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星火》被查抄，林昭被捕。

八年牢狱，林昭不但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连表达思想的纸、笔、墨和手都被剥夺。她戴着镣铐，用发卡刺破身体，和血作墨，在墙壁、衬衫、床单、被里上，写下近 20 万字诗文，控诉酷刑，揭露社会主义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直面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暴力，林昭称自己的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她用热血呼唤人性，探索“中国在 2000 年专制的遗址上不必诉诸流血实现自由”的文明通道。

这位非凡女性用生命重新点燃了 2000 年前中华大地上自由圣火，她是反抗黑暗暴政的自由女神。她的亲人和老师、同学把她燃烬的骨灰葬在苏州灵岩，墓碑上刻着她的誓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今天，人们从中国各地汇集到灵岩，祭奠自由女神。曾为自由身陷囹圄的朱毅先生多年来守护着林昭之灵，他邀集谭天荣等林昭的几位北大右派同学及散居欧、美、大洋洲的林昭追随者，每人写一篇祭文，带到林昭墓前焚祭，汇聚自由圣火。

我答应朱先生的这一篇发在德文网站上。40 年前的 4 月，林昭为追求自由牺牲在毛的暴力之下。同一个 4 月，西德大学生举着毛圣经走上街头，喊着革命和性解放的口号向民主制度释放暴力。岁月荏苒，以毛分子为中坚的那一代 68 年人参政执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统一后的德国甚至欧盟内的政治和文化结构，包括重塑德意志对世界的责任感，出兵巴尔干、阿富汗。在中国，与 68 年人同代的红卫兵也走上政坛，他们依然坚持极权制度，奉行以暴治民的国策，防民防川。林昭遇难 40 年了，毛死去亦近 32 年，毛的暴力论在中国和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仍被崇尚和实践。今天纪念林昭，弘扬自由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是我用另一种语言写这篇祭文的初衷。

王容芬 2008 年 4 月 29 日于联邦德国

灵岩圣火：鹰视下的焚祭与世界传承

——林昭四十年祭

祭园守园人

一

这才是真正的圣火：兀鹰的剥啄下，窃自宙斯的天庭；在灵岩的高处，隔着太湖遥映西冷秋瑾。

这才是民族 5000 年正气现代光焰的象征：凝百年剑气双虹，照红楼几啸五月？每一条碑纹都是一缕如此庄严凝固着青色火焰：不甘被奴役，也摒绝奴役！

灵岩高处自由的风啊，您就是一个渴望融入世界的民族最圣洁的燃烧，历史的天空，将因为也只因为您的传承、流布而湛蓝！

万安陵园李云鹤（江青）墓上有摄像头吗？奉化蒋母、蒋太夫人墓上有摄像头吗？历史，就是这样悲怆地喝问着记住了今天——林昭的第四十个祭日。

历史也该谢谢今天：正是兀鹰瞪大的眼睛告诉世界——

这才是真正的圣火，这才是真正圣洁的燃烧与传承！

此刻，2008. 4. 29 上午十时。

此刻的网络中国，亚洲、美洲、澳洲、欧洲：整个网络黑眼睛世界都聚焦着灵岩：王蓉芬女士甚至正在德国最有影响的时代网坛上告诉德文世界：苏州灵岩山正被祭奠的林昭，是圣洁的窃火者！

二

北大“五·一九”的火炬手们：张元勋与沈泽宜，谭天荣、陈奉孝与王书瑶……他们祭思中播着火文字，又一——汇聚在此刻灵岩的光焰里。

这些为思想曾经的苦难者，耄耋之年心祭灵岩毫不奇怪：“是时候了！”

——再过十年，思祭还能以这样的热力燃烧吗？

第一次通话我还真就这么提醒张元勋先生：“那时候，先生就应该是85岁了啊！”

电话那端的张先生一声叹息，霎时沉默。

最后一次通话就是动身来灵岩的前一天：“先生既然病得实在运不了笔，不想让我给祭日林昭，捎去几句心里最想说的话么？”

“既然活在监狱里的林昭，我能去看，也看了，天国林昭就会相信她活在我心里！我心里的林昭不是粉色的，是正气！是真相！是刚烈！是价值！我去看她，是敬重！是钦佩！是患难！这就够了！我原跟林昭，不过一般同学关系，再加上个红楼编辑罢了，并没有谈过恋爱——所谓‘未婚夫’的名义那是当时实在没办法，和她母亲商量过的，没那名义，不让探监！……”

骤然倾泻这阵语言瀑布的，是原本对我七避八闪的“病人”吗？我大吃了一惊，

“林昭妹妹不是说您原本就对林昭一往情深么？”

“她妹妹比她小八岁，那时才13.4岁！……”

“来生再觅剪烛时”的林昭啊，此刻，您可曾听见瘫卧病床的张元勋奔涌的天涯之思、天地之痛、天国之期更深处东西？

悠悠天地心！我想祈请张先生宽容为怀，却不由得因为一种峻烈对他更敬重！

“为了纪念你，我们要在自己身上培养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以求战胜一切。”

在无与伦比的“姐姐”面前，谭天荣又一次低垂着他依然年轻得“让国际资产阶级跌落刀子”的高傲，也又一次沉浸在他和林昭对苏联电影“斯维德诺夫”共同欣赏的那句台词的思痛里。

“大家闺秀”的悲悯与“山大王”的血性：“痛苦”在姐姐身体里翻滚，“似乎只要割开一个口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终于，流成了提蓝桥血诗血章的瀑布！姐姐却冷却了，凝固了——

灵岩之巅站起了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在此岸与彼岸，红颜与须眉的时代错位之间，我似乎理解这些日子谭先生的汨汨滔滔了。

那么，焚烧吧，为纪念姐姐而“战胜一切”的真挚的生命欲望！是焚烧的时候了——姐姐才该是他的全真版的《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的第一个读者！

“期待一首诗的焚祭”——可高原旅次中的沈泽宜，一句一句用电话传过来却是诗三首。

听吧太湖！听吧，大地！

“从未穿过的嫁衣已经火化、也没有谁为她盘起长发”的姐姐啊，26载归魂，是万古灵岩听一回的时候了！

淹滞在黄土高坡上的沈先生离开了电脑、自然也不会有邮箱。那天电话两端：他一字一句，我一笔一划。

此刻，仿佛那天核对完最后一行诗时他舒出的那长长一口气，在舒卷着火焰，却迥非51年前《是时候了》那号角般的昂扬，那升腾着庄严、凄婉、绵悻、悠长的诗律中——

是“像女皇被乌衣卫士簇拥”的“雪白的燕子”；

是“大地养育了那样的女儿”，“人间终究留不下你的从容”；

是“如今地下有个窗口，目光炯炯/ 望着苟活的我——无地自容！”

自由女神祭！

“林昭是为民主自由而献身的。我盼望着总有一天作为中国的自由女神，把林昭的塑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不愧是承载着五·一九的百花学社的灵魂人物！陈奉孝先生短短两行，光焰万丈！正是林昭纪念的宗旨之所在！直面最底层的民间疾苦，呼唤民主走出书斋，痛陈科学历史观，悲悯关注、追踪着每一个为“百花”而苦难的北大冤魂——陈先生这些年这样的所作所为，几乎是在回答：如果林昭还活着，会怎样？……我明白王友琴为什么会首荐陈先生了。我也明白谔谔铮铮的张元勋先生急于向我坦露的深处是什么了。昨天甚至有那么一霎，张先生的“激流浅滩”中，仿佛是林昭在上海法院静安分院凛然的呐喊：“‘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

而林昭的第四十个祭日，五·一九的火炬手能齐刷刷心祭灵岩，多亏了陈先生啊！

在灵岩高处化入春风是陈先生的女神梦，是王书瑶与个人崇拜水火永远难容的坦荡——“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就一定要正义与公理的社会价值基础”！

——这才是五四的北大，五一九的北大，与时俱进、渴望融入普世的北大！

而我特别敬重的、蒙受过并铭刻着林昭一定意义上的救命之恩的于劭先生，他这绝非迟到的公开祭奠，无论对他对我，也都是时候了！

对于他，公开对恩情的蒙受与铭刻本身，就是人之为人的人之间最自然最本真的纪念。——他的依然讳言使我更确信无疑：不会有几个比他更多、更久盘桓在林昭墓前的北大人了。而对于我，于劭先生那如泽如渊的三百余编目本身证实——那曾是网上最大的林昭纪念与资料文库，而我那百余节被他一一审视、编核、调整过的鲁迅、林昭：中国魂系列，尤其……

该是我在林昭墓前对他说一声谢谢的时候了！

三

如果说，在林昭墓前此刻的光焰里，我会感念另一个走出未名湖的名字：王友琴——那就是出于对祭日林昭最真切的慰藉了。她卑谦的引荐是对林昭深深的敬重。她构建的遗忘工程，是对林昭碧血所凝聚与守护的价值理念巨大、艰辛、浩繁的守护。林昭该慰藉的是：北大精神中最与普世相接的那一脉，如此精卫填海般被新一代北大学妹承续着、延伸着。

正是王友琴女士的支持，擦亮了这次焚祭。

此刻，同样慰藉着林昭的，是光焰里王容芬展开的世界视野：

“40年前的4月，林昭为追求自由牺牲在毛的暴力之下。同一个4月，西德大学生举着毛圣经走上街头，喊着革命和性解放的口号向民主制度释放暴力。岁月荏苒，以毛分子为中坚的那一代68年人参政执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统一后的德国甚至欧盟内的政治和文化结构，包括重塑德意志对世界的责任感，出兵巴尔干、阿富汗。在中国，与68年人同代的红卫兵也走上政坛，他们依然坚持极权制度，奉行以暴治民的国策，防民防川。”

这就是八一八与宋彬彬冰火相对的王蓉芬！曾与恶之花并世的美之花，是不屑皇家女中校庆的金碧辉煌的，才会这样高高摇曳在四月的灵岩山头！

可是林昭大姐啊，这虽不再是红海洋之中白色的孤花独朵，却应该说：曾经迷茫、曾经疯狂、曾被您哀婉、并以生命悲剧预言的我们这一青春代，就整整一个青春代的主流而言，对您的报赐是何其卑微！何其自惭形秽！不就像此刻沈先生所讽咏、哀叹的？——

子夜时有过两声枪响，
它的尾音被沉重地埋进泥里
我们活着、说谎、习惯遗忘
那实在是高明的主意

四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血色烂漫的青春，主流演绎及其对后文革一代的漂染，也都浓缩在沈先生这首《悼林昭》的结句中：

只剩了两根洁白的羽毛
在一位过路孩子的手中跳跃

庆幸的是，这一代人并不都是“过路孩子”。洁白的羽毛，对于“寻路的孩子”，就绝非手中翻飞“跳跃”之物了。

天使的羽毛！哪怕只是一根，那也是圣洁的血性与悲悯永恒的证物。是的，80后一代呼唤“林昭姐姐”与谭天荣呼唤姐姐显然不同：后者的呼唤的是灵魂的慰藉、年轻人在迷茫中呼唤精神的路标。价值中国的希望，或纪念林昭的意义也正在与此。

窃火者与这个称之为姐姐的群落之间，就是圣火的传承：真正的圣火，真正的传承。

于是，年轻的西峰秀色对遇罗克纪念逾十年的独立担当，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奇迹了——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普遍缺失而痛苦的承担与责任，林昭姐姐未竟的承担与责任：《再祭林昭》就是在姐姐灵前升华一种承续，一种担当。

于是，北京.老爱这样对圣姐说

是您揭开了一直隐藏在我心之深处的伤口，使我触摸风尘的痛楚，急切地想为此高歌。我不只一次地责令自己去履行您的遗命，决“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让“这一个染满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不再持续为祸。

是的，“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我记得了，深深的记得！上帝赐予的爱和自由，将我是余生的职责。

于是，圣姐听见台湾女孩唱晚烛光中的《心灵之祈》……

那么，曾经灵岩六次哭墙胡迪，此刻在那？自由啊，要说爱你真不容易！

提醒监视他的人们：我们收录的胡迪“哭声”，写于清明前的四月四日。是我们改作“4.29”的——

为了慰藉这个祭日胡迪“不容易”的孤独；

也为了告诉林昭姐姐：“洁白的羽毛”，不在胡迪们“手中跳跃”，而在他们的心里。

五

终于两个酒杯！终于两杯浊酒！——在此刻林昭的坟头

酒酌灵岩！两杯水井坊！

这样的文字，多渴望写过《雨雪祭》的张玲大姐来写啊！——是她，在那个阳谋六月闷热之夜，见证着祭坛上的林昭的醉酒咯血。当灵岩成了哭墙，当祭坛上巍峨的自由女神，座标着精神中国的高度，如果还是那个张玲大姐见证酒酌灵岩，沧桑中该是怎样的时代意蕴！

可惜谭天荣先生给我的张玲电话，是个空号！

终于是两杯浊酒并置在林昭坟头，林姐会悲悯她，林姐会理解我：那南向的一杯，是献祭给钟海源的！

——我的至爱钟海源！明天！就是明天——钟海源的第30个祭日！

她无存尸骨，没有坟莹，没有铭碑——李九莲也一样。所以，我总是在共青城胡耀邦陵前哭李九莲与钟海源；网墓上，也把她俩并葬在一起。素不相识的同一刚烈！同一刚烈！难道不是吗？为穿透林昭的那粒子弹收取五分钱，鲜活剥移钟海源的肾：史无前例的权势不是以不同方式侮亵着同一刚烈吗？其实，是他们自己在坠入历史深处的地狱第十八层——连仰视一种人格与人性高度的权利都永远自我剥夺了！

而此刻，我们是在灵岩高处自由的风里，仰视同在天国的中华巾帼们。

九酌之后，祭奠给钟海源那杯是妻子斟满的。

给林昭的那杯，也我先斟，由***斟满。

六

林昭姐姐：

既然三代人都称您为姐姐，那么在灵岩高处，我们对长天大地、五洲四海大声再说一遍：

窃火者与称之为姐姐的三代人之间，就是圣火的传承——真正的圣火，真正的传承：不需要暴力护卫也不畏惧暴力抢夺的圣火传承！

焚光映泪。是为四十年祭。

2008-04-29

祭给林昭的十八朵白玫瑰

——鹰视下的灵岩九歌之一

祭园守园人

隔着铁蒺藜的墓左前方，立杆上端是可旋的摄像头。

简陋逼仄的墓碑下：

您的一抔骨灰、一条丝巾、一绺白发。

终于来到您这样的墓前，林昭姐姐！

终于在灵岩高处、林墓深处，果然触目剥啄吞噬了您、却依然在你坟头睁大着眼睛的“公权力”！——宙斯的兀鹰！

这一刹，不是惊心是悲愤，是心沥着血的呐喊：聩聩昏天，蒙蒙太湖——这就是姐姐遇难四十年的中国？这就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监守着的和谐！！

不过悲怆的深处，却是为您的骄傲，也为每一个能在今天这个日子在您碑前与您对话的心魂自豪：

有一种血性属于永恒！有一种圣洁光照千秋！

终于来到您的墓前，林昭姐姐！我的花，我的手，我的心！

祭仪还没有开始，我的悲怆的花祭，就随着我的奉献、抚摸而在我的心里展开。

默默无言中是我心的诉说——

从上海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到瑞金医院之间，司机莫名而不安地侧目我把手伸出窗外——窗外就是茂名南路！

那曾扑打过姐姐您的春风啊，扑打着我的手心！多么遗憾车不能停——我是北京—苏州，又赶紧给您的同学于劭老师发短讯：截肢的三姐在上海瑞金医院翘盼着——我只能用手抚摸茂名南路的风！那风的深处，是姐姐您青春的苦难，是索要五分钱子弹费的魔鬼之声，是一位母亲的昏厥……

十八朵白玫瑰！十八枝马蹄莲！静安新城与漕宝路交角处，昨夜的薄暮里，妻子挑着，我数着。

最后，我又加了一束三曳之中缀满骨朵、白间乳黄色的花条，那是特地为连夜绘就您的画像，又从通县宋庄驱车送到北京站的一对画家父子选的。

上午沐浴过茂名南路春风的手！前年的4.29，是这双手在键盘上为胡迪等十九人的灵岩之祭喝彩；去年4.29，又敲打着《风从灵岩来》；而今年4.29的前夕呢，终于亲自在上海静安新城为灵岩剥开着一朵朵白玫瑰！剥着，望着“静安新城”四个硕大的字，耳畔却是姐姐您在静安法院不屈的呐喊！

上海—苏州。虽然从候车大厅到潮涌登车，我都不无妒忌一位妙龄女郎那一捧雍容四溢的白花，但我心坦然——

十八朵白玫瑰、十八枝马蹄莲——十八颗心！从沉痾中的张元勋，到漂泊高原的沈泽宜，从滔滔倾情的谭天荣，到虹气悲心的陈奉孝、王书瑶，亲爱的林昭姐姐，我和蒙您恩情的于邵老师同为见证：您的第四十个祭日，北大五一九精英谁不悲心倾情？而王蓉芬的德文长歌，阿森的澳洲心祈，西风秀色的再祭，老爱圣弟的心语，五赴灵岩、这次被盯死了的胡迪的哭声……一颗颗心，都是在我以心换心的四月变成一篇篇祭文的啊！

十八朵白玫瑰、十八枝马蹄莲、十八篇祭文——十八颗心！亲爱的林昭姐姐，终于来到您的墓前！却绝不仅仅是我，也不仅仅是张元勋、王蓉芬们的十八颗心

——谁能否认：

四洲三代人的九九之情——

不正都在此刻您墓前的涌动之中？！

不正都在我此刻于您灵前无言展开的一捧之中？！

苍天在上！

2008年4月29—5月2日

谷雨过后

——纪念林昭烈士遇难四十周年

涂国文

谷雨过后 大地上的桃花一齐败了
落满我的掌心
我不是刽子手
但我却攥出了一手 淋漓的鲜血

谷雨过后 你从一片花冢中复活
挺拔成一株北国的白杨
或者南国的女贞
像一柄利剑 割破中华墓场的阒寂

谷雨过后 我从潮湿的江南起身
去寻找一支遗失的火炬
在石头中 我看见你的名字
泼洒着太阳的热情

谷雨过后 我沿着古老的驿道行走
挽起路边的一绺垂柳
不意挽起的是你的一绺

飘逸秀发 和 旷世才华

谷雨过后 季节正在驰向一场热
而世界却在继续滑入一片冰
你高举燃烧的心炬 向着永夜走去

留下一个孤独而晶莹的背影……

2008年4月9日

自由女神祭

陈奉孝

今年是林昭遇难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今天，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在北大那场罪恶的反右运动中，由于我忙于“百花学社”的事，并没有跟林昭有过接触，只是在大饭厅前一次批判张元勋的大会上，她登台发言，反对在批张时进行人身攻击。这时有人高喊“你是谁？！”林昭高声答道“我是林昭！双木林，刀在口上的昭。你是谁，请也报报你的家门！”那位喊她报名的家伙不但没敢报出自己的姓名，而且灰溜溜的走了。当时我就觉得她一定是一位光明正直，性格刚烈的女性。

关于林昭的遭遇，我是在1980年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时听张元勋讲的。面对虎视眈眈的刽子手，林昭那种大义凛然的精神，使我感到震撼。百年校庆时，于劭同学又对我讲，当年中文系的老师同学捐钱在苏州灵岩山上为林昭修了墓，他已经多次去拜祭过。我发誓，我一定去拜祭。终于在2005年秋，会同于劭、世林、星耀（2006年已故）等五人一同去拜祭了她。

象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在建国前后几年，受宣传鼓惑的影响，她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对毛泽东更是崇拜的五体投地，认为共产党能够将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当她亲眼目睹了建国后毛的一系列罪恶后，他知道自己受骗了，她的心在流血。特别是当她亲眼目睹了毛发动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被饿死后，她愤怒了。不顾个人的生命危险，她约同几个挚友，创办刊物，揭露毛的罪恶。她决心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而献身。我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是受过各种酷刑的。我尝过受酷刑的滋味，我也亲眼目睹过在刑罚面前，不少人屈膝的嘴脸。但身体柔弱的她，面对各种各样的酷刑，却毫不屈服，并用鲜血写下了监狱中的种种罪恶。凡是看过胡杰先生为林昭的遭遇录制的光碟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林昭是为民主自由而献身的。我盼望着总有一天作为中国的自由女神，把林昭的塑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2008年四月十二日

戴镣铐的泉

——写在林昭四十周年祭

许志华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出生的火温里，
让他们凭你诵读真理的教训。

选自林昭《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戴镣铐的泉，她将永葆青春和甘甜
戴镣铐的血，已经自由地流在她体外
(林昭，她已经替我们坐穿
20 世纪的囚牢)

和所有的普罗米修士一样
和所有的普罗米修士一样

受难是她每日的生活，
受难是她自愿的选择。

和所有的普罗米修士一样
和所有的普罗米修士一样

她用盛大的爱来勾兑盛大的苦难
在一切黑暗之上，“爱”站立起来
“爱”举起的火把永不熄灭

20 世纪，中国的普罗米修士，女性！
20 世纪，中国的普罗米修士，女性
她已经把爱的种子播洒在未来！

戴镣铐的泉，她将永葆青春和甘甜
传薪火的人，她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2008 年 3 月 4 日

今夜 为了一个灵魂

——纪念林昭

辛巴

1968年4月29日，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个名叫林昭的女孩子，被秘密枪决了。次日，相关人员去他家楼下高喊：你女儿被枪决了，付5分钱子弹费。

如果不知道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暴徒。但是，就是这个女孩子，1956年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红楼杂志社出任诗歌编辑。同学回忆中的她，美丽轻灵剪裁良好的衣服出身富贵之家才华横溢追求者无数。大家叫她林姑娘，如同林黛玉，行动处如弱柳扶风。她也喜欢喝酒，夜里睡不着就写诗，跑到未名湖畔去哭。

也是这个女孩子在反右斗争来临之初，自觉地走向了风口浪尖。没有办法去还原当时的情景，回忆者说，满校墙上都是红纸（大字报）。此时的林昭已被划入“毒草”的行列。在批判她同学的会上，她跳上桌子，用很好听带着苏州味道的女中音反驳，夜里人们看不到她的面孔，问她的名字，她说林昭，双木林，刀在口上日，昭。出口成章、掷地有声的林昭。她的同学把她写的纸条上交给了组织，纸条上写着，此时无声胜有声。解放前的林昭就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也是毛泽东最忠诚的拥护者。可是当这一切不正常来临的时候，她没有跟随着所有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官员以及她的大多数同学们。她依然用她自己的思想来思考，她依然最坚定地坚守着“常识问题”，她“日益看清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她丝毫没有动摇她的观点：人人平等、公正、自由、和蔼、公平、博爱……当时仅8000人的北大就有800余人被划作右派，所有人都作了检讨，只有她没有检讨。林昭没有检讨。

林昭的爱慕者沈泽宜老人回忆，林昭被带走时曾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但他没想到这一眼竟是诀别。她当时脸色苍白如纸，圣洁如女神。老人唱起一首名叫《呼唤》的歌，是林昭写的词，这也是反右运动中的唯一一首不同声音的歌曲。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一个发了疯的病态年代，一个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时代，只有这个孱弱的美丽的苏州女孩子还在进行独立思考。八年的牢狱，她称那是红色监牢。她被剥夺了用纸笔的权利，她就用发卡当笔，刺破手指，用血书写，在衬衣上，在墙壁上，在破报纸上，完成了20余万字的诗歌、文稿。她写，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跟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她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她写，我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她写，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流的办法是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有一位不知名的狱警拿出了她的部分手稿。林昭的档案至今封存，里面有审讯林昭的

笔录和血书，据说十分精彩。时至今日，这些仍是见不了阳光的东西，因为还是有人害怕。可如果历史可以封存……

狱中的她受尽酷刑，我在想她为什么不选择死亡。可是她写：尘世几逢开口笑，山花须插满头归。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她对她的起诉书进行了3739字的评注与批判。林昭是个基督徒，她选择了普世救世，她选择了用比死千百倍艰难的活着来呼唤一个她痛恨的她深爱的古老又愚昧的民族。

有唯一一个友人张元勋去提篮桥监狱看她，以她未婚夫的名义。他被带进了最深远的牢房，十几个人全副武装。只见林昭出来，头戴一个白帽，上面赫然“冤”字。她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他给她带了各种各样的蛋糕。她很高兴，吃得极从容，只觉干渴，冲着旁边的人喊给我倒杯水，一屋寂静。临别林昭说我送你一件东西，有人诧异。只见她拿出一只纸编的帆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寄沧海。最后她还是哭了，嘱咐张照顾她母亲、弟、妹，千万千万。

或许是因为她看到的太远。或许她的灵魂不应该出现在那样荒唐的年代。她的每一句诗都让我读来心痛不已，字字句句，可绝然中又让我看到了不灭的希望。生命似佳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我无力写赞美她的词藻，因为她无须让人赞美。她活得那样真纯，仅仅35个寒暑，她热烈地恋爱，自由地言论，热情地写诗，她怒斥黑暗、坚持真理、永不退缩，有着这世上最美丽最纯粹最圣洁的灵魂。

只是不知这灵魂何时能得到安宁。

不知为什么 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 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 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 尽可能地摒弃黑暗

谨此文纪念林昭。

07.7.4 凌晨夜月

林昭四十年祭

傅国涌

一、超越时代的思考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停止了独立思考、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思考，哪怕镣铐加身，乃至没有纸和笔，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在红色的牢狱中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在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那个时代。更为难得的是，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她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该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成了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联邦制等设想。这些今天看起来寻常、而且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却无疑是一种空谷足音。

虽然她表示，作为一种权利，“那么天赋人权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谁也不谁多！而是神圣的自卫权力本身便要求神圣的复仇权利！”但在她用血书写的那些传世文字中，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人思维——

“……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

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了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她吞安眠药自杀获救后，又想到北海公园投湖自尽，“躺在一张椅子上想了一夜，弄明白了许多道理。”在1957年5月在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他们遭到围攻时，挺身说了几句公道话，与此同时，她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最后，她未能幸免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悲剧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提建议，力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因此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二、做一个人，不做一张牌

自从1960年入狱之后，林昭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是缺乏清醒的认识，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她在1963年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枪弹费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只要给人一个死法……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那个对她暗中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做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一个怪梦：“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师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作为一个女性，尤其天性即有着爱美之心的女性，一个有着强烈的求真渴望又才华勃发的女性，她的思想掘进之路，自我反思之路，在许多方面是借助直觉，借助感知的，正如她在1957年5月22日那个晚上站出来为受围攻的北大同学辩护，不是什么理性计算的结果。她反省自己少年时代的政治追求，“其出发点也只是热烈的感性而并不如一些政客似地是冷酷的理性”，或者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

她在狱中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

毋宁说是由于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我只凭感性与直觉行事：是非之间无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大义所在不惜身命，头颅可抛、热血可洒，他何足计？！是故从也不去跟作游戏似地横拟一种方案，竖排一个可能——只知为公大义，不知机会主义！”

这几段自白十分重要，对于我们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简直就是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撞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1962年，她保释在外，右派同学羊华荣前来看她，同游苏州拙政园，她表示面对当时饿死那么多人的局面，决心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羊劝说她：“你具有诗人的气质，不具有政治家的气质，诗人讲真情，政治家讲假意，你太真，不宜搞政治，否则必然会吃亏。”我感到，这番话是知人之论。确实，她只是一个诗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者，在本质的意义上，她并不想搞政治，她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他回答：“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

她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着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也是一个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对她来说，与生活本身的感受相比，一切理论、学说、主义都是次要的。监狱方面越是想制服她这个“黄毛丫头”，她就越是不服，她称之为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这成为她致死的直接原因。对于“那么一股子劲儿”，她曾这样评说：“更正确地说或许应该称之为斗争性罢？想当初这个年青的叛逆者早就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战友们说过：犹如‘与打击者以打击’这著名的口号一样，我们的行动准则应该是：与斗争者以斗争！只要斗争尚在继续，只要我们一息尚存！而且在我认为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要这股子‘劲儿’存在，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众寡不敌、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们也仍旧可以找到进行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

这大致上可以解释她在狱中为什么不肯低头。

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林昭谴责狱方先是想通过酷刑等手段想使她“矢志”，而她坚持“匹夫不能夺志”。此计不成，又企图使她“失节”，她为此痛切地慨叹“天意弄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天教生为女儿身”。

因为这个“女儿身”，她的反抗就显得更为悲壮，更为惨烈。她并不是不知道这是鸡蛋碰石头，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如此，1958年到1959年，和她相恋的甘粹劝她：“鸡蛋碰石头，会粉身碎骨的。”她的回答是：“宁愿粉身碎骨我也要坚持斗争，如果上千万个鸡蛋去碰撞这个石头，始终会在这块石头上碰撞出一个坑。”

1962年，她在保外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哪怕没有笔她也要用自己的血来写？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期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青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年青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她引用了许多与“理”有关的谚语：“四方招，八方理。”“吃了谷米，须讲道理。”“有理没理，出在众人嘴里！”

她明知对方不会和她讲理，但她还是要把理讲出来，不断地讲理，到最后还是讲理。她不是简单地用鸡蛋去碰石头，她要在石头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唯是与非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她一次次地说自己集“坚定与幼稚”于一身，“幼稚的年青人其基本一面还只是坚定”，自称这是她“固有的政治特征”，她的坚定和幼稚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在这里，幼稚只是相对于世故、成熟的世故而言，她永远也不可能走到那一步，这不仅是她的性格所决定，也是她的认识所决定的。她的自我评价还有一点就是多次提及的“坚决和诚恳”，“我的诚恳不容误解，因为我的坚决不容怀疑……在我说来：坚决是产生诚恳的前提。”

“作为反抗者的林昭有一点是自谓可告俯仰无愧的！‘凌霜劲节千钧义’，迷惑、挫折至于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战友决不能背离，犹如战斗决不能背弃。假若不是因为执着于这一点，则我是也大可坐在一边，甚至根本无需乎

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诚如人们所言——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

但她接着说：“然而我不能！”她的抉择已不是单纯的“节”和“义”所能解释，而只能在她的观念上寻找答案，如她自己说的，“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靠观念。”她曾

自述所有的判断源自“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价”，以及“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四、回归人性

在一个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造神时代，她却借用“同时代中的一位闯将”的话说：“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这句话即使今天读来也很经典。在 1957 年以后的 11 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了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磨灭，并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加上她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源于她的人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诗和她的基督教信仰中找到答案。

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 8

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五、思想源头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受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要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那么，最终使她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头又在哪里？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她

由衷地景仰这些近代史上的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她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这个时候，她身上另一种秋瑾等前驱所没有的新因素就被激活了，那是她早年就读的教会学校给她的基督教滋养，她在那里受洗进教。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她一再地提到良心这个概念，按良心行事，她说自己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曾离开基督的怀抱。成为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回忆，“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恋人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她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她在大辩论的时候，站起来替右派说话。”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她在狱中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写道：“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她泰然表示：“……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当然，她还有一个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的父亲，一个了解世界文明、具备西方宪政知识，在国民党时代有过从政经历，清廉耿直、洁身自好的父亲。父亲彭国彦希望她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然而，多年以来，父亲在她心目中只是个引以为羞的“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她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他只是笑笑。”

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入狱后，曾对医生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在单独囚禁的小囚牢里，她用自己的血在墙上画了父亲的灵位，而且用血一点点精心地装饰，经常祷告，获取力量。她说自己“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这里说的“政治气味”中应该包含了她父亲呼吸过的西方宪政气味，她对西方文明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倾慕之情。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思想资源，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他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着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份量。她在成为右派、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纪念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的文章，引用了这位北大师长1919年写下的两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

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我相信，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转换成她自己的东西。后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身为中國共產黨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属于北大这个精神谱系，他追求的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无疑也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而且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被杀30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没料到11后，她自己成了倒下的“那第一个”。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

[按：此文在《南方周末》2008年5月1日发表时，题目有变，并有多处删节]

悼林昭诗三首

——为四十年祭而作

沈泽宜

一

见过雪白的燕子吧？

像女皇被乌衣卫士簇拥

冬猎的马队绕一个大弯

驰过平原，那里有个寒冷的夏季

她不肯按规定的调子歌唱

人们就此争论不已——

她是雪白的；

他们说，所以不能叫作燕子

他闪电般掠过湖的一角

那个湖提前到七月结冰

夕阳中的金柳，依然飘荡在湖心

塔影依稀，据说湖在融化

我知道她是从姑苏飞来的

如此热烈的叫声，如此美丽的年华

二

我同桌的少女死了

她不是卡拉阿 K 的那个少女

从未穿过的嫁衣已经火化

也没有谁为她盘起长发

子夜时有过两声枪响，

它的尾音被沉重地埋进泥里

我们活着、说谎、习惯遗忘

那实在是高明的主意

世界似乎从此安静

再也听不到她焦忧的鸣声

土地一年比一年污浊

天空咳嗽着一直连阴

只剩了两根洁白的羽毛

在一位过路孩子的手中跳跃

三

众女子中唯你令我敬重

人间终究留不下你的从容

大地养育了那样的女儿

只有眼睁睁把她断送

当然，活着的也未见得好

都有吐不完的悲伤、苦难

只有玉能在暗夜中放光

把人间最阴森的牢狱坐穿

当年曾经有过一个窗口

在校园的一角深深隐藏

就像任何一个女孩那样

晨光微熹中你也打扮梳妆

如今地下有个窗口，目光炯炯

望着苟活的我——无地自容

2008-4-29

纪念林昭大姐

于劭

我原来并不认识林昭大姐，是在五八年到北京无线电器材厂‘劳动察看’以后，林昭曾多次来厂里看望她的一位朋友，才认识的。1958年五一前夜，我们四人还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了焰火。到八月间，由于我拒绝‘认罪’，和某些人顶了起来，林昭知道了以后，劝我缓和下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林救了我一条小命。

我以为：

(1) 林是一个率真的女性，她在那个年代大胆地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这是林最值得赞扬的一点；

(2) 林对思想自由的追求是她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她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论证明了自身的不朽价值；

(3) 对‘思想犯’的杀戳，是毛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中重要的一条。

我这样看林昭

到目前为止，写林昭的史实，来自两条路子，一是苏南新专同学对林昭青年时代的追忆，二是林昭的右派同学对林在五一九期间的追忆（不多）和张元勋、谭天荣对林划右后和牢狱期间的回忆。如果再仔细分析，后期的有关资料真的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局封锁相关材料的原因。

近年来对林昭的纪念性评论，少数是出于私意，举一例说，说林是基督教的圣女，我以为，说是圣女，接近事实，但加上基督字样，则是否林之本心，大可怀疑。

在我看来：

一、进入北大前的林昭，是一个‘思想进步’、‘行动率真’的女性，她真心以中共所提倡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甚至有时行为过激。同时，又有两个问题使她无法成为当时主流集团中的一员，一是她的‘小姐脾气’，这是她的家庭所带给她的，在‘主流集团’看来，她只是一个同路人，而不是一个革命者，由此，主流集团给了林不少打击，加速了林‘异化’的速度；另外一个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即主流集团中不少人‘心口不一’，口头上的共产主义、实际行动中的封建主义，这在率真的林看来，是最难容忍的，即林所说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的由来。

二、林是带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来到北大的，但是，这种不满远没有达到要和主流思想决裂的地步，或者说，还只是太阳中的一些黑子，在林看来，这个社会，主流面还是光明的，这从林的一些颂歌可以看出来。同时，林又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女性，因此，对当时社会的封建倾向，她又是敏感的。

三、北大‘五一九’中，林挺身而出，其实并不表示林与当政者有什么‘深仇大恨’，林所站的其实就是中间路线——主张让人们可以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来，但并不一定要你赞同这些话。而由于林的态度坚决，就使她成为‘众矢之的’了。

四、在成为右派后，林没有抛弃对社会主义的赞同，从使她入狱的主因看，她所赞同的还是社会主义，只是不同于毛式的社会主义而已。即便是毛本人，在一段时间内，也曾经对铁托式的社会主义视同友人的，这又何罪之有？

五、林的行为，一个主要特点是：只要认准了要走的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也就是林的入狱的主要原因，面对由大跃进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林是清醒的，她以为这是毛式社会主义的破产，但还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破产，因此，需要探索新的社会主义之路。是否可以这样说，直到死，林并没有抛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六、对社会而言，林昭充其量只是一个思想犯，而毛最不能容忍的却正是对他的‘伟大思想’的异己行为，毛对‘思想犯’的憎恨远甚于对那些大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战犯的憎恨，原因是这些思想犯正在对毛的‘伟大’提出挑战，而国民党人的失败却正好证明了毛的伟大，对失败者可以宽恕，对挑战者却绝不能宽容，这正是毛的逻辑。

七、在狱中，她还对柯庆施抱有幻想。也许，在狱中所经受的一系列暴行，使她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所幻灭，但这只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的思想变化，她需要以另一种异端思想来支持自己，这可能是她最终选择了基督的原因，因为这时她不可能有其它选择方案。

2008-4-29

祭中国的自由女神——林昭

澳大利亚 阿森

当我小，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可爱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美好的一面时，林昭，一个中国普通的女公民已被暴政无情的拖向刑场，屈指算来，已经四十年了。

林昭是一位孤独的“殉道者”，许多中国人，过去直到今天都无法理解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和强于百万倍、千万倍凶狠无比的政权进行较量，事实证明：林昭的躯体不堪一击，五分钱的一颗子弹，就叫她永远不再说话，永远不再思想。

可是，专制独裁制度在中国消灭所有的神话，所有与党不合的思想同时，却悄悄地种下了一粒思想的麦芽，她的磨难，她的对抗，她的死亡远远超越了党文化，党思想，超越了马列主义旗帜下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林昭和张志新无疑是49年后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她们挑战的是不允许被挑战的，她们抗争的是不允许被抗争的，可惜张志新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摆脱“第二种忠诚”的阴影，而林昭，这位曾经的“左派青年”已经冲破了这种局限，使整个过程变得更加纯洁，更加神圣，使之成为我们更为关注的——信仰之争。

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比中世纪更为愚昧、残暴、凶狠，更缺乏人性，它连和你讨论一下的兴趣都没有，它热衷于是人体上的消灭。“杀一下，稳定三十年”成为每任继承者的首选，连今天统治者，或认为还算开明的统治者也乐此不彼，所以，杀掉一个林昭又算的了什么？！

保存了一部林昭的纪录片，但实在没有勇气去看第二遍，特别是最后一段骨灰盒的几丝头发，每每想到，悲痛至极，反复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生长在这么无耻的制度下？

林昭被杀死了，林昭的信仰却活下来了。

专制制度不怕一个活着的林昭，专制制度最怕林昭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林昭，我们永远记住你，记住你就是为了蔑视专制！

2008-4-29

林昭与当代大学生

邢小群

2003年胡杰来到北京，为他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一些朋友中征求意见。回想起第一次观看这部片子，真不知道如何表达给我带来的灵魂撞击。从此，林昭，已经不只是一个不屈服者的姓名，而成为一种精神和理念印刻在了我的心里。

当时，我在执教的学院已开一门选修课，叫“大学人文”。有了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每轮讲到“人权”一章，我都给学生放一次《寻找林昭的灵魂》。我和学生说，我的“大学人文课”是一门公民常识课。宪政、民主、自由、人权、公民社会，在这门课中是当作常识来讲的。我告诉学生，为了这些常识的传播，一些先驱从清末民初，已经开始努力，因历史包袱重，羁绊深，至今未得普及。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政治活动家，稍微表达了几句，即罹祸治罪。在整个中国停止了思想，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时，林昭却开始了她独立的思考，并无数次地拒绝妥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每次放映后，学生们都唏嘘不已。他们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接受的是谎言教育，看到这部片子，感受当然很复杂，但该纪录片真实性的无可置疑给他们带来的只有震撼。学生在讨论中提出过不少问题，比如：在大家都检讨都认错的情况下，林昭有没有必要以卵击石，强硬到底，付出生命的代价；林昭选择这样的不归之路，是不是一种性格的偏执？林昭为什么会比一般人有先知先觉的认识？人们都在被奴役的黑屋里，林昭就是为公共利益牺牲了生命，人们也不明白，这种牺牲是不是值得？等等。

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英雄，学生并不陌生，但那是与“反动”政权的斗争；林昭抗争挑战的是什么？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现实体制！否定文革、否定反右的声音，在当下的公共空间里虽然微弱，他们多少还知道一些，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就相当隔膜了。他们以自己的有限生活经验，难以想象那一段历史是怎样的氛围。而这部纪录片，正好搭建了一座穿越历史遮蔽的桥梁，给了我一个和大学生讨论的平台。

我对学生说：当政权已经露出了不容任何异己的狰狞，多数人仍然坚信自己是生活在最美好的社会制度中时，林昭已经看到这个政权的专制性质。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剥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统治，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并且把自己视为“自由的战士。”这对我们这一代共和国同龄人来说，已经是何等异类！还原那段历史，是几亿人跟着无限崇拜的领袖热火朝天地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从所谓的“社会主义”跑步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对呢，还是林昭的认识对？我们是经历了历史的沉痛，才明白林昭认识的穿透性。没有那种浮夸、荒唐时代的切身感受，没有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后大梦初醒的切身体验，就难以理解先觉者林昭的难能可贵。如果没有她的强硬，没有极权制度对于不同言论者血腥镇压的历史写真，我们又怎能有今天的清醒？当今天，连同你们在内的很多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早日到来而继续努力时，是踩着林昭们的脚步前行的。这就是林昭付出生命代价的意义。

我对学生说，林昭的选择，当然和她的性格有关，但这种性格不能称作偏执。正如她当年可以拒绝家里为她安排好的出国留学之路，选择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成为共产党秘密组织成员，成为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一样；正如她积极下乡土改，对领袖虔诚到了极点，说领袖是自己心中的一颗红星一样；只要她认准了一个方向，便义无反顾。外表柔弱的她，意志中有很坚韧的东西。但她性格中还有更珍贵的东西——就是不盲目。她从父母的信中看到，父母并不像公开的宣传中所说的有着阶级的反动性；尽管团组织启发她：你父亲为反动派做事本身就是罪恶，她也懵懂地认为自己的政治水平阶级意识“离开党的要求还很远”，她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觉。后来，当她认定自己对现行制度的认识是正确的时候，她叛离的绝决意志同样坚定不移。

我对学生说，林昭比一般人的先知先觉，与她上过的教会学校和她的家庭出身有关。林昭的同学介绍，当年她在教会学校对每周一次的礼拜并不以为然。但是，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对她是有影响的。林昭参加土地改革时，工作队用枪声警告做祷告的信徒停止教会活动，林昭曾善意地告诉牧师，只是土改期间不能进行教会活动。那时她并没有意识到“共同纲领”中说的“人民群众有信教自由”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直到她因为言论成为右派，继而没有了恋爱结婚的自由，才意识到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也能如此被践踏，不让“右派”恋爱，

我偏恋一番给你们看；取消信仰自由，我就偏去教堂礼拜。她在监狱进一步反思时，怎能想不到当年牧师与工作队争辩的那一幕？怎能不知道“镇反、三反、五反”后大量的宗教界人士被投入了监狱？林昭的父亲在英国留学，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他是自由宪政理念陶冶出的现代知识分子。上世纪 20 年代，她父亲当县长，是自己考上的，不是权力贿赂的产物。那种认为给“反动政权”做过事的人就是反革命的逻辑，能让林昭相信多久？纪录片中提到，在林昭第一次出狱保外就医期间，曾回到苏州老家与父亲有过彻夜交谈。不难想象，父亲如何对已经形成自由信仰的她说出自己一生的追求。林昭的母亲也是有追求的现代女性。早期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了国民党。母亲的信念，也很难说对她没有影响。林昭的父亲在她再次入狱时自杀身亡。父亲的绝望难道不是她的绝望？这些都是促使她觉醒的原因。

我对学生说，林昭是艺术型气质，写诗时她可以因哭泣而夜不成寐。如果不是她站出来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学鸣不平，她也可能躲过 1957 年的劫难。与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同学相比，与在《自由论坛宣言》上主张大学应该取消党委制的同学相比，她尚不属于政治上最敏感的人物。但是她有一种正义的气质，她不能容忍没有自由言说的空气蔓延。被打成右派，恰恰是她觉悟的开始。钱理群先生说：她反对奴役，包括她对自己的奴役她也反抗，这其中是她的良知和组织性的矛盾。而一旦认清了自己看法的正确，她就不再回头了。同学沈泽宜感到，她的人格比她的认识更高，那就是“圣洁”。到了监狱中，随着暴力、污辱、虐待步步加重，她对自己的思考也越来越坚定不移。她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从那臭名远扬的‘反右’运动以来，我断然不能允许堕落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为此，她拒绝母亲为她争取的保外就医。她觉得，在里面与在外面都只能充当暴政的奴才。即使她出了狱，仍然为她的信仰而战。当西北的张春元、顾雁办《星火》刊物，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林昭已经与他们结成精神同盟，以《普罗米修斯的受难日》一文加入其中。这虽说是她第二次入狱的一个由头，却是她至死不逾的精神信号。她对责备她的同学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生活必须改变。”她与黄政共同起草的、有着八项主张的《中国改革方案》，希望以不流血的方式变革社会，是导致她再次入狱的直接原因，黄政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林昭再次入狱，在外人看来，有个值得不值

得的权衡，对林昭来说，不如说是她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最终确认。林昭最后的清醒和思考的成熟，还体现在林昭已经明白：我们反抗奴役压迫，但我们自身不能建立新的奴役制度。

我对学生说，胡杰的纪录片，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比如饥饿年代，林昭送同学的35斤粮票，如何能挽救一条性命；志愿军排长在劳改营中，如何掩埋难友的尸体，又被老乡从死人身上扒去衣服和被子，这比引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更有直观感受。此前，我曾提到1959至1962年中国饿死三千万人以上，有学生说，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妖魔化。还有学生问，历代都有农民不堪徭负，揭竿而起，既然那么多农民在饥饿中挣扎，为什么没有人揭竿而起？前一个问题，还可能随着真相的披露而找到共识。后一个问题，则让我感到一言难尽，乃至无言以对。从数百万乌克兰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饿死，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再到红色统治下的柬埔寨以及金氏父子治下的北朝鲜，在这一类掌握全部暴力资源的铁腕政权之下，哪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可能？弥漫于全民的精神恐惧，到处是告密揭发，那种秩序的严酷，完全超出了青年一代的想象。除此之外，当今天法律意识比较强的学生认识到犯人也有人权的时候，看到林昭在狱中被带上双付镣铐，在不能吃不能睡的折磨下的煎熬；看到监狱为了让她不能喊出声音，给她带上只露出双眼绷得很紧的皮革头套时，是否还会怀疑张志新行刑前被割破喉管？是否还会怀疑林昭是用发卡和竹签千百次刺破身体才能写下她思考的篇章？

至于学生提出林昭的牺牲是不是值得的问题，的确无法得到一致的答案。纪录片通过二十多年后从监牢中出来的顾雁说了一句话：“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这固然是对的。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设想，即使林昭不牺牲，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的中国，该发生的变化还是会发生。一个孤单的知识分子，能够对现实社会发生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即使抛头洒血，也未必能够让自己的觉悟变成大家的共识。就算是公众有了新的价值共识，政治制度的演进还要有一定的契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林昭在世的时候看不到一线曙光，但她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把，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束照破黑暗的火光。这将化为不朽，载入史册，走向永恒。

总而言之，《寻找林昭的灵魂》只有一个半小时，但它引发的话题却是说不

尽的。从历史，到现实；从人格，到信仰；从权利，到责任，都可以同当代大学生进行探讨。生存，还是死亡？这种永恒的话题是讨论不完的。

林昭是我的上一代人，当代大学生是我的下一代人。这部片子引起的讨论，实际上是三代人之间的对话。三代人之间，需要进行这种有关灵魂，有关人生终极价值的对话。现今社会的主调已经告别理想，走向世俗。人们不需要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做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青年一代拥有了享受市俗生活的权利，拥有了不革命的回旋余地。官方虽然没有停止高调的革命宣传，但实际的导向是让青年大学生多追求物欲，少追求精神，多关心个人前途，少关心公共事务。作为大学生老师辈的当代知识分子，整体上也丧失了从来不曾完整拥有过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沦为体制的附庸和宠物。官方企图以这种方式，长久地保持权力的独享。后极权社会与极权社会相比，已是另一番混沌的格局。面对极权政治下的烈士林昭，我们似乎无法靠近。但退后一步，我们也该反躬自问，人之为人，士之为士，在享受世俗生活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仰望星空？要不要保持对高贵的尊重？

2008年1月

五十五万颗星星中最亮的一顆星星

铁流

我们是同一时代的“激青”，都真诚爱这个“伟大的制度”，以为它给我们带来了自由民主，国家的繁荣昌盛，自此再没有剥削压迫，贪腐专横。你爱得深，我爱得真，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人世间最大的欺骗与不幸！

啊，我们营造的是一个红彤彤的世界，而得到的却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狱！

那时，50年前的那时，你和我都赤诚坦然，无私忠贞，奉献生命，奉献青春，当我们发现了这个制度的虚伪，这个制度的瑕疵，为了爱才进言，为了爱才痛陈，但他们怕事实的真象，更怕直言地无情，举刀杀伐，恨不斩草除根！

你倒下了，更多人关进监狱。他们以为专横就此可以畅通无阻，残暴可以在神州大地横行？然而民族是不会倒下的，正义之声是不会封杀的。而今你的名字，正广为地在传诵；你的坟头，有多少不相识的凭吊之人！

传诵的，是你的不畏强权的民主自由思想；凭吊的，是你不屈不挠的灵魂！你的名字刻在千百万人的心中，记住你，就是记住那逝不去的残暴与专横！

1957，是中国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而你是这段历史中受难者最勇敢的一位，也是五十五万颗星星中最亮的一颗。

林昭，我们一代“贱民”的骄傲！

2008-4-29

遥祭林昭

王康

世上有些名字，不能轻易提及，甚至不能想起。它与你无亲无故，离得很远，你在这个星球上茫茫人海中没有、将来也不再有机会与它相遇，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节，无数普通名字中的一个，你对以它的名义曾经存活的那个生命，从来没有接触过，在你近六十年生涯获取的无数信息中，它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断。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字，足以让你发生变化，让你强烈地质疑你的一生，让你的呼吸不再平稳。这个名字叫“林昭”。

我现在坐在内陆山城一幢高楼的办公室，窗外一片春色，阳光柔和，远处的歌乐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图，看不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春汛的时节还没有到来。我伏案写字的座椅靠背后面印着“正写作，勿相扰”六个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类堆积的书籍，它们是我贵为“民间思想家”身份的物证，让几多来访者脚步放轻。墙上是名人字画。我靠它们存活，并且不无自得地据此“大隐”于闹市。

但自国涌一个月前要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字后，我与这一切有了距离。不时出现一些托尔斯泰式的“孩子气”的问题：你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你赖以生活的理由真实吗？一旦撒手，你敢说你能够无所憾疚地离开，你敢奢望还有一个世界在等着你吗？那个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称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与林昭认识，是通过胡杰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如同跨洲越洋迁徙的候鸟，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种旨意，只为体现那神秘而永恒的命运，只为一瞬间的光辉而殒身消逝，他们是每一个外婆讲给小孙子听的天使，他们是乘马车越过古老山河回家的远行人，他们是只为一种风景——十字架——所陶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离开这个丑恶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采访唤醒了林昭亲人同学情人的记忆，胡杰走到了我们时代电视纪录片可能达到的极地，但他无法越出那道

门槛，我们谁也地无法再现林昭最后时分的细节。毋需蒙面的刽子手的形象，他们施以牺牲者的最后暴虐，那个时代，行刑者以行将毁灭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显示暴政的权威，我们贫乏的想像力和可耻的好奇心，无法打探 35 岁的林昭最后的姿态，我们聪明高雅酷爱细节分析的全部历史学界，无缘窃取中国二十世纪与秋瑾遥相点头目示的圣女的一声叹息，我们没有资格倾听她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声问安与抚慰。

据说，这个国家以“主渠道”为首的成千上万部电视片，足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从业人员达数百万，亿兆或清朗或浑浊的眸子、或纯朴或卑污的心灵，从中直观、生动、可感并且幸福地知道了无仙也可攀，无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岳，从不断子绝孙的秦火清狱……。胡杰一人，没有立项、投资、颁奖、鲜花，没有这个时代全部劳什子，只有心酸，悲怆，痛楚，叹息，只有跋涉，叩问，等待，风险，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力量把胡杰拉了回来，推上路，让他南下北上，这条沉默的汉子为此更加沉默之后，他究竟为自己，为世人做了什么？

去年某日章诒和突然来电，称将与胡杰西游，接着把电话交给胡杰。那头的声音似乎远自天边，电流一下减弱，他的声音苍凉静穆。什么也没有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从圣地归来的汉子，你何时到来，都是最特殊的朋友，来得最远的客人，我们当然没有盛筵款待，我们只为你，为你追寻的灵魂，点燃红烛。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这里不时出现些来路不明的光碟，让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嘘不已的，惊心动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凶残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孤独地站着，因为手铐脚镣，幽幽地站着。你给我们留下的，岂止鲁迅的《药》，这个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揣度中国人的绍兴人，他笔下的刽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几十年下来，这侏儒已经翻身为主人的主人。索尔仁尼琴早于我们三十年就指出，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夫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坏人，手上的血不是红墨水，而二十世纪用先进思想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踏过牺牲者尸身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甚至很自豪，他们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们坐在温暖的家里，胃口好得很。

不，鲁迅描绘的旧式反抗者和刽子手，已经被大大地、不可逆转地超逾了。惟有林昭，你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最后的时刻。你用刽子手们也听得懂的词语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你用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都觉得稀罕的声音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你用毛泽东们永远不可及的高度和宽广，向一切时代一切国度说：奴役的人们不得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你没有姿态，支撑你睁开双眼，站定脚跟的血液已化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俄罗斯北海荒凉城堡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岛终年不见阳光的苦役犯，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爷爷，他们是上帝的杰作之一，浑厚低沉，混响于天地间的男低音。法兰西幸亏有贞德，巴黎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圣之光。俄罗斯妇女，前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姐妹，后有索菲娅，俄国因此可以骄傲一千年。而我们有林昭。

一切都隐退开去，铁槛，枷锁，入骨的严寒，厉声审问，女性的痛苦，还有“押赴刑场”，这个现代中国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术语，带刺的绳索，针药，他们蹭你，揪你的头发……，都隐退了，都不曾发生，连那颗只值5分钱的子弹，也没有从枪膛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气，是你的头和心脏撞上了……，都隐退不见了，一切都过去了，请忘掉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条线，路线，只是往左偏得远了点，只是人类固有的极端性格，出发点没有什么大错，用心还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个时代曾经有某种慷慨的许诺，如同《圣经》给人类的希望一样，即使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只要有一个人坚守，在向专制复辟抗辩，它的全部道义权威就有生还的可能，而那蜕变成庞然巨物般的利维坦，无论衍生出任何天文数字般的手脚喉舌触角，无论窃据膨胀了多么令世界惊愕的GDP总量，都不能遮蔽一个弱女子的身影，无论多么堂皇的理论体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带血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缔造一方，爱情的源泉所钟。女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尺度，而且是人类不至沦为兽类的无形屏障。当一个国度把女性作为工具时，它便犯下大不义之罪，当一个政权不以虐杀女性为耻为罪时，它便是名符其的邪恶政权。当一个时代，只有女性以其真纯、诚实、朴素和圣洁挺身而出时，这个时代便被

称为“地狱”。二十世纪中国，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国男人们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聂元梓、宋彬彬“一小撮”女人外，中国所有女性的双手都是干净的。秋瑾、张志新、林昭们以其惨烈的消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不仅使专制帝国黯然失色、而且为未来埋下真理、希望和爱的种子的启示录。

林昭的时代虽然黑暗无边，但国人内心还有某种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却很真实地闪耀在苦难的中国。林昭1968年4月29日罹难后，不到半年，几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然后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要痛心地承认，林昭所向往的，为之流血的时代，绝不是我们这些苟活者所在的时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长期不分善恶是非的社会，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与一个腐败不堪的制度，既能干出杀害林昭以及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滔天恶绩，又能创造世界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经济奇迹。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并不冲突。

我们面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为民族先贤祠里的圣女，这意味着我们认同高贵、博爱、正义，理想，意味着我们服膺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意味着我们无法接受权力的专横及其附庸——金钱的贪婪。

但是，我们认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恶，我们服膺的从来没有超过每个个人的私欲，我们还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种变形记，那个浓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节，无数国人在法定假节日中祭奠祖宗亲人，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问一下鬼神之事，窥一眼黄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后的虚无与意义。既有“人各亲其亲”的人性之常，我们就多少还可以再存希望，终有一日，当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用眼泪、感叹和心灵的震动，像公祭我们的神祇远祖和历代先贤一样，祭祀林昭，我们就会有某种未来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意犹不平，总得把从毛泽东开始那一个个恶人擒到林昭灵位前，让他们屈膝下跪，忏悔认罪。毋需他们流血，即使是他们那污浊而抽象的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是林昭的哲学，也不是我们热衷的活计。

年近六十，对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益发怀疑。生活仍在继续，因为一点小名气，南来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来。但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存在，无法回避。想起托尔斯泰在五十岁上下，突然出现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他在《忏悔录》中面对灵魂和上帝发出的“孩子气”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与托翁类似，在一个黑暗时代竟免于牢狱之灾。梨洲先生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名句，此生已无缘体验。林昭本来与监牢很远，离镣铐的冰凉锈蚀很远，她的血本不该用来写字，她的头和心也不是生来穿透子弹的……。我至今无法面对这名江南女子的噩运，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觉得我们都是杀害林昭的同盟，我们都是十几亿看客之一。某种意义上，人生的基石只系于一种状态，那常常是另一个生命的形象，她的故事、文字，面临磨难时的态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对于我，在困惑危难袭来时，首先出现的总是母亲的慈晖。我相信，东方的女性有一种使命，无论在地下还是天上，都是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们的守护神。林昭走的时候 35 岁，而我已苟活到花甲之年，从年龄上，她永远是我的一个妹妹，年轻，美丽，人生才开始，站在那里，孤独地，幽幽地，远远地……

2008 年 4 月 5 日

姐姐，请引领我们一同前往

——纪念林昭殉难四十周年

陆按：4月29日，是林昭殉难四十周年的纪念日。陆抗天怒向刀丛觅得小诗一首，献给我们伟岸的林昭，因为在她的面前，我们竟然是这样的渺小和肮脏！

陆抗天

这是千年的愚昧
刀子往同胞身上送啊
反认刽子手是英雄
千万肉身的长城啊
反认鲜血是智慧

秦皇汉武，世民匡
反认土匪是人皇
清乾明璋，毛共蒋
恁你如何变花样
本性无非豺与狼

这是千年的苦难
千年的庶黎啊
千年的奴隶
多少如歌的年华啊
葬送于相互残杀与文字狱

这是千年的铁窗啊
这是千年的暗墙
思想穿过千年的荒野啊
灵魂怒放于惨红的凄凉
悲歌响彻的晚上

悲歌响彻的晚上
林昭姐姐，我们该怎样哭你啊
千年的苦难
竟你一个人扛
灵岩的桃花怒放

灵岩的桃花怒放
林昭姐姐，我们这样的敬重你啊

整个民族的尊严
竟你一个人担当
活着的我们该怎样

活着的我们该怎样
林昭姐姐，我们该如何忏悔啊
千年的苦难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无限的肮脏，“没办法”地懊丧

今日必不再懊丧
林昭姐姐，你是我们心中的光亮
穿透专制的暗墙，灵魂的肮脏
自由的曙光
请引领我们一同前往

姐姐啊，请引领我们一同前往
上海的灯火辉煌
伟大的母亲许宪民啊
街头冰冷的尸身频端详
我们必将用我们的亿万颗心为母亲送葬

“蓝桥”相会，竟成永诀
人间地狱，枉言沧桑
你必不再孤单，我们一起
永续天地正气友谊到洪荒
于国于家有望

我们知道
教你的是勇敢的担当
而教我们的是你
姐姐啊，民主的钟声敲响
请引领我们一同前往

2008-4-7

伟大的灵魂

——纪念林昭遇难四十周年

韩杰生

你已经死去，
灵魂依然活着，
你的短暂一生无华无荣，
却具有人类最高尚最伟大的灵魂。

有些人活着，
他们的灵魂早已死去；
有些人活得很风光，
却隐藏着世上最为卑劣齷齪的灵魂；

有的人披着洋袍，
在风风火火中把自己打扮成现代的是真命天子；
你那高贵灵魂天赋火眼金睛，
在最黑暗的时空就已看穿了那偶像的虚伪和原罪。

有的人把人民挂在嘴上，
却视人民如牲畜随意把他们赶进屠宰场；
你敦默静察毫无畏惧，
把正义之气当作刺向宰割尊严者的斯巴达克之剑。

有的人口口声声为了解放全人类，
却每一个脑细胞都独占地充满着他自己；
你从未说去解放谁，
可你的生命的每一个细胞都贡献给了人类的尊严。

有的人著述车载、文霸思匪，
只是给人类留下了大量的有毒垃圾；
你以鲜血写下寥寥书简，
字字闪光、无价珍贵，智义崇敬、良知仰愧。

有的人生前权倾、死后受供，
靠人工化妆彩灯照耀维持失缺灵魂的人样；
你的生平平凡、死无尸骨，
而你那灵魂的光辉将永驻天幕之巅。

血之歌——为林昭遇难四十周年而作

韩杰生

代题记：1965年中共监狱为林昭加刑报告中这样写道：“关押期间（林昭）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年青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极其恶毒的污蔑。”

一

华年意正酣，远航待扬帆
冰凌摧蓓蕾，狂风折桅杆
十年血与火，真金百锤炼
舍身取大义，丹心照万年

二

真稚入枉门，热血追华雯
觉醒索人权，血泊毁心身
青春燃火炬，爱情化血神
抱负铸成剑，理想升图腾

三

竹签破肉身，发卡焦血文
十万鲜红书，字字重千钧

肉体被吞噬，天幕驻灵魂
血光照人杰，千秋育子孙

四

玄间雾正狂，血语破佯装
弄权今同昔，霸业唱慨慷
黎庶霸王奴，江山入帝囊
赤子献热血，窃国辱沧桑

五

嘉树丽花美，生命爱情瑰
自由失缺时，万般尽被摧
尊严不可辱，牢囚岂甘为
洒血颂自由，捐躯昭日辉

六

天空漆黑时，尔擎火炬熙
殉难遗火种，光热谱史诗
神州大亮日，万众除宙斯
喜讯报普罗，热泪化甘饴

2008年3月10日

自由的圣火正在传承

——林昭殉难 40 周年祭

空谷回音

在这南方清冷却喧嚣的子夜
我朝着北方,独自一人
静静地盘坐在出租屋的床头前
仿佛自己正在苏州的灵岩
——中华民族从此以后的哭墙
和我的同类们,伫立在林昭的墓前
——我想她不需要我们以奴才的姿态
屈膝地跪拜在她脚前
只是希望我们像一个人一样
以一个人的姿态开始行走、站立
直到永远

我闭上双眼
想要为 40 年前的今天
被法西斯政权剥夺了生命的林昭
作一次虔诚的祷告
我对自己说不要流泪, 不要流泪
可泪水已经湿了枕衾

我想灵魂之间是可以对话的
我对这个清醒而又勇敢不屈的灵魂
漫无头绪地诉说
告诉她
在这个依然充满谎言、暴虐、戒备和仇怨的国度
我所经历、了解和思索的一切
那些邪恶、蒙昧和麻木
那些觉醒、绝望和希望

我们这个已经病态严重的社会
有恣意妄为的权贵
他们掌控着这个社会的财富和所有特权
有听权贵们使唤、并竭力想成为权贵的奴才
他们积极地解读并执行专制政权的意愿
有蒙昧、懦弱、麻木而苦难的愚民
他们不清楚自己苦难的来源
他们相信魔鬼的种种谎言
有清醒而同样懦弱、苦难的犬儒
他们不相信魔鬼的谎言
但觉得病态的社会也许无法改变
意志不坚定者甚至可能也沦为奴才
当然
也有不少人
他们清醒地观察着、分析着、批判着

思索着并积极探求改变
而林昭姐姐，你们
你们这些清醒着并试图改变和反抗的人们
你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信赖的灵魂
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而你们大多数已经牺牲
那是怎样的牺牲
英勇者为懦弱者呼吁、辩护和抗争
并最终为他们牺牲
林昭姐姐，我们永恒的姐姐
您就是最为卓勇的反抗者
您就是我们时代真正的英雄

林昭姐姐啊
有时，我几乎想要诅咒这些真理、正义、自由
和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为什么？它们总是、总是
总是要以你们圣洁高贵的灵魂和鲜血来滋养？

林昭姐姐
在这个清冷的子夜
我向天地诉说自己的心愿
愿邪恶早日受到审判
愿法西斯政权

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地消亡

有一天，中华自由女神圣洁无畏的身躯

将巍峨地矗立在“五·四”、“六·四”的鲜血

染红过的天安门广场

就在那魔头至今不能入土为安的地方

愿中国，成为一个富裕、高度文明的公民民主社会

愿您的灵魂安息

愿自由、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您来世能安享

2008年4月29日的零点

从秋瑾到林昭

白桦

“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
希望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

——炼狱中的林昭

“天上的父啊，原谅他们吧，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十字架上的耶稣

除非是让我死，
不，即使是死，我也不会忘记你，
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
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

除非我已经出卖了灵魂，
剩下的是一具行尸走肉；
可倏然的刀锋，经常会
冷丁地用凛冽的寒光试探我。

我自己知道，即使把我放在砧上，
我都会像冰山那样沉重和冷峻；
虽然我的脸上挂着儿童般的天真，
那只是为了衬托鬼魅的狰狞。

当我第一眼端详这个陌生世界的时候，
你就站在我的面前了，
狂涛扑面，你亭亭玉立；
风雨如磐，你目光镇定。

在绝望的战场上去夺取希望的队列里，
有一位旗手竟然是雍容华贵的女性；
你从画舫里走出来就跳上了战马，
以龙泉宝剑取代玲珑玉佩。

虽然百年前你就因此而身首分离，
和 1907 年所有的红花绿叶一起，
落入拌着血泪的泥土，
在世世代代的梦里静侯着另一个花期。

你永远是这样娴静和温柔，
一位落落大方的大家闺秀；
虽然你那双白皙的手引爆过雷电，
使得紫禁城内外一片狼藉。

就像一轮皓月离云而出，使我——
一个国破家亡而且懵懂无知的孩子，
得以呼吸到至美的芬芳，
得以瞻仰到至善的绮丽。

我永远都能记住你的样子，
仪态优雅、无限关爱地俯视着我，
就像记住我的母亲和姑姑、阿姨，
以及你们与日俱增的美丽。

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你走出深闺踏上夜路，是为了
走进寂寞的夜行者们的队伍，
去迎接注定要出现的华夏晨曦。

你相信先行者们项上喷湧的热血，
能把漆黑的乌云濡染成鲜红的朝霞；
于是，你也要抛洒自己的热血，
于是，就有了轩亭口的一声长叹。

你把美丽的面颊转向未来，
未来只是你幻觉中的一抹淡青色的晨光，
你的未来不就是我们的现在么！
你轻轻地吟诵，安祥一如月光：

“秋风秋雨愁煞人！”
你用极度苍凉的古越乡音发出一声叹息，
倾吐了三千年压抑的悲情，
给二十世纪留下了一行最深刻的诗。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一百年的中国都沉浸在血泊之中；
乌云最终——最终也没有被濡染成朝霞，
虽然我们抛洒了江河那样多的热血……

这是百年来希望与失望争辩的交点，
这是百年来幻想与现实议论的话题；
时间太长了，流血太多！
鲜艳的红已经凝结为深深的黑。

在你去世三十年以后，中国
又一位使男人们汗颜的女性诞生了；
她出生在锦绣江南的姑苏，
一座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古城。

当她还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时候，
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她发现
大多数中国人的眼眶里都没有眼珠；
他们的眼珠都到哪儿去了呢？

她不敢看那些血红而又空洞的眼眶，
可为什么人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缺失呢？
失明不是最大的缺失么？而且
他们个个都快活得像学舌的鹦鹉。

她立即走向未名湖畔，以水为鉴，
从自己的身上来验证一个重大的事实。
谢天谢地！自己的眼珠还在，
而且熠熠生辉，甚至咄咄逼人。

原来所有中国人都自动摘下了眼珠，
把眼珠紧紧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是为了害怕出现视觉上的谬误，
诸如把光明看成黑暗；

把天国看成地狱，
把神圣看成妖孽。
亿万人只能瞪着空洞的眼眶，
按照一双眼睛来认知世界。

而她却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去观察被封锁、被冻结的大地，
透过雾霭重重的来路和去路。
透过斑驳的光影和瞬息万变的色彩……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可怕的异端，
居然敢于在眼眶里保留一双眼珠！
居然还敢直面那颗唯一的太阳，

而且认真地去探究它黑洞似的内核。

为什么太阳散发出的不是热能，
而是一阵又一阵刀锋的寒光？
于是，她对那颗超自然的太阳，
产生了理所当然的怀疑。

怀疑太阳？！多么可怕的怀疑啊！
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怀疑自己。
自觉自愿地在每一颗细胞里追寻原罪，
把别人强加在身心的灾难当作恩典。

我们是个人人都在怀疑自己的民族吗？
我们是个人人都在盲从偶像的民族吗？
我们是个人人都在信奉仇恨的民族吗？
我们是个人人都在自甘为奴的民族吗？

遥想春秋战国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
诸侯们忙着为霸主的称号厮杀；
而大地上繁星璀璨般的诸子百家，还能
竞相自由地闪现各自的光彩。

我可以坚持我的强国梦想，
你可以坚持你的民本童话；
你可以指斥我为诡辩、谬误，
我可以讥讽你为异端、邪说。

但他们都坚定不移地写下了
流芳百世、烛照后世的典籍；
秦始皇能把六国的宫殿都付之一炬，
却无法彻底焚毁竹简上书写的文字。

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的年代，经典
却神奇地从草民们的记忆中复印出来。
当伟人为一己之见而灭绝众志的时候，
他就注定要成为千古罪人。

中华民族有过如此众多大智大勇的祖先，
却繁衍出如此众多缺乏自信的后代；
不仅主动摘下自己的眼珠，还要
用木屑去填充大脑里丢失的记忆。

她——一个卓越的思想者，
在绝对禁锢中探索思想；

她——一个活跃的自由人，
在完全孤独中追求自由。

当所有的中国人都蒙在鼓里的时候，
她却能感觉到潮流最轻微的涌动。
在落叶的第一声悲叹里她却能倾听到
隆隆逼近的、寒冬的车轮。

她曾经一再痛苦地补缀过破碎了的梦，
期待过人性的善良能纠正绝对权利的暴虐；
而她等到的却是冰冷的镣铐和炼狱，
从此她就把梦的碎片丢弃，任由西风漫卷。

与梦境决裂之后就是绝境！
岁月一如荒原；
与梦境决裂之后就是地狱！
岁月一如井底。

她只能仰望一孔夜空，
偶尔才能看到一颗流星飞过；
一丝风、一丝风都没有，
更何况是电闪雷鸣。

爱她的那些人曾经希望她妥协，
因为只有妥协她才能把自己留给亲人；
她却没有接受这个顺理成章的理由，
因为妥协后的那个人已经不再是她了。

她当然知道铁窗外就是杏花春雨江南，
就是母亲温暖怀抱里难分难舍的亲情；
就是好心人婉转而动听的劝慰，
就是雨水一般的泪水冲洗掉浑身的血迹。

还有河边那些洗衣裳的邻家姐妹，
她们或许只能把同情和困惑挂在脸上。
一张柔软而温情的网，
无声无息地飘落下来。

或许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悄然来访，
斗室里充满压低嗓门的激烈争论。
在死寂中的牢狱里点点滴滴的积蓄，
此刻都成为喷涌而出的狂涛。

血肉里剖出的珍珠啊，

带着血迹也会光芒四射。
这样的时间有多么幸福啊！
但这样的时间又是多么的短暂！

紧接着就是意料中的闯入，熟悉的手铐。
熟悉的伟人“语录”，熟悉的警车呼啸。
警察只知道对她施行恣肆的羞辱，却不知道
未来的亿万中国人会为这一刻痛不欲生。

她所以一再拒绝出狱的“恩惠”：还因为
她知道，出狱后她就成了一颗钓钩上的饵。
而且对于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来说，
狱外和狱内的差异实在是微乎其微。

他们要她放弃的是思考，
是视听和发声的功能；
她要向众人大声喊出的是真相：
——此时此刻不是黎明……！不是！

戳破一只最庞大的气球，
只需要一枚绣花针的针尖；
因为气球里全是人工填充的空气，
轻轻的一刺，庞大就化为渺小了。

在黑白颠倒成为生活准则的日子，
中国人必须习惯黑色的白和白色的黑，
这种认知的颠倒已经成为生活的恶习，
而且在血液里衍化为顽固的遗传因子。

给了所有独裁者创造奇迹的条件，
他们把亿万人的流血悲剧导演成闹剧，
一次又一次在中国隆重上演，
神圣、荒诞而又具有极大的张力。

她独自在炼狱中
曾经这样苦苦地思索过：
“我们不惜牺牲，
甚至不避流血；

在中国这一片厚重中世纪的遗址上，
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
以一种较为文明的形式进行，
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回答她的却是两粒向她近射的枪弹，
为此她最终付出了全部沸腾的热血，
以及母亲的风烛残年和五分钱的子弹费，
无疑，那五分钱是“人民币”。

她早已留下过遗言：
“告诉活着的人们：
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
而被他们杀掉了。”

她面对的几乎是全体的背弃，
不！不仅仅是背弃！
成千上万个本可以拉她一把的同胞，
在客观上都成为落井下石的凶手。

在绝对的高压之下，
面对一线苟活的诱惑；
这个伟大的多数都成了从犯，
甚至保持沉默的人也寥寥无几。

他们只能逆来顺受，顶多只是
没有以陷害同类的手段去换取宽恕。
而更多的人在一夜之间，都成了
站在至爱亲朋背后的“盖世太保”。

我们，是的，是我们！千真万确！
我们再也无法逃脱罪责了！
宇宙间每一颗水珠，
都留有我们行凶的影子。

几千年来，是的，几千年来，
在有皇帝和没皇帝的帝制时代；
我们总是在屠杀……总是在屠杀
我们自己最优秀的儿女。

林昭比秋瑾姑娘要艰难得多，
林昭比秋瑾姑娘要孤独得多；
秋瑾姑娘的最后一刻还有一个
抛头颅、洒热血的刑场。

皇帝还宣读了一道奉天承运的圣旨，
还公布了一张等因奉此的布告；
还委派了一员色厉内荏的监斩官，
还摆出了一支旗、锣、伞、扇的仪仗队。

甚至还有人跳起来怪声叫好，
像戏园子里买站票的看客那样；
把秋瑾姑娘当做替天行道的江洋大盗，
当做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的女侠。

说真的，我对秋瑾的对手很有几分尊敬，
因为他们还敢于当众暴露他们的卑鄙，
甚至也没有掩饰他们怯懦的惊讶：
原来暴徒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弱女子！

连她都被迫拿起刀枪，
义无反顾地向大清皇朝冲刺，
大清皇朝也真的是气数已尽了！
在精神上秋瑾给了清廷致命的一击。

当林昭从生的黑暗走向死的黑暗那一刻，
只有几个惊恐的孩子偶然看到过她；
孩子们成长以后才知道这是一次私刑，
而且公然假以国家之名。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一张布告？
为什么没有一个刑场？
为什么给她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枪毙难道就是给精神病患者的处方么？

她曾自豪地预言一个节日的到来：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我们将一直等待着那个节日的到来，
大声呼唤着迎接她的欢欣起立。

把黑色的白还原为黑！
把白色的黑还原为白！
还中国以真实！！
还林昭以美丽!!!

初稿于 1997 年 7 月 15 日——秋瑾姑娘在绍兴轩亭口就义九十周年纪念日
完稿于 2007 年 7 月 15 日——秋瑾姑娘在绍兴轩亭口就义一百周年纪念日

悼念永不屈服的“右派”林昭烈女

从工

一转眼已经是林昭遇害 40 周年忌日了，作为苟活下来的男人——如果还称得上男人的话——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在心里默默地悼念她，因为政府不敢、不让公开纪念她！

林昭是套上右派帽子以后才走上她的“不归路”的。而我那时正在上海的一所大学读二年级，只听说最大的学生右派是北大的谭天荣、人大的林希翎，知晓林昭的感人事迹还是在有网络以后。因为以前凡我所见，从未有一个右派分子是不被打得“低头认罪”的，但林昭却是鹤立鸡群——是他们信念没有林昭坚定？还是蝼蚁尚且贪生？总之，至少是一句“巾帼不让须眉”所远远不能概括的！

回忆“反右”运动，让我初次领教了政治的残酷。我所在的小班，一共 30 名同学，就打了 6 个；同校的电制 52 班，竟因右派比例太大而遭致解散！最令人后怕的还不是比例高，甚至还不是“莫须有”，而是所谓的“引蛇出洞”，这一点毛比秦侏更高明：您瞧，报纸电台天天宣传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这是为什么？”“是毒草就要锄”！甭说稚嫩的学生，就是在蒋治下久经历练的“七君子”也防不胜防。很多右派本不想发言，就是在党的一再号召下被“引”成右派的。发了什么言？大到对党中央，小到对支部书记个人提意见，就是“反党”；远到对俄国侵占满清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不满，近到对苏联教材有看法，就是“反苏”。尤其是“反苏”这顶帽子，最最冤枉：一则青年学生容易自以为爱国；再则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自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以后，我党早已和苏共有分歧，只是没公开而已。您瞧，毛的内心早已经“反苏”了，却还要给娃娃们套“反苏”的右派帽子！呜呼！我实在找不到用什么词来形容其居心叵测的程度！

55 万“右派”，以四口之家算，就株连到 220 万，再以亲戚朋友也要被影响算，何止千万！有人也许要问：右派不是当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吗？请看两个实例：我校百年校庆时班上同学聚会，我从一位当年被“发配”到新疆的右派同学（不让他们五年毕业，故意提早一年算“肄业”）口中听到，他当年在新疆的两个右派同学的最终下场：一个在矿坑里劳动，由于根本不把他当“人民”看，天生只能干最危险的活，在一次爆破前，连他出没出来也无人留意，就按动了电钮，轰隆一声的结果——他父母来收尸，1.8 米的儿子连 1 米都拼不到，还不敢抱尸痛哭！另一个右派则正好相反，死得无声无息：由于一个人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屋里，究竟是病死还是饿死？已无从打听，只是多天以后，忽然觉得村里苍蝇大增，才寻源发现了那块千疮百孔的腐肉！那时作为人的“右派”，或作为“右派”的人的价值，现在的年轻人是永远无法想像的！

中国男人自谭祠同以后，恐怕就少有“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男英雄了，这只能佩服中国的统治者太聪明，早在数千年前就从实践中掌握了“优生劣汰”

的达尔文理论，数千年的杀杀杀，把英雄男人的 DNA 汰光的缘故！所以作为当年永不屈服的“右派”林昭，就实在难能可贵——如果以“我以我血荐轩辕”来衡量，林昭是够格排在秋瑾之后、张志新之前的一位巾帼英雄！

40 年过去了，不知已年届七十的我还能等到下一个十年吗？尤其是，还能等到林昭彪炳“官方史册”的一天吗？我们除了拒绝遗忘别无它法！

2008-4-29

再祭林昭

——写于林昭被害四十周年祭日前

西峰秀色

当我写下“再祭林昭”的时候，我感到心在剧烈地跳动，热血在体内加速着循环。今年4月29日，是圣女林昭蒙难四十周年的祭日。

2006年，我曾经到过林昭的空冢祭拜，而现在我在远隔千里的北京，默默祭奠！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不敢轻易示人的想法，从我了解林昭女士的遭遇后，我一直认为林昭是我身边的一位大姐，尽管我知道如果林昭女士活到今天，应该是几近耄耋的老人了。我这样的想象，绝没有不敬之意，而是作为我这样的年轻人、晚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安抚我灵魂的人，并且希望这个人永葆青春的活力。林昭女士用生命捍卫了年轻而高贵的灵魂，她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更多那些失去灵魂与信仰的人们，在为他们守卫着一个灵魂，所以，在我的意象之中，林昭女士就像一位始终陪伴年轻人左右的大姐姐一样，在我敌视别人的时候，她告诉我如何宽容别人；在我面对社会种种不公，重头沮丧之际，她鼓励我要顽强坚毅，百折不挠；在我内心孤愤抑郁之时，她的文字让我重又窜烧起希望的火星；作为年轻人的我为有这样的“同龄人”而感到自豪与温暖。

有人说心灵有挣扎，才能有信仰。我时常因自己缺乏信仰根基而苦恼，圣女林昭的惨痛经历，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她也曾经是体制内的一员，当极权阶层“引蛇出洞”的“阳谋”得逞后，林昭内心也开始挣扎，看穿了这唬人的把戏，看到了一张张狰狞的面目。从信仰体制上升到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信仰”——对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普遍缺失而痛苦的承担与责任。林昭的悲惨结局与目前仍然普遍缺失的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二者于我是一种双重的挣扎，如果挣扎本身就是信仰的话，我还可以自我安慰一下，我算是有信仰的人。

有信仰的人，就是有灵魂的人。许多人认为林昭的圣徒受难精神与她早期受基督教影响有关，我想这不无道理。因为基督徒是相信人有灵魂的，而灵魂就是一种超越人类自身价值的，更高的精神价值，是一种人类望尘莫及的终极价值，而林昭恰恰就是走在追寻这样一种“更高的价值世界”。这就是林昭的灵魂所在，就是她的信仰所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对于林昭的肉体来讲是残酷折磨的开端，但对于精神林昭来说，是一次升华。

林昭姐姐，你知道吗，在你被害四十年后的土地上，要开奥运会了，在你的空冢之上，后极权的代理人安放监视器，并且阻止人们去看你。奥运来了，人的尊严却找不到了，灵魂也似乎被遗弃在橡胶跑道上了。

我在北京，29日我不能去看你，但灵魂与文字却来到您的墓前：焚祭的光焰中，我相信，你的圣洁的灵魂永远飘荡在祖国的天空上。你的灵魂随时与我对话。所有追求自由信仰的人们，都在追寻灵魂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进着。

2008-4-29

献给圣姐：林昭

老爱

圣姐林昭：

又是一年过去了。以为上帝赐予的爱心能包容万有，平抚伤怀，奈何愁怨纠结，怨愤依然。

我曾答应祭园守园人（大概是大哥吧）在清明时节为圣姐掬一掬热土，献文祭悼，以托哀思，但迟至今日，仍未兑现诺言，甚觉愧疚。

我在圣姐您居住过的国度，也是我们共同的祖国，继续着您的岁月。在您不在的这些日子，我偶有失眠，便于深夜聆听着您满了悲悯的质问：这怎么不是血呢？而每到这一刻，我的心怀便受到挤压，呼吸都艰难起来。

我一直缺乏您领受上帝慈悲的大信，不知道这谎言和罪恶布满的岁月，何时才是个尽头？而对于您期待唤醒的国民，我也失望于无止无休。甚至包括我个人的灵命，和这满了软弱的血肉之躯体，也时常震恐于是否将与这个国度一道，等待神弃的命运。

圣姐，你会责怪我吗？但爱，常是这样的，尤其对这个我们以为拥有的国度。是的，由于以为拥有，就想着时刻把握。但事实上，事实上呢，我曾经以为我所拥有的，又从不曾让我把握，而我曾经以为我所失去的，又从不曾让我拥有。

但更可悲的是，在我未遇圣姐前的那些年月，从不曾惊蛰。在那反复临到的单纯的午夜，我偶然在寂寞中眺望星空，去感怀我们生命的本质。启示显然是亘古不变的，我猜测着上帝的深义，但神是那么的遥远，我狂妄的作着判断：传奇皆为幻象，神话最是寂寞。但是，有那么一天，阳光灭尽的刹那，圣姐您翩然而落，浑身染透着鲜血，从此所有凛冽或温暖的时节，都开始飘雪。那雪好大好大，封闭了圣姐的容颜，也“增长了”我的不安！

我自知，在二千年以前，我主耶稣也是这样去的，背负了整个人类的罪恶和苦难。而我竟然以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至少不会再见同样的血光映现。然而，这眼前的一切，又一次的罪恶真的发生了。即便我晓得神的旨意仿若高山大川，我无法测度，但仍认为，让圣姐以女儿之身，撑了这天这地，便也忍不住怨怼苍天弄人，竟至如斯？

判断天道，乃为不敬，当自责。大自然被上帝默示，也被神爱缠绕，我何尝有过置疑？但忧虑的是，如此的试链您如何承受？而我的灵魂也在辗转的片刻遁入了虚空，并企图渺茫尘世的痕迹。

我真的要怨怼您了，为什么要苦苦坚持，为这无知无赖的国人背负这苦厄？但也自问，如果缺失了您的指引，我们需要的方向又隐于何处？万丈红尘中我流离辗转，恨不得捣碎隔绝生死的时空，去牵挂您的手和您孤独的心怀。我要企求您和我一道，去感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蓝天和大海，是那樣的辽阔和真实，尘世上也有清洁的快乐。我甚而祈祷着能将这份上帝的赐予，转为你的向往，和你的追求。可一切已不能重来，我的哀愁，正在被阔水淹没。

什么才是人生的本相？我们的勇气又该如何抉择？

如此反复思虑，使至生的念头都变得踟蹰。以为明了的是，祖国实为枷锁，困住了我们的梦想，让所有的恶魔享尽欢乐。

您大概不知道，我已经没有了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这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当那一日，祭园守园人打开了圣姐您的世界，我的心就开始朝着您的方向飞奔。我真的好想见您，好想见您，但我的不得见，要到几时呢？您不在的日子，我的想念常如暗夜，笼住了整个世界，而你却如云烟，挣脱了凡俗的羁绊，逃离了恶魔的咒语。

从那以后，我反复辨认着您的足迹，也渐次惊醒于您的慈悲。您竟能在这黑暗的世界，“察见到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而您“在那个时候悲痛地哭了”，我看到了上帝的爱！

是您揭开了一直隐藏在我心之深处的伤口，使我触摸风尘的痛楚，急切地想为此高歌。我不只一次地责令自己去履行您的遗命，决“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让“这一个染满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不再持续为祸。

是的，“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我记得了，深深的记得！上帝赐予的爱和自由，将我是余生的职责。

亲爱的圣姐，我唠叨了许多，搅扰您了吧？我大概会在今年的初秋去看你，灵岩应该有温润的风吹过，而我相信您的英姿一定会象照片那样，美丽依旧。这一点我不再置疑，悲戚不是您的性格。您宛若天使，也正是天使，布施自由的恩泽。我还相信，上帝会成全我默许的心愿，虽然天地辽阔，天地也寂灭，但隐藏的爱的真道，您已经向我揭示出来，我会接了这火种，去传播上帝的公义和大爱，去点燃这自由的圣火。

我已不再孤独，朋友及世人对你的牵肠挂念，给了我莫大的慰藉。这全是您的爱实为广博，这份慈悲我怎么能独守？而且还要窃喜分享了你的荣耀。至于未来的寄盼，那就把整个世界换成爱和自由的往事吧，用我们的生命去收藏，并希冀众生用讴歌来传扬，苦痛也变了荣光。

尽管，仍难忘，路漫漫，夜正长！

我会守望着您不在的日子，并且和所有热爱生命和自由的人们一起，继续实践您未竟的使命，我越来越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大地或者去往天国的路上，开满了鲜花，您行走在花香满径的小巷，面如朝霞，笑看着自由美好的世界！

弟：老爰

2008-4-29

哭林昭

胡迪

听过您的名字
触摸过您的灵魂
但没见过你的泪水

见过您的倩影
听说过您的故事
但没听说过您受降

您的反叛
那是自由思想的回归
您的思量
那是民主中国的初稿
您的抗争
那其实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血性

您来不及说声永别就走了
我顾不上人世的险恶就匆匆而来
人生总是车水马龙
您的梦连着我的梦

关于您的话题
我们正在延续
关于您的梦想
我们正在编织

姐姐
但愿在天堂里再没有那个毛泽东
姐姐
在不久的将来你必会走进中小学的教课书姐姐
在未来中国里我们为您弹奏一曲《中国梦》

胡迪，2008-4-29

祭林昭：人以有尊严为天

李铁

四十年前，一声罪恶的枪响，断送了圣女林昭年仅 35 岁的生命。一九八九年，又是一阵枪响，把一群勇于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年青人送上了独裁者的祭台。这些枪声，还在国人的耳边震响，还在人们的良心上滴血。但有更多的人们，似乎遗忘了这一切，而忙碌于蝇营狗苟的生活，忙碌于感官和肉欲的享受，忙碌于在专制强权的缝隙中刨抓食物……

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今天，我们来祭奠圣女林昭的英灵，就是为了表示——我们的民族，不全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我们以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民族，是一个不忘伤痛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诽谤木早已不知去向？华表虽然至今犹在，但它只剩下装饰的功用了。它高高地耸立在那里，它只会默默无语。仰起我们的头颅看一看，我不知道中华民族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横蛮地钳制言论，封锁互联网，粗暴地封、关、停网站，无理地设置敏感词过滤或删除，思想警察、言论特务、出版管制等等，常使人感到回到周厉王时代。

国语上有这样的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贪财好利，霸占山林川泽，不准平民上山砍柴打猎，不准平民下河捕鱼，还派人监视平民的言论。公元前 841 年，终于爆发了“镐京暴动”。平民和奴隶拿起武器，攻进王宫，赶走了周厉王。政权暂时由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元年。

但是，中国的周厉王被赶走了吗？没有！

人的嘴巴除了接物和进食之外，更重要的，是表达心声和交流思想。言论是人们的心声表达，是人们对疾苦的呐喊，是人们的思想切磋，是人们的智慧结晶，是人们尊严的体现，更是与生具来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力。

固然，中国历史发生过很多文字狱，毕竟要有文字，才能构陷成冤狱。但在一个号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朝代，仅仅因为人们有思想，就被剥夺一切自由！甚至会失去生命！林昭就是一个因为坚持思想和良知，而被剥夺年轻生命的案例。

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民族只会说一样的话，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只能看到一个方向，只能从一个角度看问题，这样的民族，岂不是形同僵尸？这样的民族，有什么活力？

唯有觉醒的人们敢于和勇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中华民族才能脱离那罪恶的渊薮。春秋时，齐人行乞尚“不食嗟来之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今天的人们，难道不懂得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吗？

专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冷酷的制度。它为了实现对人们的长期奴役，只能践踏人们的良心和责任。它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权力的魔鬼。它没有爱，没有人性，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心，没有恻隐心，没有人情味……

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女林昭说：反抗者不应寻求重建新形式的压迫他人的制度。但是，一个打着反抗暴政推翻独裁专制的集团，反过来实行暴政，坚持专政，奴役人民。对有思想的人，给予无情的镇压。这岂不是反抗者实行新形式的暴政？这是更残酷的暴政，是赤裸裸的“己所不欲，强施于人”。

反抗暴政者掌握了政权后，重新成为新的专制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正是这样恶性循环中，找不到文明的出路。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新时代的人们，不应陷入这个历史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应该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人权、民主、宪政、法治。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多地涌现出林昭这样的坚守良知的人。如果人人都能像林昭那样，坚持真理而不屈服，中国何以会在专制的渊薮中周而复始？中华民族何以会遭受那么多的人祸灾难？

专制不除，无以为国，无以保民。当下之中国，特权集团正将民权民利剥夺殆尽。专制奴役下的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着难以忍受的苦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被台湾的一位学者改写成：国家兴亡，我有责任！生为国家的主人，中华兴亡，我有责任。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逆来顺受地忍受专制奴役，努力争取公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罢工、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的权力，那么我们的社会，才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

如果人人都能像林昭那样，坚持真理而不屈服，中国何以会在专制的渊薮中周而复始的打转，中国人民何以会像斯得哥尔莫效应中的人质那样被劫持，被愚弄。中华民族何以会遭受那么多的人祸的灾难？专制不除何以强国？利益集团何以会保障民权？何以保障民生？利益集团正在争权夺利，专制下中华民族何以会复兴？国父中山先生的理想的三民主义何以会实现？

欲觉醒，听枪声，岂不令人发深省。那一阵阵，振聋发聩的枪声，我们的同胞们，我们醒了吗？同胞们；中国人如果都能像自由女神林昭那样有着独立的人格，能用生命去捍卫人格的尊严，能用生命去捍卫信仰的自由，如果中国人能像自由女神那样用生命去捍卫真理的气节，中国人如果真的能像自由女神林昭那样去维护自由的信念，何愁社会不公平啊？何愁正义得不到声张啊？民主自由何愁不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被台湾的一位学者改成：国家兴亡，我有责任！如果人人都这样念，就成了人人有责。生为国家的主人，中华兴亡，我有责任。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负起自己身边每一件小事的责任，每一个人都真正的勇于做主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宪法，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罢工，示威的自由，公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在当今的中国，有一群人在公开要求成立中国公民监政会，在征集全国的人签名，虽有近 12000 人签名了，不多，中国有 13 亿人，才万分之一还不到，兄弟姐妹们多吗？太少了。中国公民监政会给全国人大委员会写了敦促全国人大提交审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开信，公开征集签名，回应者寥寥无几。他们在公开征集中有一句，合法地维护公民权利，你怕什么？合法地维护公民权利，你怕什么？勿以言轻而不愿呐喊，勿以位卑而不敢忧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每一人都把手伸出来，就会形成人人所期望的力量，难道我们情愿低下高贵的头颅，情愿意放弃我们力所能及的援手吗？有一位学者说：一个国家的司法不公和腐败程度，取决于国民对其程度的忍受力，忍受力越大，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破坏性就越大。

兄弟姐妹们啊！合法地维护公民权利，你怕什么？合法正当的事你都不敢做，在圣女林昭面前我们无地自容啊！难道我们的前世就注定了今生的怯懦吗？难道我们这个民族注定要自己画地为牢吗？

同胞们！我们要做真正的主人。就是要争取做公民，什么是公民，不仅是守法良民、而是敢于捍卫法的威严的公民。不是顺民、不是愚民、不是小人、更不是暴民。公民是以天下为已任的人，以国家利益为已任的人，以反贪腐，反剥夺政治权力，反不公，反一切公共领域的循私枉法！

公民的公，是天下为公的公，人人为公，人人都敢于以能学能做林昭这样的人为光荣，为自豪，共同去担负起中华兴亡的责任。公正是公，公平是公，公法是公，公权是公，选举权是公，人权是公，言论自由是公，出版自由是公，结社自由是公，独立的思想是公，自由是公，人格是公，尊严是公，人人都是林昭何愁不公？圣女林昭把她留给后人的书信称作情书，她的爱是那样的博大，我们无愧于接受这份爱吗？我们能不接受这份爱吗？我们只有勇于担当才对得起这样的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勇于担当这份公民的责任，何愁中国不能实现民主？何愁我们不能信仰自由？何愁我们不能实现选举权？何愁当不成主人？何愁中国实现不了宪政？何愁我们不是公民？何愁不能国富民强？何愁实现不了中华的复兴？

同胞们！我们要做真正的公民，为营建一个公民社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不是甘于做臣民，甘于做奴隶，甘于做顺民，甘于做愚民，甚至甘于做暴民。什么是公民？就是敢于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人，是以天下为已任的人，是对国家

前途、民族命运有所担当的人，是对贪污腐败、特权不义、循私枉法嫉恶如仇的人。

同胞们；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救吗？答案就在每个人自己身上，就在每个人是否有自救的勇气。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上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我敢大胆的预见，林昭将成为世界的自由女神，她将是照亮中国的一盏明灯，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为她自豪。让我们接过她手上的火炬，把自由的圣火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2008年3月10日于武汉

附：林昭死难四十周年祭典倡议书

也许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林昭。1932年出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解放以前就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家庭断绝关系。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林昭因抗议那种批斗方式被打成右派。与绝大多数右派不同的是，她没有承认错误或低头认罪，而是继续她的反思、抗议和批判，从反对大跃进、支持彭德怀，到“三年自然灾害”中创办《星火》杂志，最难能可贵的，在那个时代她就站在体制以外，批判毛泽东、共产党和整个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1960年林昭被捕，1962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龙华机场林昭被秘密枪决。她的父亲于女儿被捕后服毒自尽，她的母亲，因公安人员上门索取五分钱子弹费而精神崩溃，后死于上海街头。

其实林昭的思想没有多深刻，她的理论也没有多缜密，她只是不能忍受，不能忍受充斥整个国家的愚蠢、虚伪和丑恶。与常人相比，她多了一份勇气，敢于向顛覆的体制挑战，即使被关进监狱，被反铐，被毒打，仍以绝食、自杀、血书等抗争，并最终把生命献给了她多灾多难的民族。四十年过去了，她的国家改变了许多，当年林昭要改变的极权政治依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她的勇气与决绝，但是也许我们能够做点什么，2008年4月29日，在她的第四十个蒙难日，让我们齐到苏州灵岩山，她的墓前。如果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也让我们来到她的墓前，用她的鲜血照见我们的怯弱与卑俗！

附言一：

本倡议活动发起人均在宣传与祭奠林昭的活动中亲历亲为。

本倡议活动发起人在继续征集中愿意签名前往的朋友，请联系QQ：

925961302 228416695 940967360

倡议活动发起人：

刘学勇 大学教师
张辉 民间学者 自由撰稿人
李铁 宪政学者
刘兰 教师
胡迪 自由撰稿人
黄飞 四维网站创办人
王海 大学教师
李龙 下岗工人

姐姐

——林昭 40 周年祭

伊脉

如果您还活着

我该称呼您一声

林昭 阿姨

如同邻居家的大妈

花园里弄饴的婆婆

如果您活着

是否还在正义与自由的大道上

奔走 疾呼

用您手中的笔 喉中的歌

而不需 5000CC 浓浓的血

可是您留给世人 我们这些晚辈

多么美好的印象

年轻 美丽 坚强 敏锐

还有专制者 压迫者 残暴者

永远无法感受的善良与温婉

您明明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姐姐啊

看这青春昂扬的笑容

清秀美丽的面庞

谁说不珍藏着梦想

还有爱情

盗火者被推上了断头台

自由却被光明点燃

有人挑着您送来的灯

照亮了我脚下的土地

前行 前行

如大河奔流 不可阻挡

而我们怎能忘记您啊

那个永远年轻美丽的女子

怀揣自由与梦想

用眼神俯瞰着神州大地

请让我称呼您一声姐姐吧

虽然有些大逆不道

可谁去理那些世俗羁绊呢

您教会我们的不就是这样

除了笃守真理

还要表达真情

再过一万年

您也不会老去

活在我们心中的

那个黑暗中顶风冒雨 执拗前行的女子

永远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姐姐

2008年4月29日 林昭遇难40周年祭日 于广州

红楼里的林姑娘

——纪念林昭蒙难四十周年

北明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对酒》

窗外漫天飞花。起风了。门前，满冠茱萸树花开始飞杨飘洒。

Dogwood，直译“狗木”，汉语词典、辞海、辞源、牛津双解英汉字典都查过了，就是“山茱萸”。我知道蒙哥马利村本院房前这株普通的树竟是茱萸的时候，燕子正在那一年春天的茱萸花间鸣唱。燕子年年归来，住在家门洞六年前它们做的窝里，每年茱萸花开，它们开始鸣唱。山茱萸树长得瘦骨嶙峋，开起花来灵秀万端，临风谢花时，粉色花瓣纷纷扬扬，可天旋舞，比花开枝头时更壮烈大观。

那北大“红楼里的林姑娘”正是这个时节，在中国被杀害的。

40年前，上海一个叫龙华的飞机场，第三跑道，两名武警将她强行架出一辆疾驰而至的吉普车。反绑着手，塞着喉咙，脖子上勒着绳索。一踹跪下，枪声响起，她扑倒在地。缓慢地挣扎起身。两声枪再响，她再次扑下。没再挣动。两个武警把那灵魂归去的身体拖上另一辆吉普车，消失在下午的阳光里。纵然在心里已经慷慨赴死百次，这一死，没有观众，不是刑场，没有行刑命令，没有站成一排的刽子手。不能出声，随时膨胀而不缩小的橡皮塞子塞住了嘴。不能喘息，绳子勒住了脖子。挣扎无效，双手从背后反铐着。没有时间站定，抬起头来，看一看远方，看一看天空，看一眼这即将永别的世界。没有可能把心中涌动的愤怒，再用自己的血化为字留下来。没有一刻平静，在心中默祷，跟耶稣说一句：我来了，追随你。没有时间与她的神对视，诉告一声：天父，请接纳您的仆人。她唯一能做的，是气息奄奄时，拼出最后一口气，挺起来！在那一刻，无声人界，颜面扫地。

都把林昭比秋瑾，秋瑾死前，不仅有会书下心中大愁，“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死时，能要求自己的死法，悖逆当时传统并得到尊重：不枭首示众，不裸陈尸体。秋瑾赴轩亭口刑场，有“观者如堵”，她临难凛然，有机会“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后，从容引颈就缢。用无声的行动，宣告自己的永恒存在。林昭的死，完全悖谬她高贵的气质，全无诗意，绝不美丽，毫无尊严。死得，太不堪。他们把她最后权利和仅剩的期待，剥夺得干干净净。——这些连刽子手都算不上的人渣！

他们是直接把她从监狱医护室的病床上拉走的。吊瓶里的液体正缓缓向那不足 70 磅的羸弱之躯滴入。她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不许。把她强行拉走了。扯下了插在瘦脊胳膊上的输液管子。

他们行刑前要批斗她。把她拉上台，嘴里塞着可以膨胀的橡皮塞子，嘴张多大，橡皮塞子涨多大。她无法出声抗议，血脉贲张，怒不可遏，面色通红、铁青。她没有疯掉，是奇迹。犯人没有像往常那样高呼口号。狱卒不满意，大骂：你们都死了吗？（彭令范文《我的姐姐林昭》）这个人形彘辈之国，圣女林昭除外，人确实差不多都死了。

鉴湖女侠秋瑾收监一日，前后大约十二小时。她没有受苦。林昭，狱中多年，受尽折磨。读她的血，想那二十万字的一笔一画，带着镣铐，提着几乎凝固的铁重，趟着自己的血……。但凡人心，难以思考。

秋瑾即死，舆论哗然，媒体纷纷谴责当局，鸣冤叫屈，赞美巾帼，悼念英烈，编辑专辑描写其受难经过，发表其诗文文字，编纂其生平评价其贡献……林昭死后十几年无声无臭，后幸而得以平反，却不得昭雪。胡杰的电视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以及诸多悼念文章，只能在网上传播。而在她被害 40 周年之际，目击者说，停车场地和她的墓碑后方，竟长出了官方的眼睛，墓碑后方那眼睛还是追踪的：一个移动摄像镜头。她墓地所在的“安息公墓”的标志牌和民间自立的路标均被悉数拆除。即便在荒径中摸到她的墓，也是“每一个祭奠者，大约有三、五个警察追随左右”（河南“大河报”前副总编马云龙文《从古轩亭口到灵岩石山》）。

秋瑾死后，刽子手山阴县令李钟岳天良未泯，密藏起秋瑾的七字绝命书。他已经因抗命未果而开罪上方，撤职后仍然愧不能生，日日自责“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终于决志，自尽身亡，时距秋瑾之死不到百日（傅国涌文《秋瑾被杀害之后》）。而杀害林昭的凶手们，从下令者到行刑者，全都至今蒙面，逍遥法外。无一向她亲属说上一句：我有罪。

初夏这个时节，苏州落花无数，遍地粉红，宣萱攘攘，留下满树初绿，准备包装无耻了又一冬的枝头。春风春华痛煞人！

红楼里的这位林姑娘是当今中国出行最远的一位。在五十年代的北大，逻辑上论，她可谓最后一个右派，最先一个赴死。在她身后，她的当年同道大都活下来了。

她在周围右派中最后觉悟，却笔直攀上中国近代思想顶峰，越过同时代的反对派先驱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等，跨过党化羁绊，打破时代局限，直对“极权统治和愚民政策”。仗义执言之后遭遇的黑暗和齷齪，使她直接体验了人类最荒谬的意识形态真相。基督精神或者基督教意识，让这个红楼里的林姑娘在叛逆那个虚伪理想之后，迅速登上生命意义之舟。几乎凭直觉，她直抵近代人类思想最深处家园，她对“自由”和“奴役”的理解，其深刻程度，今天中国被边缘化的思想界尚未抵达。她的时代意识和历史感极为准备，她称所处的时代是“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她称这是社会的人们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她的语言和思维，那时就奇迹般地脱出了（或者没有进入）新华语体的死穴。她那时

就预言了今天的中国现实：“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林昭狱中血书，引自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

林昭在反右运动后，幡然梦醒，此后“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她按照信念选择生活，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认同者不乏其人，追随者寥寥无几，沉默不言者是大多数。然而林昭并非骁勇好斗之士，她原本是一个极为丰富多彩的生命。作为在意志、勇气上与男性比肩的巾帼，她拥有女性全部的美丽和娇媚，矜持和真率。她却不是那种只能看了背面看正面，正面看完听谈吐。谈吐一开，让人失望的街市风景。她才华出众，文思敏捷，而且传统学养厚实。但她绝不是书斋里嫁不出去的女学究，她容貌美丽，身材窈窕，被人喻为“红楼（梦）里的林姑娘”。她热爱生活，即便人在囚中，不肯为真理低头而选择“窄门”，仍情不自禁拥抱生活：“尘世几逢开口笑，山花须差满头归。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林昭狱中给母亲书，引自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

林昭的精神世界广大深厚，足以战胜死亡的恐惧。精神在我们这个沦陷于物器的世界早已遗为锈铁锈铜，弃于犄角旮旯，在大部分人生中全面退役。即便是信众，很多人礼拜天到礼拜堂忏悔，只为了礼拜一继续犯罪而得赦免。精神是什么？它有几斤两？可是林昭这弱女子为了他们看不中的真理，“宁为玉碎”（林昭语）。她的能量源自何处？说白了我们也未必能听懂：信仰，对她的天父和真理的信仰；希望，对“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和未来的坚定希望；爱，对公义、正直、纯洁事务的爱。这些东西或可论证的，或可体验。物质可化，灵魂不灭，这是人类对抗极权暴政的前提。这是林昭敢于就义的能源。我相信她说自己“似乎真地要疯了”的时候，极为清醒，我相信她在狱中挣扎在生死边缘，几度与死亡对话，经历过难以想象的体验，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心灵地狱。一个经年面对生死，终日处于生命终极状态的人，在囚禁镣铐中以仅有的能力和绝食、血书、自杀、呼喊等仅有方式抗拒奴役的人，其举止形态超乎寻常，何怪之有？判断人心智是否正常，不能无视处境是否正常，林昭是非常处境中最正常的人。

林昭悲悯。不仅与人重情义，长相助。她把如花似锦的生命，献了出去。“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呐。”当她看见群兽中微不可察“未尽泯灭的人性”，她“更加悲痛地哭了”。她的泪水，是为洗刷那些施加于她的罪恶流的。她为救赎罪恶的时代奉献自己美好生命，却被迫欠了监狱五分子弹费！她的妹妹彭令范被迫从抽屉里取出来交出去的那五分硬币，沉若泰山，寒若冰石，价抵国库，它的反正面都烙着这兽性国度的双重卑琐、冷漠、无耻与邪恶。这枚硬币，应当永远禁止在市场流通，应当放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博物馆，昭示后人，德才貌俱佳、知情意三全的上帝的宠儿的林昭，为什么“不忍”而被打成右派、再被抓进监狱、终被判刑二十年，直至“宁为玉碎”，献出生命。

我们常常从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特点，但是林昭让我们看到造物几乎完美的一个杰作：真诚，善良，美丽，智慧，才华、勇敢、坚定、热情、浪漫、骄傲、悲悯……。

林昭若不死，今年 76 岁。她近乎完美，所以在罪恶时代，活不下来。她经历了半个旧社会，身上保有中国断代之前的道统和文化，气脉和天养。她是中国最后的奇迹。中国女性或男性中，或有勇敢而坚毅者，缺少她的才情和学养；或有美丽、俊秀者，缺少她的悲悯和善良；或有饱学多思者，缺少她的直觉和灵性；或聪慧敏锐者，缺少她的单纯和质朴；或有仁爱儒雅者，缺少她的多情和妩媚……。浑浊的眼睛穿不透洁净的心灵，过度的近距离，走不进圣者的心胸。平庸的生命，不能生长高贵的境界。我相信，历史将宣判她无罪，不是在今天这个卑琐的时代，也不是以时代的软弱和无知、狡猾和私自、猥琐和局促我辈自我宽慰者有资格评论的。

江南四月末，林昭怆然上路。黯然无语。

“我默默地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近切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了要说的话。”（林昭狱中血书，引自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那个龙华机场的跑道上，嘴里塞着塞子，脖子绑着绳索，双手背后反铐。身上还是那件病号服，输进去的葡萄糖刚刚融进血液里……，监狱里机场远不远？她晕车吗？她在心里说了什么？那些罪恶的齷齪的骯脏的爪子，和那些爪子们所属的行尸走肉无法知晓，他们所亵渎所枪杀的，是拯救他们的美丽和圣洁。在那不堪的方式中，她极度清醒的大脑受尽折磨。

“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林昭狱中血书，引自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

她挣扎了一次，终于倒下去。接着升起来。

“在沉寂的日子里，你喊叫；在疯狂的日子里，你清醒；你流进最后一滴血为着亲爱的祖国；你在阴霾中死去，必定在晴空下复活”（林昭狱中血书，引自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

茱萸花飞归何处？却看花开年年时。

祭于 2008 年 5 月 3 日
美国 蒙哥马利村，茱萸花谢时

走向十字架

——民主斗士林昭殉难四十周年祭

蒹葭

一天，我无意中打开了一个网页，我带着姑且看看的心理，进入该网页的纪念文选，当我将摩罗先生所写的《林昭年谱初稿》读完，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形象，这不是鉴湖女侠秋瑾的重现吗？文章里迸发出一种追求自由，反抗奴役的力量。我急切的想看一下这位女中巾帼的照片，我点击了相册，画面中所展现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她，就是林昭，我内心一惊。

她是那么的单纯，可爱，她的笑不是刻意做作，而是自然的流露。我脑海里闪过一段文字，是《马太福音》18章1至5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这个时代充满了诡诈如云，有几个人还能像小孩一样单纯，可爱。可是，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如孩子一样单纯，如男子一样坚强的女子，今世不多见也，她被她的北大同学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作家张玲说她是“娴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

我顿时爱上了这个女孩（如果让我回到那个时代的北大，我一定会爱上她）！不仅爱她的美丽，还爱她的哀民生之多艰。如刘半农的诗所说的一叫我如何不想她，她消失在中共的红色暴政中，却活在无数良知者的心里，当人们在暴政之下习惯于屈从时，这个女孩却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她发现貌似单纯的动机中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她写道：“青少年时代的左倾毕竟是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她

发现这场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如宣传的那么圣洁伟大，她敏锐的发现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是“抢光一切人的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所采取的“阳谋”。让无数的知识分子成了阶下囚，在“大跃进”中，无数农民活活饿死，被专政机器送进了坟墓。她发现历史竟然如此的吊诡，在一首悼念舅舅许金元的诗中沉重的写道：“甥女在红色的牢狱里哭您……，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同胞，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她看透了毛泽东专制暴君的嗜血本性，她的诗《无题九章》写道：“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祇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这首诗写的豪气干云，把老毛窃取天下的阴谋昭然若揭，你所谓的胜利不过是建立在人民的血泊和尸骨之上，你所谓的光荣不过是骄奢淫欲，荒淫无耻。一个在大饥荒时，还公然命人在湖南大修滴水洞行宫，让女人如上菜般贡入的人怎么可能爱他的人民呢。一个只对自己的主观，客观负责的人，怎么可能对天下苍生负责呢？一个只会今生恣意享乐，不顾身后洪水滔天的人，怎么可能拯救别人。

如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储安平所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向中共要民主，自由，无异于与虎谋皮。而林昭却泰山石敢当，勇敢的站在反抗暴政的前列，林昭反抗暴政靠的是刀剑和面包吗？不，是靠上帝的爱和他赐予人的属灵本性，《约翰一书》4章18节写道：“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正是上帝的爱让她坚强的挺立在腥风血雨中，她的文字中反复出现“苦难”二字，是上帝的爱让她看清了中国的苦难，在上帝的爱里，她看到了奴役他人的人，在内心也同样受到魔鬼撒旦的奴役，所以她对迫害她的人，同样带着爱和怜悯，她写道：“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上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甚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

所赋予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承受和担当的道路，更是一条爱和忏悔的道路。耶稣走向十字架，是为了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林昭反抗暴政正是履行上帝所命的光和盐的使命，让光照亮暴政的黑暗，让盐做防腐剂。用爱去反抗暴政这是一个条充满鲜血的荆棘路，也是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无论暴政如何强大，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人性虚幻的废墟上，当极权在人心底腐烂的时候，就是人们摆脱奴役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暴政在基督爱里化为尘土。林昭，已在天国的神的儿女，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极权制度和专制政府的垮台，有一天，我们能真正生活在和平的阳光下。为了那一天你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我们相信那在阴霾下死去的，必在晴空下复活。

-----写于 2008 年 4 月 7 日

荣耀归于上帝，该文的写作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林昭——血与自由的献祭

赵启强

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中遭遇，曾经是很多文学和历史文化作品的主题。这类作品数量不少，但真正要对这两段几乎可以连成一线的历史有更深的挖掘，还需要我们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有更深刻的体制追问。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摘取其中的两个片段，只表现两位女性知识分子为坚持真理而焕发出来的人性光芒以及她俩所遭 受到的惨绝人寰的悲剧。

这两位女性知识分子是林昭和张志新。

我们没有妄图用这么简短的章节去塑造两位普罗米修斯式的女英雄，也不准备以她俩所经历的人间地狱般的苦难去控诉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不，在她们的苦难面前，任何文字的表述和控诉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只希望以她们经历苦难的万一，来彰扬中国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的不屈不挠，并以此证明，即使有过胡风式的文字狱，即使有过比“胡风反革命集团”更甚的惊天动地的苦难，也无法使知识分子屈服、无法使知识分子忘却自己的职责和良知；我们还希望通过这两位优秀女性的苦难，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堕落的悲剧一个历史的注脚——权力无法靠铁血来彻底绞杀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和精神……

林昭，江苏苏州人。1954年，22岁的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林昭美丽、才华出众，当学生期间担任《北大诗刊》、及北大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编委。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1957年，23岁的林昭打成右派，1960年10月因参与“反党反革命小集团”入狱，1962年初被“保外候审”，同年12月再度被捕入狱，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终年36岁；1980年平反。

林昭的冤案，从铸成到平反，都没有引起国人太大的注意，在中国，被划成右派的有55多万，最后属于错划平反的也有50多万（除了罗隆基、章伯钧这两个大右派，好像没有听说过还有不是错划的！像北大被划为右派的师生是800多人，最后全部属于错划、全部平反了！）所以林昭1957年被打成右派和1980年彻底平反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林昭所经受过的非人间的苦难是她被枪杀 30 年后的 1998 年，由中国很有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连续五次刊登有关林昭的纪念文章而被世人所关注的。作家摩罗因此写道：“在林昭殉身 30 年之后，世人终于从历史的黑暗天幕中发现了一丝曦光，隐隐约约看见了林昭的鲜血，这丝曦光就是从《南方周末》的文字缝隙里透露出来的。”

——1998 年 5 月 29 日，《南方周末》发表《没有哀荣——林昭》。当时正值北大百年校庆的高潮。文章询问道：“正在欢庆北大百年校庆的北大人，不知是否还记得他们的 优秀女儿——林昭罹难的日子？”在赞颂了林昭的献身精神之后，作者呼吁：“1981 年，林昭冤案平反，但她没有获得如张志新般的哀荣。让我们记住林昭！”

——1998 年 7 月 10 日，《南方周末》发表吴浪文章《被埋葬的诗章——追忆林昭》。

——1998 年 9 月 4 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纪念林昭这位令人尊敬的自由战士》。

邱隐帆公布了丁芸女士的狱中日记，称丁芸与林昭囚禁在同一间囚室，与林昭一起经历了那段阴暗的日子。

——1998 年 12 月 11 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徐列的专访《张元勋：从绚烂回归平淡》。张元勋回忆了她与林昭的交往和以未婚夫身份去监狱探望林昭的经过。张元勋说：“直到我被捕前，林昭是平安的。她如果一直保持她的审慎，她完全可以度过那个风狂雨骤的年代而走到今天。但她在一批北大人相继入狱，全国景象一片肃杀的情况下，竟不可自己地按着自己的良心走了下去。在五七年的北大人中，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林昭的事未能家喻户晓，是我们活着人的悲哀，也是我们负疚之极的事。”

——1998 年 12 月 25 日，《南方周末》发表编辑小巴子《高贵的林昭》一文，称赞林昭“是我们民族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一根孤独的标竿。即使像我这样麻木已久的心，今年以来也不能不为林昭而一次次地震动。她使我看到，我们活得多么渺小和萎缩。”并质询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刽子手良心发现，说一声是我杀死了张志新，是我杀死了林昭？真的，我一直在等这样一个声音，像等待世纪末应运而生的民族英雄。但是，仍然没有见到忏悔，没见到良

心发现……因此我深深地忧虑着：一个隐恶的民族心理，会不会是反复作恶的心理基础？”（摩罗：《圣女林昭复活记》）

在遇难 30 年之后，林昭的名字终于引起了身处盛世的中国人的高度关注。许多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摩罗、余杰、钱理群、秦晖、章立凡、江菲、徐列、林斤澜、方方、范泓、丁子霖、彭令范、张元勋、张玲，和更多不著名的亲友、同学、大学生、网友纷纷寻找着林昭殉难的荆棘路，寻找林昭的灵魂……

这段尘封了 30 年的苦难记忆终于重见天日，终于让莺歌燕舞声中的中国人感到了些许痛楚。

其中，林昭的北大校友张元勋的回忆文章，更是深深地震撼了无数中国人。

张元勋是林昭苦难的当事人、目击者、见证人……

1957 年，在“向党提意见”的号召声中，怀着追求真理、鞭笞丑恶的激情，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写下一首小诗《是时候了》——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首响应号召的诗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热血青年心中涌动的激情；在那个时代，哪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过这样的激情？

然而，几天以后，张元勋的诗被当成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煽动，他本人在北大某食堂受到了猛烈地批判，各种反革命帽子扣向了张元勋。

当左派的猛烈批判对张元勋的右派言行轮番讨伐之时，当张元勋难以招架而陷入沉默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此前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跳上餐桌的那位学生就是林昭。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跳！林昭用自己那柔弱的身躯体现一个知识分子在捍卫真理、良知时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勿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中华文摘》2000年第4期）

好一个林昭，好一个巾帼英雄！

林昭的拍案而起，不是感情用事，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匹夫之勇；那一刻的她，已经对中国的政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她是带着为真理而下地狱的勇气跳上那张桌子的。当晚，她就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

林昭的预感很快就成为现实，和800名北大师生一样，林昭被划为右派，并且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人间地狱式的殉难之路。

林昭在北大的反右斗争中，经历了被批、被斗、被关押、被凌辱的全过程。但这都算不了什么，毕竟北大有800人、全国有55万人都经历过这一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过程。

如果，林昭从此变得老实起来、变得现实起来，如果她懂得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好汉不吃眼前亏”并从此沉默起来；甚至从此麻木起来——对黑暗和罪恶不再仇恨、不再愤怒，对人民的苦难不再揪心、不再痛楚，更不再有知识分子大济天下的抱负和激情，那么，她的灾难也就到此为止，唯唯诺诺地挺过二十多年，她总会等到平反，等到解放啊！

如果林昭能背叛真理，背叛自己的人生理想，那么林昭就不会遭受让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向祭坛的悲剧！

可是，林昭没有沉默，也没有麻木——林昭的悲剧就在于她没有麻木，更没有背叛！——被打成右派后，她吞食大量安眠药，以死抗争，当被校方讲抢救来之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又向北大当时的领导说：“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因为林昭的“态度恶劣”，对她的处分升级，宣布对她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向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到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1960年，当中国因政治家的失误而忍受着空前的饥饿时，保外就医而刚刚走出监狱的林昭和几个热血青年，对仍在继续的极左路线表示了批判和抗议，并编写了一本名为《星火》的油印刊物，发表他们批判极左政策、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

这帮热血青年，为政治热情驱使，学习国际共产运动，并从《南共纲领》中读到与中国的类似之处。他们参考借鉴南共的改革意见，写成一份建议书，准备寄给有关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当年林昭被捕，一直到1962年保释出狱；

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

1962年9月，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的创办而再次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此次入狱到她被杀害的1968年，六年时间，林昭从未停止过抗争：

——她当面斥责监管人员的非人道行为，并以绝食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作为囚犯的权利。她在监狱里喊出了“还我人权与自由！”

——她多次以笔墨（当笔墨被没收后，就以发夹为笔、以自己的鲜血为墨）向有关部门对自己作无罪辩护，并声称“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针对《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罗列她“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大义凛然地批驳说，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

——林昭这些用血写成的文字，不仅仅是为了对自己冤情的申辩，牢狱中的林昭曾经三次致信《人民日报》编辑部，重申自己的政治信念，强调政治民主化，并自称是“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

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林昭处处都流露出对专制制度的控诉和对民主自由的呼唤。

在这封信里，林昭写道：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

“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身受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

这是以血字凝成的言说！这是真正鲜血；在这封书信前面，有林昭用鲜血在血衣上写下的前言。

《血衣题跋》：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

人民日报当然没有回信，当然不会回信，反叛者的鲜血和生命，当然不会得到重视；别说重视，就是轻描淡写的一瞥也没有，轻蔑的一眼也没有！

回答林昭的，只有人间地狱般的折磨。

林昭敢于在一个个人崇拜的时代，说出“绝对权威只是利于教条、宗派”的批评，她，必死无疑！

林昭敢于在一个极权时代，提出“政治民主化”诉求，她，必死无疑！

林昭敢于在一个呼喊专政万岁的时代，要求“人权和自由”，她，必死无疑！

可以说，林昭是怀着必死的决心进行抗争的。

对权力来说，索讨生命是太容易的事，所以它不愿意如此轻松地了断林昭的生命；权力更看重精神上的制服，它希望林昭即使不能“心服”，起码也要“口服”。

“口服”是权力保存自己威严的底线，是权力强制所有人——尤其是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中国人，必须给予的敬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口服”也是权力建立秩序的最低纲领——如果民众连嘴里都不服了，那权力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于是，权力与人的斗争开始了：一边是掌控着军队、警察、监狱的权力，另一边是一个美丽的、柔弱的、尚未婚配的江南女子……

用林昭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

最先的制服方法是打掉林昭的自尊：将她调到“大号”里，与妓女、女流氓关在一起，让这些社会渣滓每天开批斗会斗争她、蹂躏她。

那些女犯因说不过她而气急败坏，再加上这是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她们对林昭的殴打十分凶恶与残忍。

1966年，刚刚出狱的张元勋为了感谢林昭对自己的声援，专程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探望林昭。他是林昭未婚夫的身份才得以探监的。

张元勋记录下这位屡遭权力蹂躏的北大才女当时的外在形象和精神面貌：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

“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

在十多个管教干部和带枪的狱警注视下，张元勋希望她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林昭坦然地回答，“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接着，林昭当着那许多看管、狱警的面，林昭说出了那些娼妓、女流氓对她的肉体摧残：

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

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

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北京《今日名流》杂志 2000 年 2 月号）

经历了二千个日日夜夜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林昭还能有这样的锐气控诉和斥责权力的暴虐，这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给世界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写上力透纸背的一页；

而权力对这位柔弱的才女没完没了的肉体折磨，也可在专制史上留下罪恶的一页——监狱方面曾经将她两手反拷了 180 多天！

“在林昭被关押的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有过一些出狱的囚徒写出那里的状况。监狱中公然宣称，‘共产党讲究政策，不打骂犯人，但犯人反改造，可以带上刑具——即手铐，越反动就应该铐得越紧。’监狱合法使用的手铐，就以折磨为目的，百般使用，成为酷刑。据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 7 年的陈文立回忆，有所谓‘穿心铐’、‘扁担铐’、‘飞机铐’、‘猪猡铐’、‘吊铐’等等。

轻则‘皮肉磨破出血’，‘越来越痛，但不会痛得昏过去’，重则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昏过去，会造成终身残疾。”（林达：《林昭在为我们寻找——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观后》）

就是这种“讲究政策”的酷刑也用在了林昭身上，用在了这个弱不禁风的女性身上；迫害的理由仅仅是她要思想，要争取人类最起码的自由，那种如洛克所说的“最低级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

于是，在那个据说是中国接受现代文明最早的上海，就有了中世纪般黑暗和野蛮！

林昭在狱中回忆录里写到：“……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他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铐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是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作，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女性生理特殊的情况之下，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一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人间地狱，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轻人提出愤激的抗议时，他们竟恬不知耻地回答：手铐不论怎样戴或戴几副可不曾有过规定。”（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林昭，不再被遗忘》）

这真是叫人毛骨悚然的文字，180天的反拷，连吃饭上厕所都不给打开，在此之前，在此之后，人类对囚犯的虐待，有超越这个极限的吗？！

当我们为伊拉克的囚犯、塔利班的囚犯被虐待的“虐囚”事件表示谴责和人道主义声援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当年施加在这位年轻美丽、才华出众、热爱真理的女人身上的罪恶，请不要忘记林昭所经历过的这种惊天动地的苦难！

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是在监狱医院接受治疗时，被拉出去接受死刑宣判的。据监狱医院的一位医生回忆，林昭因大咯血而送进监狱医院，人瘦得还不到70磅。当天上午，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当时她还在吊葡萄糖，那几个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不畏惧并从容不迫地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说不行，随即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着走。

林昭的死刑判决是在监狱的公审大会上宣判的。和林昭同狱的一个犯人，后来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讲述了公审大会上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

林昭是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的。第三天，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从乡下回上海休假，有人在楼下呼叫她母亲许宪民的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见来人是一位公安人员，令她很是惊诧。

“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来人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神色，只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北京《今日名流》杂志2000年2月号）

权力对生命的漠视居然到了如此程度！权力对人的杀戮居然理直气壮到了如此程度！难怪当林昭死难的细节在报刊上披露出来后，会让那么多具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剧烈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痛楚。可以说，这些年对历史的反思和历史真相的寻找中，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能像林昭的殉难那样触动了某些中国人的神经，感动了某些中国人。这些年，主流媒体年年都有“感动中国”之类的评选活动，不知那些编辑们、评委们、主持人可想到过林昭；或者，可听说过这么一个苦难的名字？！

但这些血淋淋的文字毕竟感动了一些人、感召了一些青年。新华社一位年青记者，毅然辞去公职，要用自己的青春去寻找林昭的灵魂。要把被这个“钱”的时代所遗忘了的殉难者的精神寻找回来。

这个青年就是胡杰。

胡杰用了5年时间，耗资十万，辗转几万里，采访了近百人。“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了”；因为“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江菲：《寻找林昭》）

胡杰终于将林昭寻找回来了——当胡杰和他那部一百多分钟的电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荧屏上出现后，胡杰与他所召唤回来的林昭的灵魂，一起感动了中国——

摩罗说：“胡杰完全是以林昭精神在拍摄林昭，他代表了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真相的寻找和对于血腥记忆的捍卫。他的努力是对林昭精神的最直接的继承。当我们观看这部片子时，打动我们的不只是林昭，而是由林昭和胡杰构成的一种精神血统，一条精神链条……”

中国青年报记者江菲说：“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江菲：《寻找林昭》（中国青年报 2004 年 08 月 11 日）

章立凡说：“独立制片人胡杰先生，以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电影人的特殊视觉语言，无情地干预了每一位观众的生活，不管你是自愿观看还是偶然得见，都会被这部撼人心魄的片子击倒，而且永无遗忘之日。我至今无时无刻地感到，林昭在离开这个世界三十六年之后，仍在目光炯炯地逼视着我们……中国有北大，北大有林昭。此北大之殊荣，亦北大之悲哀。惟请北大人思之鉴之，思想界思之鉴之。来者可追，毋使后人之复哀后人也。”（章立凡：《中国有北大，北大有林昭》《五柳村网站》2004.4.12）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组织学生观看了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后，撰文写道：“林昭的老同学，一些白发老人纷纷赶来，他们看完后拥着胡杰哭了。我想这是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青年时代的影像，看到自己的追求、牺牲被后一代的人所承认和尊重，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命被肯定了……”

艾晓明女士在文中谈到她 80 岁的父亲也受过类似的迫害，但“一直没有人来说一声对不起，可能他一生也等不到这一天了。那一代人，年轻过、活过、爱过，求索而幻灭。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年代，我们以为，抗争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林昭的故事有了一个不同的结局，它所掀动的历史记忆因此改变了。”

胡杰让艾晓明教授看到了她不曾看到的另一种历史记忆，那就是林昭“以自己的青丝白发、伤痕眼泪、涌流或枯竭的经血、背拷 180 天的所有创痛以及狱中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肉搏……拷问我们对身体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征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着刺破自己、手臂创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吴敏回应这篇文章时说，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而我还要说，她的身体，是‘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思想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实践。

林昭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限度。”

（艾晓明：《林昭给我们的精神挑战——给友人谈林昭》《世纪中国》2004 年 6 月 17 日）

林达说：“我们开始认毛泽东为父亲，我们开始呼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在我们的口号声中，1968年，林昭倒在血泊中，和林昭同案的张春元、杜映华倒在血泊中。我们的少年时代，和林昭一样，被革命的血污染红。”

也许，这就是胡杰要寻找林昭之魂的原因。也许，这也是有人要阻挡寻找林昭之魂的原因。（林达：《林昭在为我们寻找——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观后》。）

崔卫平说：“胡杰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被遗忘的林昭鲜活地带回到人们当中来，让这个精神上的冤魂、孤魂重新回到亲人们的怀抱”；崔卫平还说，“我印象较深的是，她于1957年在北大作学生时就用‘极权主义’形容当时的社会，是很了不得的。那时，‘极权主义’这个词在国际社会也是才浮现不久，正在讨论的。这是现代社会特殊的专制现象，除了暴力以外，还有思想的控制。她在1957年就使用这一概念，表明她对社会的了解，她的思想是非常深刻、非常彻底的，挺前卫的。”（崔卫平：《寻找林昭的灵魂》《南风窗》2004年4月）

.....

对林昭的悼念，可以说是中国人良知的一次检阅，一次对民族精神实施的最虔诚的洗礼。

作家摩罗称2004年是“林昭年”，一点也不为过。

2004年清明前夕，32位上海网友举行去苏州祭扫林昭墓的活动。他们在车上观看了胡杰拍摄的专题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他们来到林昭墓地时，遇上包括胡杰在内的来自苏州和南京的十几位朋友，他们共同缅怀林昭，对胡杰的工作表示隆重感谢，并捐款支持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后期制作。

2004年4月22日，林昭亲友和同学在苏州郊外灵岩墓地举行林昭骨灰安葬仪式，骨灰是一位上海女性秘密保存几十年之后刚刚公开奉献出来的。到会者共56人。仪式由林昭舅舅许觉民和林昭妹妹彭令范主持，许觉民先生宣读祭文：

林昭，今天是我们将你的骨灰下葬的一天。你离别人世已经有三十六年了，经悠悠岁月才找到你的骨灰。骨灰盒中还有你母亲保留下你的一缕头发，一块你随身用的丝巾，现在随着你的英魂一起下葬了。

林昭，你被迫害的痛苦，如此的深重呵！现在，聚集在你墓前的，有你在新专的同学、北京大学的同学和你的亲友们。我们都怀着极其沉痛的敬仰的心情向你祭奠。

苍天茫茫，痛心如割，林昭，你安静地长眠吧！

你走过的那个世纪是个悲惨的世纪。在那些黑暗的年代，不少先驱者为了追求真理奋斗不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的生命之被摧残分外地惨烈，我们完全理解和敬佩你视死如归的精神。你的不屈，你在监狱和就

义前的英勇姿态，你追求真理的锲而不舍的意志，永远教育着我们，我们永远永远地不会忘记你。名人黄宗羲的诗句中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你的弦歌至今不绝在祖国大地上传播。

林昭，你安息吧！

（见摩罗：《圣女林昭复活记》燕南社区 2004年7月4日）

真是痛苦的记忆，真是血淋淋的文字，写出这样的文字需要同样的勇气和经受痛苦的能力。

笔者在记忆的责任和写作的痛苦中矛盾——要不要把计划中的张志新再写出来？这位同样出类拔萃的女英雄，这位离我们更近的牺牲者，走过了与林昭完全相似的苦难历程：同样是执着于真理的知识分子，同样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就有勇气喊出了我们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后才能认识、或才有勇气公开说出的真理；她俩因此而承受的人间地狱般的磨难，可谓我们时代苦难和抗争的象征。

我决定写下去——为了记忆的责任。我们不能回避，不能让时光冲刷掉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奢侈一点，我们还希望30岁以下的中国人在熟知港台和大陆各类明星的同时，还能知道张志新这个名字！

在张志新的苦难中，权力对人的戕害，对肉体生命的蹂躏甚至超过了林昭。面对张志新的苦难，无论我们的神经是否承受得住那血淋淋的惨状，我们都必须记忆。

我们无权忘却——尤其在这个遗忘的时代。

2007-11-6--2008-1-22

“殉道者”林昭

钱理群

还不只我一人
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
他们是不是
你的伙伴，你的同志
“为什么
不能用
柔和的调子”
为什么
非得搬出
这么一大堆

吓得坏人的名词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于我这样一份光荣。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一日，四十年前的这两个日子，是应该永远刻记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心上的：四月二十九日，是我们民族的“圣女”林昭受难的日子；而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刽子手来到林昭家中，向她的母亲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同时也就将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永远地！

林昭早就说过：“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枪弹费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的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可见这样的结局她是有精神准备的：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懂得这个体制。但她仍然关心“死法”问题。她说：“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下亦云不幸之幸矣”，而“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要求“光天化日之下”的“死”，“而竟不可得！”（《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以下引文如不专门注出，

均引自此 文)

同样是民族的良知的鲁迅（他是给林昭以精神影响的前驱者之一，林昭曾用自己的血将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在监狱的墙壁上），在三十年前（1936年4月7日）的“深夜里”，也写过这样的文字：“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鲁迅同时指出，“‘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这是“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到得要失败了”，这才“秘密的杀人”。鲁迅因此而愤言：“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写于深夜里》）。——鲁迅写的是国民党的监狱，“暗暗的死”的，大都是反抗的革命者。而现在，“暗暗的死”的命运，却落到了当年的革命者和林昭这样的追随者身上，而今天的监狱正是以“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对这样的结局，鲁迅虽有所预料——他就预言过自己可能被胜利了的革命者所杀的命运，但他如活到林昭的时代，身临其境，大概也会觉得更加“残酷”而“惊异”吧。

但这却是鲁迅所绝对想不到的：还要将这样的“暗暗的死”向死者的母亲明示，并索取“报酬”。因此，林昭的妹妹在日记里所记下的母亲的反应，是真正惊心动魄的：“当我哥哥在‘四一二’事变罢难后，我一直将实情瞒过你外婆，对她说你大舅舅去苏联学习，她有些怀疑，但一直盼望着。他们这些凶手也没有上门来向她要子弹费呀！子弹费，哈，哈，哈，这是最大的讽刺，这个政权竟向我要子弹费，让子弹穿过我亲爱的大女儿的胸膛，上帝惩罚我也未免太过分了，世界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人道和律法了吗？”“是谁杀了她？不是敌人杀了她，而是我几十年紧紧追随的理想的化身，是我害了她，我真是后悔莫及呀，我为什么从小灌输给她那么多的正义感，那么多的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信念？罪魁祸首是我，我害死了自己的亲身女儿——”（彭令范：《日记一页》，文收《走近林昭》，明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怀着“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信念”和“正义感”，“舅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母亲”将舅舅的信念和遗志传给了“女儿”，女儿也走

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却在革命胜利以后，因为坚持舅舅的，母亲的，也是自己的信念，而被“新政权”以更加残酷的方式所杀害。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里包含了怎样的历史教训？

（一）林昭的道路

林昭在狱中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首先强调的是“母系的长亲”对自己的影响，称他们为“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当然首先是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为中国共产党苏州党组织的负责人，“四一二”事变后，牺牲于南京，尸体被装在麻袋里沉入长江中。她的另一位堂舅许觉民也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而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在中学读书时就追随其兄参加革命，并获得“红衣女郎”的称号。抗战时期，她又任国民党专员，在苏州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不幸被捕，受尽折磨而坚贞不屈，被誉为“苏州巾帼英雄”。以后，又积极支持共产党地下工作，为其提供电台和收发场所。如回忆者所说，林昭从小在“大舅父的召唤和母亲的感染”下，就对革命和革命政党有着“奇特的亲情”（参看陈伟斯：《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文收《走近林昭》）。她后来在中学读书期间，就参与筹组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并一度参加了苏州地下党中学生支部，因此而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林昭年表》，收《走近林昭》）；在1949年以后，立刻参加革命工作，这都不是偶然的。

林昭的狱中回忆，还谈到她在教会学校景海中学读书时，曾在美国传教士带领下，“受洗进教”，并说到自己“在教会学校形养成了做事喜欢讲究效率，诸事喜欢痛快的习惯”。这也同样构成了林昭的一个重要的成长背景。而有意思的是，对于林昭，“进教”与参加“革命”是并行不悖，而且是十分自然的。在她的理解中，“革命”与“宗教”（基督教）在观念和信仰上存在着根本的相通：都是追求人性的完善——林昭说过，“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时，最应该注意的是她“灵魂深处的那份人性”，这一份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都是追求爱，特别是同情弱者的博爱，追求思想的自由、独立，人的解放，人与人的平等，并且都具有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对

于少年、青年林昭和她那一代人，“革命”就是他们的“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林昭考入北京大学，她理解的“北大精神”，也首先是这样的革命传统。在1957年春所写的刊载在《红楼》第三期的《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二十周年祭》一文里，她有了一段深情的阐述，很能说明她的革命观，此文未见于有关林昭的文集中，不妨将其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在图书馆，在资料室，当我从那些纸张已经变黄的报刊中找寻着阅读着李先生的遗作，我感到和解放前开始接触鲁迅杂文时同样的心情。我分明看见了一双目光四射的斗士的眼睛，和一颗沉毅、勇猛的斗士的心。

尽管是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我的心激动地撞击着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长——’。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直到倒下，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一条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将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事实：影响林昭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和感悟的，还有时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据回忆者说，林昭读过马寅初先生于1927年所写的《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并特别欣赏这样一段话——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远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向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参看马嘶：《林昭的人性光辉》，文收《走近林昭》）

争取思想的自由和解放的“斗士”和献身者，殉道者：这就是林昭心目中的革命先驱者的形象；为追求真理而牺牲，“虽釜钺加身毫无顾忌”：这就是林昭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而且她是自命为“后来者”的，她很快就以自己的行动，加入了这样的“永远”为后人所“崇敬”的先驱者的行列。

应该永远为今天的北大人所怀想的，还有后来马寅初校长和林昭，都把自己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化作了实践：1959年，当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马寅初坦然发表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我们今天已无法知道林昭是否看到她的老校长的大义凝然之言，但她自己也在狱中发出铮铮誓言：“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寡不敌众，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我也绝不放弃斗争！

因此，尽管以后残酷的现实的教训，使她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选择有了许多反省和反思（这是我们在下文所要详尽讨论的），但她从未有过任何的忏悔。她在狱中回顾这段道路时，这样写道：“这个年青人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三字还只意味着迫害，逮捕，监禁，枪杀等等，而并不意味着什么‘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战友当年所指斥的‘米饭与肉汤的香味’！故这丹心一点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而“当时据着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则是“安抚无术而只镇压有方”，“当初这个青年——这个少年便也是上过城防指挥部黑名单的学生之一”。林昭显然对自己的“丹心一点”，那样的青年的反抗精神和激情，那样的“丹心为国，肝胆相照”，“热血”沸腾的年青时代，是一直心存怀想的。她之所以一再将自己称为“年青的反抗者”，不仅是因为她这时的年龄只有三十多岁，更是表明了对青少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和激情的一种坚守。而她在狱中仍不忘“三十七年前”

舅父牺牲的日子：“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家祭》，1964年4月12日，收《林昭诗集》）林昭对从舅父那里传下的精神传统，是十分珍惜的。

当然，林昭和革命，特别是和革命的中国现实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至最后的决裂，更是不可忽略和否认的。

如林昭的妹妹所说，林昭“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心，炽烈的爱或许过分的恨。这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个性”，林昭还是“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同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因此，她和革命是应该有天然的亲和力的。但她又柔弱而多愁善感，泛爱而有洁癖：这都是革命者之大忌，在中国是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像她那样，一面参加革命工作，写着《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样的革命文章，一面却在私人通信中写着“今宵归梦何处，故园芳草青青。秋风深巷里，寂寞起三更”这样的诗句（《1952年10月2日给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诗集》），自会有格格不入之处。于是，要遭到批评，“帮助”，乃是必然的；却又激起了更大的烦恼和痛苦，有诗云：“恶名素著，坏事齐归，百身莫赎，百口何辨。谁知清夜流血，衷心更比黄莲苦”（《1952年3月13日给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诗集》），敏感的她显然把自己的痛苦夸大了。而这样的夸大本身，大概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吧。

林昭在狱中回忆中谈到的三大创伤或许是更为严重的：一是“在农村工作时期所受到的恶意报复，无理打击”，二是“在民报工作时期负病未得公费治疗”，三是“肃反当年由于所谓‘人生观消极，恋爱观不正确’这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加于莫名其妙的组织处分”。这都是从个人的境遇中接触到革命的阴暗面。因为肃反中的实际感受，而开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反思，则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研究许多“右派”（例如林希翎、谭天荣、刘奇第等）的经历时都有类似的发现。而对林昭来说，最让她羞愧难言的记忆，却是她在“大义灭亲”的号召下，曾以不实之词检举过母亲，据说她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了忏悔，并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参看陈伟斯：《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收《走近林昭》）这里所说的“大义灭亲”涉及到所谓“革命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强制和家庭“划清界限”曾是我们那个时代许多人都经历过的精神苦痛（参看拙作：《“遗忘”背后的历史观和伦理观》，文收《六十劫语》），这或许正是林昭对中国革命的反思的一个重要契因。

尽管有着这些心灵的阴影，但一九五七年“五一九运动”以前，林昭就其总体的精神状态而言，仍然沉浸在革命所带来的欢乐中。这集中体现在她发表在《红楼》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署名“任锋”的那首短诗：“世界是这么广大/友情

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呵/ 我们又这么年青!” (《黄昏》) 而且还有这样的诗句: “你看欢乐的队伍狂潮般从身边涌过, / 对脱下镣铐的自由人民睁着笑眼。/ 啊, 我的祖国, 亚东威严的醒狮, / 她不也正睁着自豪的笑眼看世界!”

(《石狮》, 收《林昭诗集》)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林昭对她已经感受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阴暗面的回避和遮蔽; 恰恰相反, 在 据说是林昭起草的《红楼》第二期《编后记》里, 这样写道: “我们希望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 不仅歌唱爱情, 歌唱祖国, 歌唱 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 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 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 烧毁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对文学批判功能的强调和呼 吁, 显然表现了林昭和她的朋友内在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激情。同一期发表的林昭的《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 正是对流行的对诗歌、文学、爱情与劳动、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的质疑和调侃,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林昭对时代主流观念的质疑, 这对她以后思想的发展, 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林昭对 5 月 19 日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 由此引发的“五一九民主运动”, 和大多数北大学生一样, 应该说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后来有人回忆说, 林昭在运动初期持“中间 偏右”的立场, 大概是有道理的。(沈泽宜: 《我和林昭》, 文收《走近林昭》) 她对运动一开始就提出的“取消党委负责制”、“废除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 档案制度”、“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激进的政治要求可能不甚了然, 但对她的友人沈泽宜、张元勋在《是时候了》一诗中所提出的“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的召唤, 却是会引起共鸣的, 其基本思想正是林昭在前引《红楼》第二期《编后记》里所已经提出的。因此, 当有人在《我们的歌》里, 指责《是时候了》的作者“仿佛是白毛女伸冤”, 以教训的口吻说: “真理的力量/ 并不在于/ ‘真理揭示者’姿态的/ 疯狂”, 并且表示“我们缺乏/ 你们那根/ ‘沉重的琴弦’/ 我们并不像你们/ 经常‘在背地里/ 不平/ 愤慨/ 忧伤’。/ 要放火吗/ 我们/ 也不打算”, 林昭就以她特有的正义感, 拍案而起, 于 5 月 20 日夜, 写了《这是什么歌》一诗。这首诗因为被新闻专业的一位同学抄录在日记里, 而被保存下来; 但《我们的歌》的执笔者却至今还在撰文否认这首诗, 因此, 有必要将其

全文抄录如下——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调子
“我们的歌”唱者
请原谅

我
（并且
疯狂、歇斯底里——
几乎，就差一句
“反革命分子”

是啊，也许
你不曾有过——
那样的日子——
背负着沉重的
歧视、冷淡和怀疑

在
凝定的孤寂里
惘然徘徊
不知道哪儿有
不沉的水
不眠的长夜
一口口
独自吞着苦泪
也许你
一直在青云里

什么是不平、愤慨

忧伤

和你全无关系

所以你缺乏那根

“沉重的琴弦”

也怪不得你

教育关怀我成长的

也是

共产党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党只教我唱道

“咕咕咕，叭叭叭

你真光明，真美丽”

如果，他真受过委屈

就让那基调

“仿佛是白毛女申冤”

又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

“和昨天对比”

难道说

只要比昨天好一点

就完全合理

对党的

缺点

要不要“高声疾呼”急雨

我没有考虑

但是，同志，对于你

如果有一阵急雨
当作你的清凉剂
我倒觉得那是
再好不过的事体

是时候了！
“要严肃地想一想”
应该怎样正确地
帮助同志
如果我们爱同志
“首先想到的”
就会是亲切的帮助
而不醉心于
指手划脚的
满脸义愤的
煞有介事的
自鸣得意

真理的力量
决不在于
维护真理者
姿态的傲慢
因为你
（即使你当仁不让
舍我其谁）
毕竟不能代表真理

可以看出，此时的林昭，还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但她和那些“左派”不同之处在于，她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是一片“光明”：她有着

自己的“阳光下的阴影”的记忆（诗中的有关抒发，是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前引从林昭给朋友信中摘出的诗句的），因此，她也绝不充当“你真光明，你真美丽”的党的歌手。更重要的是，她不承认党就是“真理的代表，化身”，更不用说自命的“真理的维护者”的先天的“傲慢”。在她心目中，真理是高于一切的；而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因而对一切真理的探索者都应该给予“同志的爱”。这是她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也就是她在这一时期反复说到的“良心”所在。

但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的林昭，当然知道，党团的“组织性”要求每一个成员将党当作“真理”一样无条件地“维护”，任何对党的怀疑都是有罪的，更勿庸说公开的批判。于是，就产生了“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这其实是我们那个时代每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都曾面临的矛盾。和林昭同为《红楼》诗友的谢冕在几十年后，还这样回忆：“我承认我当日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天真，轻信，不敢怀疑，而又不能不怀疑，怀疑之后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痛苦。我有一种破灭感，又有更多的惊恐”（《怀念林昭》，文收《走近林昭》）。但林昭的不同之处，就是她的坦诚和无忌无惧；十年以后她在狱中还这样陈述她一生坚守的说话、做事的原则：“我倒并不怕被别人骂几句该死，只经常心怀惴惴地惟恐到了什么时候会弄得自己要骂自己该死。存在着这样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处，它促令我随时随地——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战斗条件之下——（都做到）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坚而不溜，磨而不磷的良心！”当年林昭正是坚守“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的原则，于一九五七年5月22日的夜晚，在“民主论坛”上，公开说出她所感到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据在场者回忆，当有人气势汹汹地问：“你是谁”时，林昭慨然回答：“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昭’！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参看张元勋：《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收《走近林昭》）——这就是林昭！这是她第一次显示她“敢说敢担”的本色。

林昭这句话，一夜之间就传遍全校。立刻有人反驳：“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

良心”（《致林昭同志》），有人支持：“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怀疑”，并引发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

——可以说，正是林昭的直言，唤起了北大学子对自身“奴隶”状态，内在的奴性，以及在这背后的“对权力的畏惧”和“自私自利”之心的反省（杜嘉真：《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这是一个从内心深处，摆脱精神奴役的枷锁，追求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恢复人的“良心”与本性的开始。

在激烈的论争中，北大的学生迅速发生分化。林昭《红楼》里的诗友，就分裂为两大派，并且分别开辟了“民主墙”和“卫道者论坛”，形成两军对立。而林昭却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她既主动帮助主办“民主墙”的沈泽宜、张元勋贴大字报，以示公开支持，又在“卫道者论坛”上的某些文章上签名，表示赞同，一切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依据（参看沈泽宜：《我和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她大概是期待通过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自由论争，走上真正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之路。这也是许多人的愿望；但她和他们都太天真了。

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信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所谓“反右运动”，这是完全出于林昭和很多善良的人们意料之外的。一开始她几乎被打懵了。于是，她出现在开除“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红楼》编委职务的会上，并且作了批判发言，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张元勋在四十多年后对此有一个解释：“‘受骗’，这内容包括地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十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相”（《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当时的林昭尽管感觉到了“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但还保持着对“组织”的某种信任，因此，当以“组织”的名义，宣布她所信任的朋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且编排了她所不知道的许多“罪恶事实”，使她不得不信，特别是还揭发了许多私人生活的“不良言行”（这是历来的所谓“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惯技），这更是有着道德洁癖的林昭所难以容忍的，于是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其实是又一次的上当受骗，因此，八年后（1965年）林昭在狱中和张元勋相见

时，就有了那痛心疾首的一声高喊：“不要忘了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这呼喊，是惊心动魄的。

而且，林昭自己也难逃罗网，连同她的批判发言，都被宣布为“企图蒙混过关”的新的罪行。这样的飞来横祸，猛然一击，反倒震醒了林昭，使她重新审视、思考一切，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新的抉择，并且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不归路。后来她在狱中这样回忆道——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年青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肺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一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这之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点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 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

“林昭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决裂，就从那一时开始，而我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伟大、正确、英明’或者诸如此类的先生们，梁山是给你们逼上的。这个青年曾怀着善良的希望等待着你们——找寻你们的那怕是一点点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后一刻。但在完全绝望之后，我当然不得不毅然抉择反抗的道路！我可以怀抱着善良的希望，却无法怀抱空虚的幻想！生活在现实之中怎么可能靠幻想来过日子呢？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些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己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她更应该做的事情呢？！这期间 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青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

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了！问题就是这么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

“——先生们，林昭早已准备好了负责而且不惜负责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什么。”

就这样，当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屈服于反右运动的淫威时，林昭反抗了！当我们低头接受“改造”时，林昭昂首拒绝了！当我们沉默时，林昭发出了生命的绝唱！当我们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时，林昭在中国更高地举起了民主、自由的旗帜！当我们屈辱为奴时，林昭成了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林昭对“五一九运动”的骨干之一的谭天荣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象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桂冠的分量。无论如何，这一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回忆林昭》，收《走近林昭》》）。

一九六四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对林昭强加“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凝然驳斥，指出：“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最后一息！”

我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里说：“这段反驳词写在一九六四年，也即为‘右派’平反的一九七九年的十五年前，在那样的时刻，林昭对‘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旗帜和传统的坚守，不仅表现了非凡的勇气，更表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说，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在现代中国

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林昭以‘年青的反抗者’的姿态，自觉地将‘五一九’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并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杰出代表，‘五一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者”。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成就了林昭。或者说，反右运动本身就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和“审判者”，这大概是其发动者所不曾料及的。

林昭早就有言：“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二）林昭的思想

林昭在狱中所写的前引家祭舅父的诗中，还有这样的沉痛倾诉：“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http://www.tecn.cn>）

这是一个历史的追问：为什么以摧毁“白色监狱”为使命的“革命”在胜利以后，又建立起了“红色的牢狱”？——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的《失掉了的好地狱》。为什么革命先烈为亿万同胞的解放而牺牲，在“解放后”所建立的新政权的统治下，亿万同胞又重新沦为“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为什么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走进革命的大门，却又落入了专制的陷阱，失去了自由？（<http://www.tecn.cn>）

这同时是对每一个曾经参加或追随革命的人们的良知的逼问：你敢于正视这样的“革命发生异化，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的现实吗？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是麻木，默认，屈从，同化，自觉、不自觉地加入既得利益集团以求分得一杯羹；还是坚持原初追求民主、自由、真理、人性的美好的理想与信念，一方面，对异化了的革命进行新的批判和新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革命本身进行科学的反思和自我反省，不惜因此而再度牺牲一切，以至生命？

（<http://www.tecn.cn>）

历史的无情检验表明：大多数人或被迫或自觉或半被迫半自觉地选择了前者；只有少数人走上了后一条荆棘路，而林昭就是其中觉悟最早、最坚定、最无私无畏的一位先行者。她的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http://www.tecn.cn>）

“还我人权与自由”

在前文已经提到的《失掉的好地狱》里，鲁迅这样写道——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野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是“人类”带领鬼魂战胜“魔鬼”以后，重新整饬的地狱：“当鬼魂们又发出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沦的罚-----”。（<http://www.tech.cn>）

林昭就是这样的因反叛而得到“永劫沉沦的罚”的狱中鬼魂：鲁迅的梦在林昭这里继续延申。

她还另有这样的梦——

“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师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http://www.tech.cn>）

这样的梦，自是意味深长。可以说，它揭示了压在林昭心灵深处的两个梦魇：新的奴役和新的精神欺骗、诱惑与控制的梦魇。（<http://www.tech.cn>）

这当然是林昭的现实境遇，她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个折射。这也是林昭在狱中反复思考的。

于是，她提出了“极权社会”的概念。

她指出，这是一个“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也就是说，社会、国家的极权，不仅体现为“以党治国”，更是在“集中统一领导”即所谓“民主集中制”旗号下的“党内生活的极端专制”，层层监视和控制为基础的。林昭说：“我所在的并非书斋，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论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议论现实”，她正是生活在这样的“非刑残害”的极端“暴行”，而又严密有效的“恐怖制度”中，这里“不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甚至不谈‘盗德’”，如林昭所说，是把专制的逻辑，推行到了“干净，彻底，全部”的极端，而这样的秘密特务的“恐怖制度”正是极权统治的“物质基础，或组织基

础”。 (<http://www.tecn.cn>)

林昭又指出，极权体制是“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这就是作为治国之道的“阶级斗争”的实质。林昭把这样的阶级斗争称之为“在楼梯上打架”，它并不是以客观存在的利益分野为基础——恰恰相反是要掩饰这样的分化与冲突；它是按照统治的意志，人为制造的。其要害就是要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性之恶，动物式的嗜杀性。这正是以追求人性的真、善、美为鹄的的林昭最感痛心的，她不惜以最激烈的言词批判这样的煽动“血和仇恨”的阶级斗争逻辑，是包含着一种隐忧的：她已经敏感到新的空前的大杀戮的逼近和来临，她自己也最后牺牲于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与仇恨”之中。 (<http://www.tecn.cn>)

林昭还提出了一个“极权寡头”的概念，矛头直指“个人迷信，偶像崇拜”。林昭指出，这是“在二十世纪时代条件与中国大陆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而且她明确地意识到，“认识这一点，对于认识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之本质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其时（六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在毛泽东的支持鼓励下，“个人迷信，偶像崇拜”甚嚣尘上，一个全民性的狂热正在形成中。林昭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她的批判，不仅表明了她少有的清醒，更显示了一种罕见的勇气。这也同样包含着隐忧：她向沉迷其中的中共发出警告：“难道不是由于你们的曲意放任，才使独夫习惯于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甚至不考虑行为之后果吗？”而且必然导致“旨在排除异己的倾轧斗争”，对少数“侥幸尚能比较正直善良比较开明通达比较能以民疾为念的一部分人士”实行“肃清”，以“高度统一”于毛一人，这就必然使“多少依然曾有过几页英勇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丧失了正义性，更丧失了生命力”。——这篇完稿于一九六五年的狱中书信，显然已经预感到一年以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了。 (<http://www.tecn.cn>)

林昭还把批判锋芒指向个人迷信、偶像崇拜的哲学基础：“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是完全“不尊重客观存在”，“以主观想望代替客观世界”的主观意志决定论，一方面是“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状态”。而这样的极端唯我主义和不受限制与监督的权力（林昭指出：“在极权制度之下，越是权力中心乃至权力中枢越是蛮横放肆”）相结合，对一个国家民族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林昭说，当一个体制容忍最高的权力执掌者“一贯地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的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http://www.tecn.cn>)

但要维护这样的极权体制，就必然实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实行精神欺骗与控制。这就是极权体制下，极为发达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即宣传、舆论部门。其重视程度及重要性，恐怕也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也许因为林昭是学新闻出身的，因此，她对中国的新闻、报纸的实质有更多的关注、思考，更为尖锐的批判。她指出，中国的报纸是“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就其功能而言，除了“装饰门面”，不断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为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之外，还是“御用的情况中心”，通过所谓“内部（参考资料）”而提供国内情报，以“供捉风捕影”的内部整肃和发动“阶级斗争”之需要。

(<http://www.tecn.cn>)

尽管林昭在书信中一再表示她的藐视：“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呢？”但如前引她的狱中之梦所揭示的那样，那体制的“变戏法”的精神“魔术师”对她的心灵投下的阴影，时时给她以巨大的压抑感。那“进去，进去”的高喊，是一种诱惑，更是精神的控制，它是严峻的迫害以至肉体消灭的另一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摆脱、超然于这样的诱惑及背后的威胁。林昭曾这样描述在软、硬两手控制下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卑琐的生存状态：或为“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唯求分得半杯残羹一口冷饭的‘民主人士’”，或为“怅吟式微，潜歌暴离，但望神兵一朝自天而降的‘社会贤达’”，或为“平时毅士横议，恣谈志孝，一到考验来临，便噤如寒蝉，惟顾苟全性命的‘学界先彦’”，或为“上焉洁身自好，求其独善，下焉寄人篱下，求食高门，而根本态度同为管自己在云端里看厮杀却全不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之民族责任的‘海外名流’”：表现形式不一，却尽入极权体制之瓮中，充当顺民，以至帮忙帮闲帮凶。林昭仰天长叹：“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子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厉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而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呀！”——林昭显然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而毅然承担，但她并不想掩饰自己内心的寂寞。

(<http://www.tecn.cn>)

她更感痛恨与痛心的，是极权体制对年青人的欺骗和利用。这里也有着她自身的隐痛。她这样写道：用“所谓‘国家’、‘社会’、‘人民’等诸般崇高概念”，“迷

惑“青年，‘鼓舞’他们‘慷慨无私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将自己最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掷出”，“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己的迫害、折磨与镇压”，这样的对年青人的利用和镇压，都是最能显示极权体制的非人道的本质的。（<http://www.tecn.cn>）

不难看出，林昭在这里几乎是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史。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为什么会被利用？这样，林昭在反抗外在迫害的同时，更以同样非凡的勇气反省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应负的历史责任。她说：“在严肃而沉痛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自己的责备那是比别人之别有用心地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这就意味着，林昭对极权体制的批判，最终引向了自我批判：这是标志着她的批判的真正深入和她自身的成熟的。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中，称林昭为“一位已经清醒、觉悟了的不被利用的‘青春战士’”，并且说：“在这一点上，林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为在她同时代以及以后，就发生了红卫兵的青春激情被利用的悲剧”。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命运，同样是先被利用，后被镇压。这有力地揭示了中国极权体制的本性并没有变，也不会变，只要这样的体制存在，就会不断重演这样的历史。问题是，年青人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对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危险保持必要的警惕：林昭在她的狱中书信中一再谈及，就是为了警戒后人。（<http://www.tecn.cn>）

我们已经多处谈到了林昭对文化大革命的某种预感和事前警告。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例：

当她看到上海《解放日报》关于“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的论述以后，敏感到在“破旧立新”的革命口号下，“祖国文物古迹”被破坏的危险，立刻发出了“抢救文化”的呼吁，并且说，这是一个“正被非刑残害的青年反抗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在桎梏下以自己鲜活的热血向人们发出的迫切的呼吁”，这样一种拼着一腔热血来保护文化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而感慨，因为在随后的文化浩劫中，已经没有人挺身而出。（<http://www.tecn.cn>）

林昭当然不可能预见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她所做的，无非是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观念，思维，以及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组织基础的锐利批判；她的这

些认识，在中国的六十年代初的中国，不但被官方视为“反革命言论”，而惨遭监禁，而且恐怕也难以被一般人所接受，一定要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血的教训，才会被人们所体认。这大概也是一切先驱者的命运。（<http://www.tecn.cn>）

而我们更关注的，是林昭由此提出的思想命题和历史任务。这就是前文已经引述的“还我自由与人权”的口号与目标。这是从她对中国式的极权体制的前述分析与批判中必然引出的结论，也就是说，这是建立在对体制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而非情感的冲动。我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里，曾经指出：“如果说‘五一九’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民主’和‘法制’，林昭则在坚持‘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权’和‘自由’的概念”，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这里，我还要补充的是，在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正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试图将他的阶级斗争的治国逻辑和路线推行到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极端，来解决中国党内与社会的矛盾；林昭对“人权”与“自由”的呼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在此之前的一九六二年，林昭和她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战友，就已经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即“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三，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七，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引自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文收《走近林昭》）。这都形成了对毛泽东路线的“反动”，可以说是提出了另一个治国路线与目标。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至少是应该允许发表和讨论的。但在中国，却始终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相反，在极权体制下，只能有一个声音，一种主张，一条路线。最后，不但将林昭这样的异见者监禁、杀害，而且在枪杀她的时候，还在她的口中塞上橡皮塞子，以扼杀她最后的声音（参看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收《走近林昭》）。这当然是徒劳的，追求真理的声音是压不住的，林昭对“自由”与“人权”的呼唤，不是早已穿越时空，至今还在震撼和昭示着我们吗？（<http://www.tecn.cn>）

最后，还要说到的是，林昭尽管在和极权体制的对抗中，满怀义愤，始终坚持决绝的态度——她一再表示：“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粉，我的每一粒骨头碴儿

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但她又是充分理性的。她说她“一直认为，该否定的事物必须否定，然而不好简单地否定”，“对一切（应）保持更好的理解的态度”。她还谈到自身的矛盾，说她“对统治者”既“不抱幻想”，又“略存希望”，“而这希望的由来，说到头，仍不过是基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国家观念的立场”。她说“我总认为，东亚病夫之老大 积弱的病根，归根到一点，无非是：人们——各式各样的人们，在长时期的封建统治专制压迫之束缚与影响下，大都缺乏国家观念。因为首先就缺乏天下为公，兴之有责的政治自觉性”。这正是提醒我们：林昭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对理解林昭和她那一代人是至关重要的。林昭曾明确地把自己的“思想原则”概括为“祖国至上，自由万岁”，“公义永存，青春必胜”，她的奋起反抗，正是源于她的为国家尽责、献身的信念。同时，她在反抗时，又不能不时时考虑最大限度减少破坏，避免国家的动荡，她说：“我们总算都是中国人！而也只因为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出发，在林昭个人来说，除了在某些时候当作合法斗争的策略之外，确实也不能不 从祖国的根本利益来深思而评虑许多问题”：既义无反顾地走上反抗之路，又多有顾忌、思虑，这样一个林昭或许是更为真实与感人的。（<http://www.jccn.cn>）

而且还有林昭的悲悯：“我哭那些被你们作下之可怕的罪恶所糟践，所逼迫，所诱惑与所残害的不幸的灵魂”，“（我）不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 心灵深处还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中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里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呵，奴役他人者必不得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的确实的真理呵！”

（<http://www.jccn.cn>）

林昭把她的这样一种感情，归结为“天父所赋与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她还把自己的道路和路线，称为“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民族意识和基督教精神”，这都表明了狱中的林昭对基督教的皈依。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本文一开始就提到林昭曾在教会中学进教，基督教文化无疑是她的重要的精神资源；而据有关回忆，林昭于一九六一年五月曾与基督徒俞以勒同居一室，这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被称为“入魔的基督徒”，当局只要她承认

“没有上帝”就可以立即释放，但她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宁愿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出狱以后还被判处监督劳动十八年。这位殉道者无疑给林昭以巨大的影响，她告诉林昭的妹妹：遍体鳞伤的林昭在狱中又在上帝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参看彭令范：《在思想的炼狱中永生》，收《走近林昭》）（<http://www.tecn.cn>）

林昭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

不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

狱中的林昭还有更深的思考——

“这个青年既怀着由于爱文学所培养起来的灵魂深处那一份人性，又由于受到时代、家庭、师长、知识、职业等等种种方面的影响，从少年时期甚或从童年时期起思想就一直比较复杂；于是，在义无反顾地毅然走上反抗道路的同时，不免对有许多问题想得更多或者说更深了一些，而这些所想的内容——这些思索，这些考虑，又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我们斗争之目的及意义。

（<http://www.tecn.cn>）

“我们反对什么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

（<http://www.tecn.cn>）

“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何况——这一点不知那位伟大的美国人可也有些体会及之，反正事实就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奴隶主呢？（<http://www.tecn.cn>）

“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怎么能够想象：只要凭借着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在生活中建立并确立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东西呢？

(<http://www.tecn.cn>)

“早在被捕以前许久，我就 和自己的一些‘亲密战友’们讨论过了。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青春代自由志士的斗争来说，的确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局面。极权暴政必败，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然而作为我们来讲，去考虑政权问题还太早；从我们自身的主观条件和所处的客观形势综合考察，更必须对这个问题持一种清醒，冷静，通达而更明智的态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丧失或至少降低了我们之艰苦战斗的意义。而且政权的归属诚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下，可是，说到头，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转移问题。即使来日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大环境里，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恐怕也只是应该考虑做事，而不是应该考虑作官！”

(<http://www.tecn.cn>)

林昭在这里所思考，所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后来顾准所关注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或者说是对她自己早年追随的“革命”的一种反思。它是集中在两个层面的。

(<http://www.tecn.cn>)

首先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要诉诸流血呢？”这就是要打破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革命就是暴力”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的问题。

(<http://www.tecn.cn>)

林昭的第二个问题也同样发人深思：“身受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作奴隶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的斗争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她所要质疑的，正是一直支配中国革命的主导观念，即“革命就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给压迫者以压迫，对他们实行专政，被压迫者则要“翻身”成为新的统治者，压迫者。而随即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为其目标的。许多因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年轻“造反者”，在掌握了权力以后，都纷纷成为新的“奴隶主”。这同样是一个怪圈，我们

在前面一再提及的“捣毁旧地狱，又建立了新地狱”，“从追求自由的门进去，却落入新的奴役”的革命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林昭的可贵就在于她终于走出了这样的怪圈，建立了全新的“完整而不可分隔的整体自由观”：“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不仅“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由此而确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目标：反抗的目的不是为了“作官”，使自己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而是为了“给一切人以自由”，不仅使被奴役者从不自由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且也使奴役者从另一种形态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而自身在“不奴役他人”的状态下，也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就最终消灭了一切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林昭也就最终坚守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http://www.tecn.cn>）

这样的理想无疑具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最让人感动和深思的是，林昭是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的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反对“以暴易暴”，绝不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的思想和信念的。这一方面，确实表明林昭已经超越了一己的苦难（而这样的苦难竟是如此深重，惨烈），而具有“圣女”般的崇高情怀；但这同时也显示了她面对登峰造极的，漫无止境的暴力统治的无奈，在看不到实现自己的理念、追求、理想的任何现实可能性和希望的情况下，她只有用一己的不屈反抗和牺牲，来证明自己，以及自己的理想、追求的价值，于是，她成了真正的“殉道者”。（<http://www.tecn.cn>）

但林昭还是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她深信总有一天人们会来“研究林昭”，研究她和她的同代人的思想和命运。她说，之所以在狱中要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这些思考，就是为“后人他年”的研究“提供某些旁证”。（<http://www.tecn.cn>）

在留给我们的四百行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里，她这样写道——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罗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这“黎明”还没有到来，也许永远也不会来。还要长久地“翘望”和“辗转”。尽管无望，却是表明，我们并不满足和屈服于“众神”（他们不断变换各种面具）统治的现状，还在坚守我们的“人”的理想和信念。我们作绝望的反抗和新的思考、探索时，林昭将永远和我们同在。（<http://www.tecn.cn>）

2007年4月12日——19日

流浪琐记

——寻访林昭墓

田永德

今年3月，我离开家乡来到南方找工作。在上海小乔姐处，邂逅从北京来的李海大哥，或许是沾这位前“党国要犯”的光，我这个无名小卒与李海兄一起，被上海市国保“礼送出境”——他们在小乔姐楼下派了两辆车、六七个人设岗，盘查进出楼道的行人。为了不连累朋友，给小乔姐惹来更多的麻烦，我和李海遂“主动”向在小乔家楼下设岗的便衣同志表示：我们的行李在楼上一位朋友家中，我们取了行李，这就去火车站，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

交涉完毕，我们在几名便衣人员陪同“监护”下上楼到小乔家，取出行李，与小乔姐匆匆话别——还不知我们走后他们会怎样为难小乔姐！（后来我们得知，他们随后将小乔带去了她家附近的派出所问话，这几年她已经是那里的“常客”了。但到了派出所后他们就把小乔扔给了片警，几名国保都没了踪影！片警也莫名其妙，在与小乔闲聊半个多小时后，仍不见国保人员回来问话，就让小乔回家了。）我们拿了行李离开小乔家，楼下“值班”的便衣让我们上车，非常“热情”地开车送我们到上海火车南站，看着我们买了去杭州的火车票，进了站，才放心离去。

不曾想到杭州还没两天，杭州的国保更是不分青红皂白，深更半夜将我从朋友家的床上拎起，带到附近的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派出所。我事后得知，因朋友家住不下而在附近小旅馆休息的李海也同时被国保同志深夜从被窝里拽起，凌晨一点多被带到了派出所。我们在派出所被国保同志分别彻夜疲劳审问，大致问我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见了哪些人等等。第二天一早，国保同志问也不问一声，擅自给我们买了两张去北京的火车票，还强制向我们收取了票款。我“获释”后，将此番遭遇电话告诉了小乔姐，她质问：“你们还给他们什么钱啊？他们违背你们意志，毫无法律依据地强行驱逐你们，已经侵害了你们的权利，你们没找他们赔偿损失，倒反过来给他们钱？傻不傻啊你们？”我和李海委屈地诉苦道：“我们的行李，身上的所有物品，包括钱包等都在他们手上，不想让他们拿去乱翻，只得自己掏钱。”——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这帮地头蛇，既然都能深更半夜

无缘无故地把我们从床上拎起，还有什么他们不敢干的？杭州国保强行收取我们车票款后，就用警车送我们到杭州火车站，一直看着我们进站上了车，火车开了他们才走。在火车上，我们越想越气！恰好这时车上有人想买卧铺票，我和李海商量后，便将国保代买的卧铺票出手，李海悄没声息地溜去了苏州；我则因原定第二天星期一一早要去杭州一家单位面试，所以也就没有绝对听从国保大人吩咐的“不许你呆在杭州！也不许再来杭州！”的死命令，当天悄悄从上海折返杭州。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饭吃，比进监狱还坏！起码监狱里还有饭吃不是？

我想回杭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朋友池建伟的案子星期二下午要开庭，我想去了解一下，但因为杭州市局的国保同志肯定也要去，怕再被他们“抓住”，朋友建议我在上城区法院附近等他们的消息。百无聊赖之际，李海同志打电话给我解闷儿来了：“小田，你来苏州玩吧，顺便把我的手提电脑提过来，好不好？”

李海在杭州时，因为我多心，怕杭州的有关同志从老李的电脑里搜出来什么“罪证”而把他的电脑藏了起来，以至于我们在国保“护送”下匆匆离开杭州时，他没来得及也怕不方便再去朋友处取电脑。我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自然乐意效劳。意外地，我还从电话里听到小乔姐姐的声音！原来上次因为上海国保捣乱而未能与朋友尽兴，她已经跑到苏州与李海会合，她邀请我一起去苏州玩两天，还说李建强律师和别的几位朋友也可能来。小乔姐在电话里说，国保同志越不想让我们见面，我们就越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上海不让见，以后我们就到周边外地来见，必须让国保同志习惯我们的经常性会面，他们看到让我们见面也出不了什么大事，日子久了，自然会习惯的，就不至于动不动小题大做如临大敌了。我一听，心想小乔姐不愧是久经我党考验的同志！可算是斗争经验丰富艺术高超啊。况且我又是爱玩耍的人，听说有个新的去处可以去玩——以前我还没去过苏州呢，且有那么多有趣的朋友，我当然会去的。

第二天，我便扛着李海同志的手提电脑，晃悠悠到了苏州，见到朋友们时，已经超出所有人预期的时间。因为我最近烦心事多，昨夜想心事难以成眠，结果已到了苏州上了公交车后，居然瞌睡虫上来补了一觉，乘过了好多站。好在那是趟环城公交，我不知道绕到了第几圈，终于找到小乔姐说的那个公交车站，下了车赶紧给小乔打电话！她抱怨说你跑哪去了？我和李海在公交车站等了你一个多小时。我们还以为你又不幸落入“魔掌”，正商量着要找哪里要人呢……

通完电话，小乔和李海从附近的小饭馆跑出来接我，同志们看到我没丢，长舒了一口气！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生在这个国度，真是让人时时处处缺乏安全感。

和小乔、李海到了附近的小饭馆，在座的还有北京来的刘京生大哥——听说刘大哥曾坐过党国 12 年大狱，不久前才刚刚重见天日，是比李海资历更老的老牌“反革命”，我不由心生敬意！但我拙于言辞表达，只是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另外的朋友则是今天的“地主”、本地网友陆广先生和他的太太，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陆广兄理了个“六根清净”的发式，脑门铮亮，人比较富态，看上去还真有点“土财主”的架势，相对地他身边的太太显得娇小玲珑，他们的公子——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从头到尾一直很活跃，给大家带来不少乐趣。当晚自有一番热闹，已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第二天，刘京生大哥因才出狱一两年，是跟朋友来寻求商机以解决谋生之道的，他去办他的事情。剩下我和李海、小乔三个闲人，李海提议，我们到了苏州，应该去祭扫一下林昭墓。

三年前 2004 年的春天，正是所谓“双头政治”、“小阳春”的时节，小乔姐和天涯网上海网友天高地厚、北海舟两位大哥会合了 30 多位上海网友，在苏州又会同江苏本地及杭州赶来的几位，一行 40 多人曾浩浩荡荡来到苏州灵岩山祭扫林昭墓，当时费尽千辛万苦搜集资料、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胡杰先生也专程从南京赶来，在旅游车上给网友们放纪录片，并拍摄下了网友祭扫林昭墓的全过程。我和李海一边听着小乔姐追忆昔年盛景，听她怀念如今已“退出江湖”的“战友”天高地厚、北海舟两位大哥，心里遗憾自己当年未能恭逢其盛，一边按照小乔姐模糊的记忆，顺着灵岩山南麓找寻林昭墓地。

前行到韩世忠墓前面不远的一个岔路口，小乔姐说，好像是这里吧？因为隔着三年的时间，她的记忆已模糊不清，我们看到路边有卖香烛的老太太，便去问路。一大帮老太太热情异常地主动在前面带路领我们上山，我们说我们自己去可以，不用麻烦她们，结果无效。小乔姐低声告诉我们，这些人领着上去要给钱的，这已成为她们的谋生手段。我看着几位老太太，估计年纪也都有六、七十了，想来家境不好，否则谁这么大年纪还辛辛苦苦地每天干这个营生？

几位老太太领我们找到了林昭和她父母的墓地，又不顾我们的谢绝，忙不迭将墓地周围的落叶清扫干净，李海和小乔见她们一共 6 人，就给了她们 12 元钱

让她们拿到旁边分，李海解释说我们都是“穷人”，只能给这么多了，请她们离开让我们在这静静待一会儿。

她们似乎对钱不多有些失望，犹豫了一下估计也拿不到更多的钱，终于走了。是啊我们三人都是党国定义的“无业游民”，在这个“和谐社会”，“异议人士”成了结构性失业者，小乔姐 90 年代的华东师大硕士高材生，承蒙党国“悉心关照”，居然求一谋生的工作而不可得！远赴深圳打工又被当地国保接连剥夺两份工作，变相驱逐出深圳，无奈现成为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李海兄境遇更惨！因参与八九学运丢了北大的研究生学籍，后又因替六四“暴徒”鸣冤，被扣上“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重判 9 年，2004 年出狱后一直没有工作，靠朋友接济和父母的退休金过活；而我这个无名小卒，只因对“民主自由”朴素的向往，与这些民主人士有些来往，去年在上海打工时竟也一再受到当地国保的骚扰。如今站在林昭墓前，想着林昭只有 36 年的短暂人生，想起我们三个人的际遇，心情不由沉重起来！看着墓地周围的植物，那些松树不青不黄的，草也不脆不绿的，三月里的春天，却有许多落叶不停纷飞。清风徐来，黄叶飘零，让人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苍凉感，空气中的湿气把人的心也打得冰冷潮湿！

林昭，我们来看你了！

我把准备好的香束拿出来，缓缓抽出其中一把，想要为你点燃，让你那颗在“自由”时饱受煎熬，在监狱里倍受折磨的心灵感受一下人间的温暖，可难道是杭州国保们给我的打火机让你觉得再次受了侮辱，还是国保们不愿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祭奠你的馨香？杭州的国保把我非法拘押在派出所的那一夜，问话时我问他们要烟抽，他们给我买了一包两元钱的香烟，又给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打火机。我现在就用这个打火机来点燃给你的香束。

费了好大功夫，终于点燃了你坟头的第一束香，但给你父母的香就再也点不燃了。我和小乔姐只好将原本给你的那一束香拆开，分出一半放在你父母的坟头。

袅袅而上的青烟，让人一瞬间涌出想随它飘逝于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念头。肃穆吗？人间的烟火，大多是在俗念中排遣自身的不快，又有多少人是真心悼念你悲凉、壮烈而又短促的一生？伤痛是有的，但是否伤痛可以让人有勇气不再苟且偷生，畏惧权贵？林昭，如果你地下有知，就大声喊出你对这个吃人的专制社会的愤怒与不屑吧！

数十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人性、对这个民族传承的文明的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煽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将人性中最丑陋、最阴暗的一面悉数诱发出来，并发挥到极致！它不但使人失去对真善美的鉴别能力，还让人对生命不再敬畏、尊重。幸好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后，如梦初醒的统治者终于来了个“拨乱反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将这个民族最残酷、最丑陋的一面慢慢淡化。然而对传统道德的彻底“砸碎”，共产理想神话的无情破灭，又使得这个缺乏信仰的民族越来越变得唯利是图，权贵们肆无忌惮压榨小民，穷奢极欲；商人们缺乏成熟商业社会视为生命的商业信誉，药品、食品……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假货；下岗、失地的工人、农民，在贫穷和苦难中挣扎……林昭，你可知，在你逝世近 40 年后的今天，你的同胞们依然忍受着怎样非人的待遇，怎样在欺凌中艰难地煎熬？你可知，你的同胞们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知还要挣扎多久才能看到希望，才能堂堂正正过上“人”的生活？饱受欺凌的人们，逼得心中只剩下仇恨！我想起以往现实中和网络上看到的一系列残酷的事例：因为家里的店面要被强拆，宁夏一个 14 岁的男孩用砖头把前来强拆的城管的头打破了，当时人就昏迷不醒。孩子那充满仇恨的眼神，看了让人倒抽一口凉气！网上看到这个帖子的绝大多数网友都觉得解恨，说打得好！还说这孩子是英雄……因为被怀疑是和自己吵过架的人，四川一派出所所长和几个协警把一前来办身份证的年轻农民打成了精神病，最后导致人失踪。他们不但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把他的老母亲也当做精神病人关在精神病院里……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看得人都快麻木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又能做些什么？林昭，请你在天之灵指引我吧。

我们想要唤醒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希望我们的同胞不再除了恐惧就是仇恨，除了暴虐就是漠然，但权贵们却堵死了所有的和解之路，还把那些不愿再做奴隶的人们关进监狱或精神病院，把这些民族的精英当作疯子，当作“国家的敌人”！还有许多先驱者，包括 18 年前那些倒在了罪恶枪弹和坦克之下的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和义薄云天的北京市民，他们和你一样贡献了宝贵的生命！可时至今日，我们又能拿什么来告慰你们这些先烈？林昭前辈，你的心是不是还在滴血、还在为我们苦难的民族而叹息？罢了！你生前的苦难已经太多，我们不忍再打扰你的清静了。还是走吧！

带着茫然，我和两位朋友离开了林昭墓地，去会合下午来苏州的李建强律师等朋友。不知道何时，我们才能真正告慰烈士的英灵？

2007.5.20.追记

洁白的雏菊花

—— 献给林昭

三叶草庐

你在凄风苦雨中啜泣
心，在冰雪寒霜里颤栗
背负爱的十字架，你蹒跚在
锥心泣血的寂灭之旅

暴戾的，肆虐的狂风
让美丽的憧憬变得虚幻
光明隐没了，黑暗降临了
恶魔举鞭把你驱赶

在人生的圣坛，你本该
尽享青春的盛宴
而你义无反顾投身地狱
去忍受那撕心裂肺的熬煎

一望无际的荒原
在你面前绵延伸展
炙热、孤寂.....
藏匿着鬼魅与凶险

伴随着孤雁的哀鸣
你向远方踽踽独行
枯萎了你高贵的灵魂
耗尽了你年轻的生命

孤独的路，死亡的路
一步步，从黑夜走到黎明
饱受折磨的殉道者
已无力承载这苦难的生命

在那无人知晓的一刻
你迎着冒烟的枪口倒下
像一匹耗尽生命的沙漠孤驼
横尸在邈无人迹的地角天涯

在你倒下的地方
长出一株洁白的雏菊花
像你一样的纤弱、美丽
你用生命的琼浆催开了它

燃烧的，并不是最后的火焰

——给林昭

苗子

请你大声地告诉我
燃烧的，并不是最后的火焰
那些带着鲜血的文字，那些
长长的诗行
并不是最后的歌唱
请把你最后的一滴鲜血赠给我
它们是我来世希望的种子
在这个干枯而焦灼的春季
允许我把它们播种到我的血管
播种到我的心脏
播种在我灵魂最深的深处

你，这人世上最后一位贵族
唯一看穿我内心秘密的贵族
洁白的衣裙燃起熊熊烈火
你，这悲哀的天空最后那只面目清秀的鹰
你被折断了翅膀
你被锁在悬崖之上，但是
你的灵魂，带火的灵魂
却发出尖锐的啸声
穿过荒原，穿过寂寞的天空
飞向我，告诉我以及遍地初生的小草
燃烧的，并不是最后的火焰

2008. 4.29

中国圣女

何与怀

—

……那时，她多么意气风发！她简直心比天高啊。

这位原名彭令昭的苏州姑娘林昭，才华出众。早在 1954 年，她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北大，她成为校园内公认的才女。她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赏识，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后又担任北大《红楼》诗刊编委。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

可是，正当她要像鲜花般迎春开放之时，厄运之神降临了。那是 1957 年。她一个热烈拥抱社会主义事业和理想的充满活力的青年，天真地投身大鸣大放，以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结果，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刚烈的林昭像牛虻一样无法接受这个猝然打击，她疯狂地吞服大量安眠药，以自杀对抗。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作为唯一一个拒绝检讨的北大右派学生，她最后落得在系资料室“劳教”（“劳动教养”）三年。

1958 年 6 月 21 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数据室。她因心情郁悒，咯血病重。到 1960 年春天，经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她母亲许宪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

林昭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上海也常去图书馆、公园走走，结识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等人。他们怀着赤子之心编辑一本名为《星火》的油印刊物，陈述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他们甚至将一起议论的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1960 年 10 月，林昭等人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了。林昭父亲对女儿的冤情痛苦万分，于她被捕后不到一月便仰药自杀身亡。

1962 年，林昭被准许保外就医。家人相见时问她为什么坐牢时要这么多的

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原来，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在狱中，林昭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呼喊口号、蔑视法庭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为此，她遭到狱方最重的惩罚，曾被反铐达一百八十天，并经常组织女犯人对她毒打，进行凶狠残忍的斗争，她满身伤痕，长发被一绺绺地拔掉。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

在保外期的 1962 年 7 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份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

1962 年 9 月，林昭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件带到海外发表。

无疑地，林昭是步步走向“深渊”。

二

1962 年 12 月，林昭再次被捕。

林昭一如既往，在狱中抗争。她多次绝食，自杀，申诉，写血书，不屈不挠，异常刚烈。以下是其中一些记录：

1964 年 12 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

1965 年 1 月底，林昭遭到狱卒施暴。她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1965 年 2 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此信附有一封要求外转的呼吁书，希望引起国际力量对自己的事业和案情的关注。

1965 年 3 月 6 日，林昭向狱方交上血写的绝食书，狱方鼻饲流质，直到 5

月 31 日，绝食共 80 天，此间她天天写血书。

1965 年 3 月 23 日，林昭开始写血书〈告人类〉。

1965 年 3 月至 5 月，足足一个半月，林昭没有张口说话。

1965 年 5 月 31 日，再次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份〈判决后的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主历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对所谓“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特别凝然驳斥，批注道：“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最后一息！”

1965 年 7 月至 12 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戏称为“楼梯上打架”的理论）和极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十万字。

1966 年 5 月 6 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林昭衣衫破旧，长发披肩，一半已是白发，头上顶着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一个手掌大的“冤”字！林昭对张元勋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见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年）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当天林昭惨遭处决。公审大会上，林昭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林昭的脸发红发青，眼中燃烧着怒火。

（见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收《走近林昭》）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林昭这样被处决了：

……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

林昭是年还不满三十六岁。

1968年4月30日下午，一个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的楼房下面。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他拿了钱后一言不答，扬长而去。

林昭母亲许宪民一下昏厥过去……此后，她逐渐神经失常。年逾七旬的她，在上海长街上，在茫茫人海中，到处游荡，嘴里喃喃着，仍在呼唤寻觅女儿。半年之后，她被人发现死在街头，有说是自杀，有说被“红卫兵”打伤致死。

三

1980年8月22日，事过十二年后，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但竟以林昭为“精神病人”为由承认是一次“冤杀”而已。林昭的校友和老师于同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礼堂为她举行了平反追悼会。灵堂中有一幅挽联，没有字，只见上联一个怵目惊心大问号“？”；下联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号“！”。

又过了二十四年，2004年4月22日，一座小小的林昭坟墓在苏州灵岩山立了起来。实际上这是一座空冢，据说墓中只有林昭的一缕发丝、一套旧衣和一张照片。林昭的墓碑正面镌刻着林昭的肖像。碑文为：

一九三二.十二.十六—一九六八.四.二十九

林昭之墓

苏南新专、北京大学部分老师同学、妹彭令范敬立

背面红字所书：

自由无价

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

以殉中华

林昭一九六四年二月

林昭思想卓犖，才气横溢，性格刚烈，拼死写了数不清的文稿，包括入狱前的书信和写作，特别是在狱中墨写和血写（不少是用鲜血和发卡书写在撕开的白被单条上）的数十万字的上书、进言、声明、论述、诗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狱之花》、《提篮桥的黎明》、《思想日记》……等等。林昭在狱中如此以自己的鲜血书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至今她绝大部分文稿尚未见天日。有关她的专项的材料当局封存了整整一房间。她的档案包括她的作品至少有四大箱，据说要封存五十年。

但林昭是无法抹杀的。林昭思想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林昭精神不会灰飞烟灭。正如她一首血诗所说：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林昭针对毛泽东那首七律〈占领南京〉，在狱中写下〈血诗题衣中〉，充满大勇无畏而且深刻独到的批判意识：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林昭在监狱里投给《人民日报》的血书中，居然能够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全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她对极权统治作出了感天动地的凄烈的控诉：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的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林昭早就有言：“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林昭就曾对“五一九运动”的骨干之一的谭天荣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象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桂冠的分量。无论如何，这一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回忆林昭〉，收《走近林昭》）。

林昭在写于 1960 年的长达三百七十行的诗篇〈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发出这样的呼唤：

……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

这些激情滚烫的诗句，像一把卓然艳丽的自由之火，闪烁着神性的光辉，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林昭身上极其珍贵地充满着批判、控诉、呼唤，但还远不止这些。钱理群教授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里，曾经指出：如果说“五一九”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民主”和“法制”，林昭则在坚持“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权”和“自由”的概念。这一点，钱教授强调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钱教授后来在他的〈“殉道者”林昭〉一文中补充说，在 1964 年、1965 年，毛泽东正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试图将他的阶级斗争的治国逻辑和路线推行到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极端，来解决中国党内与社会的矛盾；林昭对“人权”与“自由”的呼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早在此之前的 1962 年，林昭和她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战友，就已经竟然能够提出了另一种与毛泽东完全相反的治国路线与目标。在他们的纲领上，赫然列出“八项政治主张”，即“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三，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七，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引自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收入《走近林昭》）。

令人格外悲愤和痛惜的是，惨遭极刑的林昭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基督徒与和平主义者，信仰的力量使她始终保持着人性的高贵和不屈的意志。即使在惨受非人迫害的血雨腥风中，她还在思考着：

“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要诉诸流血？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然则深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期望去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有时可以甚至还必须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这些话语，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价值啊！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说法，“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事实上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她的精神历程，昭示了中国自由精神的复兴。钱理群教授在评论他的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气质的学姊林昭时，称颂她是受难的殉道的圣女。这位“中国的圣女”，唱出了一首最悲壮、最坚韧、最决绝、最动人的“天鹅之歌”。

一位无名氏，写了一首〈十字架下的圣女〉（《文革九歌》之七），以祭林昭：

是自由的化身

是不化的贞烈

是红楼碧血诗魂

是太湖剑胆孤月

苦难雕刻的灵魂

灵魂站立的圣洁

让时代苍白地拒绝

让人性巍峨地选择

哦，你就是你

一袭白衣的殉道者

一尊无需基座也
不屑以浮云和桂冠
来烘托凄美、博爱和执着的
圣女

在中国的十字架下
无声呼唤着“人”的世界

（后记：本文为笔者长文〈他们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有一段前言，见前文〈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追思林昭二首

警钟

其一

吴越唱传昭烈女，
今临故地柏森森。
英魂怒对魅魍眼，
地狱从无一万层。

其二

行走人间忧乐事，
漂泊公子聚江南。
延陵惊叹顽童老，
昭烈警钟唤光天。

注：此首内含 11 位相关人名：行走人间、忧乐、漂泊、公子、江南、延陵、惊叹、老顽童、警钟、光天，及林昭烈女。

2008 年 4 月 5 日

林昭、贞德、宽容

黑星人

昨日，有幸得到一本中山大学编印的《民间》杂志（2005年秋），其中翟明磊先生写的一篇“胡杰，悲悯的凝视”文章深深留在了我的目光。文章通过对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制作人胡杰先生不平凡的经历介绍，让我第一次了解到林昭，一位生长在曾经被无数人颂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普通的大学生被残酷杀害的故事。

胡杰说：“五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女学生，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量勇敢的充满人道激情的血书，最后被监狱秘密枪决的故事。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停止了思想，并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是这个女孩开始进行了独立思考，在狱中，当她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情况下。她用发卡当笔，刺破自己的手指，在墙上、在衬衣上书写血的文章与诗歌。这个故事使我最后作出一个决定。放弃我的工作，去远方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

林昭，这位中华优秀儿女，她在狱中用血书这样写道：“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呐！”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读到这里，我的心头有一种说不上来，但能断定是被震撼的感觉在升腾。我情不自禁地流泪了。

林昭的死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圣女贞德》，开头说的是十五世纪初，法军在英法战争中大败，国王查理带着一群官兵逃到法国南部一个小乡村。这时，有一个乡村姑娘骑着马远道而来，要求见国王。她对国王说：“我叫贞德，我要解救奥尔良，请您给我一支军队！”贞德这番话让国王大吃一惊，最终还是同意给她一支六千人的队伍，让这个不满二十岁有着一身乡土的姑娘带兵前去解救被英国军队围困的奥尔良小城。

看到贞德在说“我要解救奥尔良”这话时的语气之坚定，神态之泰然自若时，我十分震撼。那是叫“信念”啊！信念就是一种火烧不亡、水浇不灭的追求呵！后来，贞德的结局很悲惨，虽然她成功围解了奥尔良城。但后来几年，法军还是打不过英军，国王就把贞德出卖给了英军。英军让教父对贞德说教，贞德宁死不认错。最后，她被剥光衣服，当街游行，游行之后再被吊死。奥尔良城的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位可歌可泣的帼国儿女。由此，我想到了国人，中国人会世代记住林昭这个名字吗？

林昭可以算是烈士，烈士辈出的时代正是黑暗与专制交织的时代。都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而林昭的被害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个别案例，它恰恰说明了在中国，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体系在这场可怕的、历无前例的运动中被彻底奸杀了。这些被奸杀的人们不但放弃了做人的准则，也抛弃了传统的良心与道义。他们只想平安地生活在利欲之中，庸俗、无聊、功利就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就是昨日我们可怜而又可悲的一代人面目呵！

“宽容吧！”这些曾经饱受磨难与凌辱的人们这样叫喊道。他们说自己有一百个控诉的权力，但更有一千个宽容的理由。宽容呵！宽容，我们拿什么来高举起你？苦难了几十年的一代人呵，能拿什么来洗涤心灵的创伤，靠什么来找回丧失的人格？

人格！我们其实何止是丧失人格，我们也丧失了做人的意义。我们没有生命价值可言，我们的精神世界一无所有。我们胆怯到对“一无所有”都没勇气承认，

可我们还是要叫着“宽容”两个字，以为这不是麻木的表现，而是灵魂新生的一种涅槃。

说“宽容”要有资格，我们有理由挥舞起“宽容”这面开悟之旗吗？我们是宽容这个曾经是如此野蛮与专制的专政体系？还是宽容下令批准杀害林昭的屠夫？当整个民族在十字架下瑟缩发抖，并且溃没于黑暗之中，那些发出呐喊的人才有资格说“宽容”。

照照镜子，看看我们这张脸，我们有多少忏悔之词能够取代林昭流下的殷红鲜血。不幸的懦弱呵！你可以呻吟，但你没有资格谈“宽容”。你的呻吟在林昭眼里充其量只是一种精神自慰的语言。因为你没有林昭那种信仰，在信仰被权力牢牢控制的年代，信仰早已不再是信仰而沦为政治工具了。你能有勇气挑战政治工具，你才有资格谈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不只是一种向前向前的咏叹调表现方式，它更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责任。

古罗马有个神话传说，有个门神叫雅努斯，他的头前头后各有一张脸，可以同时看到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张脸可以明察过去的一切，不断回忆着逝去往事。另一张脸可以展望未来，产生种种美好的愿望。然而，唯独就没有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古罗马帝国倒下了，留下的只是断垣残壁。

过去的是今天的逝去，明天的则是今天的继续。我们若不在今天好好反思林昭悲剧诞生的根源，那么，即使对昨天的历史了如指掌，对未来的蓝图框架犹如洞若观火，这又何用？林昭式的悲剧还会再现，人们还会在震撼中发出一丝柔弱无力的呻吟。

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林昭教会全中国的人，“骨气”这两个字怎么写。

正如房龙（美国）在《宽容》一书中说得好：“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林昭，中华民族优秀的好女儿。

2006-4-11 晨二点过后收笔于上海东北角

怀念林昭

蔺小木

(一)

你，象一颗萤火虫
明明知道只要发光即被黑暗给吞噬
依然在燃烧着自己的梦
没有点起熊熊大火
却让黑暗里的眼睛更加渴望光明

你，更象一个战士
蔑视着迎面而来的千军万马
把手中的号角吹得让天地震惊
手中的剑蘸着热血沸腾
划向漆黑的夜空
没有刺破天幕
却留下了高亢至深的歌声

如飞蛾扑火的悲壮
如荆棘鸟最后一唱的凄厉
如凤凰涅槃的神圣
穿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
仍在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二)

捧着你的诗句

不敢正视你的眼睛

那些滴血的文字

仍在咄咄的控诉

林昭，

你那么柔弱

却承受了非人的折磨

你那么贞洁

却忍受了无赖的侮辱

在铮铮铁骨的深处

你，一个女儿之身

暴虐之后扔在冰冷的地上

有没有留下泪来

为白发的母亲，年弱的弟妹

有没有重新的思考

你所承受的一切

你所为之力争的

正撕碎着你的身躯

还要再毁灭着你的灵魂

你终究没有低下高昂的头颅
奔跑在追逐真理的路上
为你所热爱的祖国的命运
因为有乌云遮住了太阳的光芒

现在，你在天堂
能不能看见
祖国的土地上
你洒下的自由种子，正在发芽
你种下的民主树上，花儿正要绽放
盎然春意的季节里
我们把你永远刻在心上
高山绿水里躺着的不仅是忠骨英魂
是冲锋在最前线的英勇战士
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2008年5月3日

直到永远

——林昭殉难 40 周年祭歌

词：空谷回音 韩葆 汪峰 曲：汪峰

有一天，会迎来历史的改变
天安门前
矗立着您圣洁的容颜
有一天，呐喊会变成诺言
就让自由的圣火
传承着信念

您看看，我们就站在您身边
坚信正义，理想让我们勇敢
您看看，我们就站在您身边
看邪恶无法吞没
良知的天

我们微笑着，不让泪水涌上双眼
付出一切，只为生命的尊严
您坚定地矗立在生死之间
自由的火焰
燃烧心中
直到永远

吊林昭赋

卢汉文

昔有彭氏令昭者，苏试榜首，北大俊彦，蕙质兰心，沉隐多思。研习文学，呼名林昭。昭者，刀在口上之日矣，言时无心，一语成讖。当其时也，前途未定，众意彷徨。强国无路，主义死胡同；役民有方，思想活阎王。魑魅魍魉，小鬼本是恶欲当道；琴瑟琵琶，大王妄颂盛世荣昌。言左言右，制造争斗，浮夸之风日盛，乱世之象渐呈，民不聊生之祸，匿于群情激奋中矣。口舌之牢，文字之狱，遍之中国，满目疮痍，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五十万莫明罪者，一千三未名湖人，枉受羁押，屈遭身辱。昭列其中，犹沧海一粟耳，然其自杀殉志，未遂益罪，即入高墙，不思改悔。人造天灾，饿殍浮渠，怒斥方遒，无惧后生。语似惊雷，敢言人众受一骗；体如弱柳，堪承狱杂施千凌。书至日报，信达有司，欲以其明，而昭世昏，蚂蚁撼树，奈其根深。累挫，日受酷虐，未稍减其刚烈。其狱中诗云：祇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恶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昭之言，之行，诚如是也。而其言凿凿，以志抗暴，宁死不屈，血书不断，密杀之祸必至矣。

身死体灭，谁曝残行。索要五分弹钱，亲属方惊噩耗。家受其累，居无宁日，父辞于早，母癯于后。寄世亡躯何在，雨潇潇而音杳杳：青冢衣冠空存，松茸茸而草青青。离奇夭矫，山河愤色。云漫漫若祭幡，风飒飒以招魂。屈子前远，董道而蹀躞，汨罗江水沉屈愿；昭女后继，独醒而罹难，灵岩寺鼓鸣昭心。私有民主福利，文明三大基石；囹圄凌虐子弹，越世一介孤魂。长歌当哭，风雨如晦。挽我勇者，独此一人。其思想者，清明而澈；其胸怀者，且博且爱；其勇气者，坦己过而抗强暴；其执着者，累仆不辍，虽九死其犹未悔。

因思而言，因言获罪，因抗成囚，因持而殇。由思至变，忤强不遵，大智者之道，大勇者之暉。以其弱女柔躯，亦刚亦直，生死置之度外，举世须眉赧颜。国命多舛，个岂独避。追之慷慨，念之唏嘘。前赴后继，岂曰无人。沧海虽阔，众志成城。横槊而赋，击戟而歌曰：民运无需主，自由福当来。霹雳一声雷，混沌天地开。

圣女林昭

逍遥书生

那个江南女子 彭令昭
以她柔弱的肩 支撑起
一个民族 最后的良心
被压迫者 抗争的权利

柔糯的吴依软语 铿锵的词句
那是不甘被愚弄的 思想者的抗议
众多的嘴 只会发出一个声音 怪怪的湖南腔调
只有一个苏州口音 勇敢地表达着自己

瘦小的身影 在地狱的入口处
熊熊的火焰映照下 异常高大
她
面对着魔鬼的暴虐狰狞 背后 是千万被愚弄的大众
魔鬼在上 他们诚惶诚恐 五体投地 而对这个女子
他们尽情的咒骂 不遗余力
谄媚的目光 飘向 下巴上有痣的皇帝
她转过头 扫视以悲悯的目光 凛然张开双臂
封堵住 地狱的入口

滚烫的钢铁 咆哮着撕开空气 飞向瘦弱的躯体
避开冷冷的目光 钻进思想的头颅
睿智勇敢地随满腔鲜血四溅 喷涂成一个不屈的身影
永恒印在历史的石壁
一个圣洁的灵魂去了 一个用谎言编织的神话

将被人民永远抛弃

2008年2月16日

追忆林昭

——看民主自由与极权的对抗

Yobin

林昭，一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名字，最近出现在我眼前。她没有被历史遗忘，还有一群人记着她，称她是圣女；还有一个叫胡杰的独立制片人，手拿 DV，去追寻林昭的灵魂。我因为这一部《追寻林昭的灵魂》才知道了这个无畏的女战士。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 年出生于江南鱼米之乡苏州。在那个灾难深重的救亡年代，她深受家人的革命思想影响，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抱着极大热情。她成了革命的信徒，她还崇拜毛泽东，称他是父亲。年纪轻轻的她已下定决心将自己的命运与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事业紧紧捆绑在一起。

1949 年 7 月，她成功考入“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当时，她敢于直言土改工作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与之针锋相对。在土改队欲拆毁教堂之时，她还挺身而出维护教徒们的信仰自由。1954 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启蒙民众，质疑权力和抗争不义，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杜鹃啼血、百折不挠的精神——余杰诠释的“北大精神”，使得林昭更加坚定不移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信念。在象牙塔中，林昭的文学才气与思想锋芒显露无遗，最终这个弱女子看清了“毛式法西斯”的暴政现实。

1957 年的反右派风暴席卷全国，有近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被列入右派，惨遭迫害。当然，坚持正义而又倔强的林昭也不能幸免。她是与刘和珍君一样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扛起民主与自由的大旗“向党发起进攻”。在那个个人崇拜和精神狂热的时代，这个女子终于被粗暴地被拖入牢狱之中，深受虐待折磨，沉重的镣铐锁住了她的躯体，但是禁锢不住她的思想，未曾动摇她对民主自由的信念。面对暴政，她自称是“年青的反抗者”。

她作《悲愤诗》写道：

埋骨何须定北邙，
铭幽宁教笔低昂。
平生磊落魏奇气，
化作清风意更长。

她“屡教不改”，在牢狱中用纸笔写下一页页的“反动言论”，即使被剥夺纸笔之后，她仍然要破手指写下一篇篇血书，悲愤地呐喊：祇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字字是控诉，字字是牢狱中声嘶力竭的呐喊，字字表达着她对自由民主的坚定追求。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法院判处死刑，随即，一声枪响让这个只有三十五岁的年轻而热烈的生命嘎然而止。两天后，厚颜无耻的公安来到林昭母亲家，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1980年，法院未林昭平反，她的资料曾一度公布，但随后又被尘封。

这三十年多年来，这个“年青的反抗者”一直被人遗忘，直到近几年，胡杰一部《追寻林昭的灵魂》才让她再度走入国人的视野中。她是活生生的，也是血淋淋的。生长在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我们无法去想象那个精神狂热的暴力血腥的时代，我们只能从经事者的回忆文字与存留的历史图片和影像去感受那种恐怖。

当时，知识风姿遭受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屈辱，多少人被活活打死，多少人在牢狱中受尽折磨，多少人压抑得发疯，多少人被逼地走上自杀道路。万马齐喑，人性压抑是当时知识界最好的写照。那些反抗的声音不断地被打压，有些人选择默默忍受，像杨绛，她可以坦荡地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这种长者得沉稳成为许多人选择的道路。而林昭便是年轻气盛，便是冥顽不灵，便是全然不懂处世之道，她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她是“人民公敌”，所以死是她自找的。

她敢于反抗毛主席，敢于反对党，敢于反对群众，便是最大的罪状。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大众很少想到，也不敢想。

像林昭这样的战士并非仅此一例，如果这样，我们的民族就完了。我想起了遇罗克，那个敢于直接撰文批判毛泽东宠爱的姚文元，敢于写出《出身论》反驳荒谬的“血统论”的年轻人，最后他也惨遭毒手。但是，这些星星之火，并没能燎原。中国大地尽是拿着红宝书，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人们。我斗胆说：群众是愚昧的。

我们不得不佩服执政党的统治艺术，不得不佩服共产党强大的吸引力和诱惑性。马克思的理论成为否定个人，强调集体而延伸为极权统治的思想基础。我想，这是马克思同志所最不想看到的。

余杰将文革的开始追溯到前文革时代，追溯到 1942 年整风运动大规模的加强思想肃清的时候，提起那个被秘密处决的“前文革时代的祭品”的王实味。这种强大的思想控制从那时开始渐渐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中。

我们看到，20 世纪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中许多演变为极权统治。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金日成、霍查，这些人物曾给西方社会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恐慌。我们看到，这种极权使得国家动乱，人民受难，是不得民心的。戈尔巴乔夫稍稍一开民主之门，情绪激昂的人民就爆发出要求民主自由的革命，苏东剧变便是人民斗争的成果。

而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这样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命运始终掌握在最高的决策层中。如果没有邓小平挺身而出，那文革不知还将延续多久，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到现在很可能还是个落后封闭的大国。那么，我们的人民群众呢？大家跟着党走。党发动文革，我们就积极“造反”，党搞经济建设，我们就拼命赚钱。中国人向来笃信权威，我的父母教育我说毛泽东是“开国皇帝”。这也难怪，这个国家有着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人民群众的头上一定要有那个统御海内的皇帝，不然就不

能舒舒坦坦地做“奴隶”。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种笃信权威又派生出国人另一个特性：从众。特别是在在集体主义的强烈渲染下，更加剧了此种从众思想，最终无可避免地演变成暴民专制。所以，当知识分子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时，遭受到的是来自统治者与大众的共同扼杀，林昭的悲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演了。

时至今日，我们看着那一段段血淋淋的历史，环顾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看到繁荣的中国大地仍然有着许多阴暗的角落，仍然有着许多被打压的言论。最近看到山西洪洞的煤矿瓦斯爆炸的新闻，“105”这个遇难者数目让我触目惊心，这可是一条条人命啊！这让我联想到那个被黑心矿主杀害的记者兰成长。在我国，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依然是任重道远。但是，最根本的是中国人个人权利意识的高度觉醒。首位美国华裔市长黄锦波博士直批：中国人素质低。这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人的现实，根本问题是人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尊重，向拐卖妇女问题、煤矿问题便是活生生的例证。同时，不懂维权，遇事忍气吞声，对官商勾结，徇私枉法视而不见，这其实也是对自身权利的不尊重。

时代需要呐喊声，民主自由的明天只能以中国人个人权利意识觉醒为前提才能实现。我们应该警惕的，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而是文革留下的毒瘤有没有被清除，甚至要防范第二次文革的出现。

林昭，用鲜血去捍卫神圣的民主自由，她倒下了，可她呼喊的声音仍然回荡在历史中，回荡在祖国大地上。祭奠这个民主自由的殉难者吧！让我们沿着她的路继续追寻民主自由。

2007年12月9日

林昭：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荒原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旧约·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当年的北大女生林昭，在文革前期被中国当局秘密枪杀！1968年成为她永远的受难日！

林昭在狱中受到的非人虐待让人难以想象！她遗存下来的《狱中血书》，揭开了那一段泯灭人性，毫无尊严的历史！我们可以设想，那种残酷史实丝毫不亚于奥斯威辛集中营！而这背后站着的，永远都是两位自立为神的独裁统治者！

季羨林的《牛棚杂忆》回顾了那段历史，投湖自尽的老舍落尽最后一滴鲜血……

回溯并不久远的历史，当时年月的中国人显然成为华夏大地上站着的一群行尸走肉。他们对于自己的同胞，可以不择手段任意妄为；对于独裁统治者，在权威之下只能千呼万岁！这些滑稽的呼号至今还悬挂在天安门城墙上，被中国人引以为自豪！

这种民族劣根性依然顽固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中！缺乏信仰的抚慰，一切都显得如此乏味而苍白！

据可靠史料记载，林昭当年在狱中结识了被囚基督徒俞以勒！而一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林昭，以及所有具备这些理想的民主人士，都会逐渐走向十字架的真理，来在生命中与耶稣基督相遇！

自此，林昭在她的文字中不断出现“上帝的仆人，基督政治的路线”，是一位“奉着十字架作战的民主斗士”！

尽管如此，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战争势必以一个人的失败而告终。林昭被当局秘密枪杀，她的身躯倒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然而，作为信仰基督的林昭，作为民主斗士的林昭，她的精深不倒！她依旧以某种方式，介入历史；她所追求的未曾达到的理想，显然是所有具备良知的人，一直所要追寻的渴望！

08年，将是林昭逝世四十周年。而在纪念林昭的专版上，每一个人都发出了真诚的悼念！

我们为她祈祷！为了和平永驻！为了人类永恒的尊严！

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
可怜的人群；
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
一起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2007.10.2

献给林昭的小诗

洪启

五分钱子弹费，谁交不起啊！？
但别侮辱我，洁白的魂灵
我用身体里的血
告诉你什么叫人格的坚强

山冈上飞翔的雄鹰
看不起哇哇叫的乌鸦
这颗高贵的头颅
绝不肯轻易的低下

圣洁的躯体
不为镣铐的锈铁所污染
为的是起码的尊严
做人的权利

那燃烧的思想
照亮着囚牢的黑暗，弯曲的黄浦江
苦难 在人间
幸福 在天堂

2008. 4.27

写给林昭

麻凡

如果你还活着，我应该叫你林昭奶奶
可是你已先去，你的生命永恒在青春
我出生的那年，你刚刚被“平反”
如同“伪宣判”一样，那不是对你生命的祭奠
是这个做恶的政权，对你的亵渎
你的灵魂被众人召唤
我们却如同四十年前
你为自由献身的时候一样
残喘着
你是林昭
是上帝给了你自由的光辉
你是林昭
是我堂堂中华的骄傲
你是林昭
你的诗是喷出的血
你是林昭
你的血是对暴政的反抗
以青春自由的名义
向您宣誓
有生一天

和您一样战斗

能够使和您一样

祭奠自由

在帝父的光辉下

我会看到姐姐灿烂的笑容

2007.7.5

献给林昭

我心镶蓝

刚刚读到了有关自由女神林昭的一些文字，心情很是沉重，眼睛也有些湿润！每当泪水快要夺眶而出的时候，我便走向阳台，让那习习夜风，吹散这几乎无法抑制的悲情！

眺望深圳河南岸，远处的点点灯火，那是香港新界，仿佛，顷刻间思绪已经飞越港岛，漂游在太平洋上空，听见那生生不息的涛声，与你的思想一起共鸣！

正是这样的季节

你的火种播撒了大地的温暖
春风携带你的呼吸
吹开自由的花蕾

正是这样的夜晚

你的长剑挑亮了黎明的曙光
晨曦伴随你的微笑
拉开朝阳的序幕

你可曾看见

那阴暗的黑云已经撕碎
你可曾听到
那呼啸的狂风已经止息

今天满目的新绿

是你深情的守望
明天遍野的金黄
是你永恒的追寻

2008年4月4日

林昭：你让我如此心痛

落花无言

这两天，我被一部纪录片所深深刺痛。

是的，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痛。

为一个人疼痛，

为一个奇绝的女子疼痛，

为一个飘逝已久的灵魂疼痛。

《寻找林昭的灵魂》，一部 100 分钟的纪录片。一位叫胡杰的纪录片劳作者，用五年的心血完成。

也许，从画面质量上看，这完全算不上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

但是，100 分钟下来，我完全不能自己。我知道，我的心在流泪。

这已经足够了。

感谢胡杰，感谢他将这样一个纯洁而刚烈的灵魂呈现在我面前。

林昭，你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你为什么降临在那样一个年代？

你那样的洁净，那样的坦荡，而那个时代却如此的肮脏，如此的伪善！

你有着那样热烈而单纯的爱，而那个时代却处处充斥着冷酷而迷狂的恨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从江南小城走进众人艳羡的北京大学。这是天意吗？----可是，天意为什么是恶梦的开始？

如同那个叫黛玉的女子，如果终其一生浸润在温软的江南，或许不会有后来那泣血而终的爱情悲剧。

如果，你也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湿软的江南小城；如果……

可是，我知道，对于你来说，或许根本就没有“如果”——你生来就是一身侠骨，你生来就是一团热烈的火，你生来就是为了背负着十字架替众生受难的。

可是，你又为什么温润得让人心痛？

你的一位同学这样说，你初到北大时，一身雪白的衬衣，两条齐胸的发辮，瘦瘦小小的，走起路来轻轻柔柔，像极了《红楼梦》中对黛玉的描摹“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风”——因此，很多人管你叫“林姑娘”。

你的另一位同学回忆，你把自己好多好看的衣衫送给这位农村来的同学；还有，这位同学深爱的男友因为政治运动被发配到远方，杳无音信，是你想尽办法让她和他终于通上的邮件。

在那场残酷的政治迫害中，你和你的很多同学都被发配到荒凉之地，经历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困顿。一位远方的同学在饥饿得接近绝望的时候收到了你的信，当他看到信封里包着的七张五斤面值的全国通用粮票时，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你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吃得很少，所以把节省下来的粮票寄给你：读到此处，七尺男儿再次落泪。

你说，在经历着那些恶毒的政治迫害期间，你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从容。可是，当你的未婚夫在狱中与你诀别时，你这样对他说：我万一死了，被他们杀了，母亲、妹妹、弟弟都是弱者，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这些，越来越少流泪的你为什么一下子泪如泉涌？

还有，你在狱中用发卡和你的鲜血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血书，那些文字为什么充满了如此圣洁的温情？你甚至这样写给那些迫害你的人：“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力中枢和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你知道吗，你那少有的哭泣——你说你越来越少哭了——如此地打动我！

从来英雄都是侠骨柔肠。你是英雄，是有着大爱的是英雄。

我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你这份炽烈而温柔的大爱，是那样的弥足珍贵！而浸润着如此大爱的你，活得如此干净，死得也如此干净！

你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后来，又回到天父的怀抱了----对此，我深信不已。

而我会记住你，怀念你。

永远。

深深的。

悼林昭——为了记忆的纪念

云烟深处

一个才华横溢的奇女子，一个无所畏惧的自由斗士，一个英烈过人的巾帼英雄，一个本该被永远铭记却正在被遗忘的人，今天，有多少人还记得林昭——这个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做过坚决抗争的女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令人痛苦和羞愧的记忆，几亿国人都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疯狂当中，而林昭是为数不多仍旧保持清醒的人，无须讳言，林昭也经历过这种疯狂，她也跟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曾是毛的坚定的追随者，但在北大这个民主与自由的摇篮，林昭的思想得到了迅速的成长，她开始渐渐认识到青年人的激情与热血是被利用了，追求自由的天性使她开始发出与时代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她极端，对于一个极端反常，极端疯狂的社会，怎能奢求以一种平和的姿态与社会对话？有人说她讲的都是常识，即便是常识，在那样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疯狂年代，有几个人有讲出这常识的勇气？英雄与凡人的区别在于英雄敢说敢为，并敢于为自己的言论与作为负责。林昭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一直认为，苦难能使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净化和升华。文革时期万兽齐舞，但也不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殉道者。他们不过喊出了在今天看来已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客观的说，因为年龄与环境的限制，他们的思想与文字很难说有多高的水平。事实上，

他们的行为本身的价值超过了他们思想。他们的存在证明，即使面对劳教、流放甚至死亡的威胁，仍有人敢于喊出人的声音。林昭与他们的不同在于，她的思想又往前跨越了一步，八年的牢狱生活没有摧垮林昭，却令她的思想更加成熟，与极权的反复抗争使她的目光更加敏锐，因而反抗也更为决绝。林昭是一个基督徒，这使她的思想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她的抗争既是为个人命运的抗争，也是为苦难的大众的抗争，在《家祭——悼念舅舅许金元》中有这样的诗句，“……假如你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而今却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在另一首诗中她这样写道：“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林昭把对自己苦难的关注上升到对国家、对民族、对芸芸众生苦难的关注从而使她的思想上升了一个层次，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她的言论及行为如此深刻地刺痛了当权者，终于在1968年他们无耻地对林昭执行了秘密处决。

林昭在狱中写的血书及相关档案仍在封存之中，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散的文字中蠡测她的追求与悲愤，还有她断断续续的思想轨迹。“埋骨何须定北邙，铭幽宁叫笔低昂。平生磊落魏奇气，化作清风意更长。”这是怎样的胸襟！“恶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这又是怎样的志向！这一段段鲜血写就的文字既是林昭对时代的控诉，也是她在狱中不屈的呐喊！我不奢望林昭的档案

现在就被解密，因为她的很多观点即便放到现在也属于“大逆不道”，但我坚信终有一天，这位奇女子血写的思想会重见天日，后人将以一种仰视的目光重评她的价值。

林昭殉难已经三十九年了，在这样一个夜晚，我谨代表一个卑微的灵魂，为殉道者献上心香一束，愿林昭在天国获得自由！

2007年12月

发现林昭

大地会给我命名的

2007年10月27日，发现林昭。

当我在阅读那些个文字时，我心潮澎湃；然而当我想记录下一点东西的时间，却双手无力，苍白的语言难以表达。

我知道这个国家的好，我感谢着，我感恩着，让我和与我一样的人可以安宁的活着；我也知道这个时代的恶，这是个奴隶与封建并存的国度，几千年来它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不过一直不停的吃人。愚昧的人，无知的人，有良心的人，和那些祖国真正的好儿女们。

今天我活着。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活着干什么？谁能回答？当我们被生活的重担负压的不能思索时，当我们看见自己的心正在渐渐麻木时，当我们有一天真正独自面对自己时，谁能给一个问答？这里我不回答了，摘几段文字吧！

“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的、相对自由和富裕年代的人，生命可以有别的方式度过。然而正是这无数牺牲者的血，铺就了通向今天中国人小康生活的基础——因为她们 的血，说明人们不能继续生活在贫穷中，自相残杀。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享乐，但是不要思考林昭，因为林昭在挑战这样的生活理念。

林昭远非求死，她的血书是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所有生存尊严的可能性、书写的可能性之后，她没有办法了，她剩下的惟一的東西就是她的血和意志；她惟一能用的就是这些了。她身陷绝境，在绝境中她没有放弃，且以血磨砺了信念和人格。多少年来，政治斗争的残酷不仅摧残人的生命，而且培养了根深蒂固的犬儒哲学，就是这种哲学让我们活着不像个人，不说实话，还自以为聪明得计。双重人格、双重面具、双重话语，这被看作合情合理的生存策略。我们太习惯把这种口是心非的生活当作自然而正常的生活了，可是林昭出现了，她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人们可以不这样的。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中，哪怕身临绝境、一无所有，在酷刑和死亡的威胁下，理性依然是可以坚持的。这就是挑战，林昭不禁挑战了过去，也挑战着今天人们的生活态度。”

“林昭并不仅仅是林昭。女性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软弱的存在；男女之间，本来就没有也不应该有软弱与坚强、强势与弱勢的差异。对于林昭的敬重与怀念，不在于她是个女人，而在于她是一个“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的特定情境里的真正大写的人。

林昭并不仅仅是林昭。林昭属于一群人中的一员。就这群人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李九莲、王实味、顾准、何清涟、黄翔、哑默、食指、王申酉、郭世英、丁东、马寅初、摩罗、林昭、韦君宜、储安平……那共同的苦难却是

横亘其间。他们不过是不愿成为那山呼万岁的废人中的一员，他们不过试图捍卫自己创作或思考的权利，他们不过是在不合时宜的时代唤醒了自己内心的作为存在主体的个人身份，他们不过试图燃尽所有能量以考察与国家现代化前途更为息息相关的范畴与理念：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他们何罪之有？思想、艺术、学术又如何可被量刑甚至强暴？”

有一段鲁迅的话：做梦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李贺，不是困顿的一世吗？在临死的时候却对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的一个谜，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的死去，活着放心的活着。可是他老人家也有说的不对的时候，还是醒着好吧，即使没有路，然而醒着的还能动弹，还能去找，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才能向前走一点吧。

我们80后的人，从小学到大学整整14年的时间，我们所学的是正统的历史，正统的思想，正统的认识。谁也未曾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或许已死的人死去了，活着的人被封住了嘴。然而当某一刻，你发现你所生活的世界不向你看到的那样美好，真实的世界像被纸包了起来，你看不见。于是你想撕开一缝，想知道为什么，于是渐渐醒来。过去十几年的教育不过是格式化人的大脑，今天报纸上，电视是那连篇累牍的报道不过是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而已。除了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来之外，真的不敢再轻信什么。

今天我们能明白林昭为什么而死去，这实在是一个运气。它竟然没有被历史的灰尘给盖住，然而那历史的灰尘又怎么能盖得住。当真相渐渐明晰，我们也渐渐清醒和理性。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这一切的一切值得我们清醒，值得我们为之思索，为之奋斗。

2007年10月30日

追怀林昭：咀嚼我们的精神资源

魅力兰朵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抹吧，

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林昭《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代题记）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不经意地在网络上读到了一组有关林昭的文字：张元勋先生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以及钱理群先生的《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等。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对林昭其人其事毫无所知。随着阅读的深入，悲愤充盈胸间，我感到窒息而艰于言说。我被这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疯狂与血腥所震惊，我看到自己的那些在不自知的人生里，莫名其妙地留存起的对于往事的信任和向往一点一点地无地自容。

林昭，一个智慧、高洁的美丽女性，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被残忍地密杀和灭尸了。这个于1954年以江苏省的最高分考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女大学生，不仅才华出众，勤奋多思，对真理执著追求、有着如鲁迅笔下之刘和珍般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而且坦率诚恳，心口如一。

然而，恰恰就是这些高贵的品质和禀赋最终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她先是因为“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而说了几句公道话，便在1957年那场众所周知的“阳谋”中被加冕成“右派分子”。继而因为和朋友一起编印刊物《星火》，作了一些超越个人命运的深层思考而在1960年10月以“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

在狱中，因为不肯低头认罪，毫不畏惧地揭露专制统治者推行的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便由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于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年仅36岁。

林昭是一个很有才华又很柔弱的女子，这个弱女子在“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帮忙的危险性。）

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大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

1957年的前夜还相信“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青。”并同时发出呼吁：“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在那场凭借国家暴力实施的“阳谋”中，林昭起初并不在因言罹难的学生之列。她的厄运源自她高贵的天性，她不愿把自保置于信念和尊严之上，她在风暴中既没有停止危险的思想求索，也不屑因为怕打湿了鞋而沉默，她在良心和识时务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良心。

在一场早已受到严密监控的“论战”中，她毅然站出来为因为一首小诗而遭到群体攻讦的同学（即张元勋）仗义执言：“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她坦陈自整风以来一直没有说话、没有写什么，是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坦陈一直困扰着她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对一个发自阴暗角落的威胁性的质问“你是谁？”她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朗朗作答。

林昭的身上有着最令暴政统治者惊惶不安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与暴政统治所需要的精神愚化、劣化、侏儒化截然对立的个体智慧、社会良知和傲然挺立的人格尊严。当人们在有组织的、系统的谎言包围中、在精神暴力和物质暴力的双重威逼下普遍为了自保而选择了放弃自由思想和言说的权利、普遍变得愚蠢甚至选择了愚蠢时，她既不愿把大脑弃置不用，也不愿意沉默。她的智慧和探索精神促使她洞穿了许多被刻意掩盖着的真相、被有组织的和系统的谎言所扭曲甚至是颠倒的事实，如彭德怀事件、“大跃进运动”带来的饿殍遍野的人民苦难、南斯拉夫问题……等等，这些在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开始逐渐揭开真相的问题，她早在1960年就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揭示了事实真相。

林昭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里称自己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她从自己被打成“右派”惨遭迫害的生活经验中产生了发自生命内部的信念和追求，这就是“自由”与“人权”。

她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并作了这样的发挥：“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她认为：“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她发问：“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诉诸流血呢？”

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探讨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身即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与思想价值。而林昭对被奴役者提出的不要“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的警告，在现代中国更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随后发生的文革中，许多因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年轻的“造反者”，在掌握了权力之后，都纷纷成为新的“奴隶主”。林昭属于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先知先觉之一。

文革中曾揭露林昭与狱医的一段对话：“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觉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受骗的年龄，但尚未达到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段话先知先觉：因为在她同时代以及之后，就发生了红卫兵的青春激情被利用的悲剧。并且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国家，年轻人的青春激情被利用的种种遗憾，还在不时发生。

狱中的林昭，在惨无人道的摧残下以自己的柔弱之躯担当起对思想言论自由——这些源自人类本质的神圣权利的坚决捍卫者。她既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更不掩饰对强权的蔑视，尤其是她不肯放弃说出已经被她窥破的真相的权利，因此她成了最遭暴政忌恨的目标。

林昭所遭受的的残害步步升级：从监管而劳教，由劳教而二十年重刑，直至索性从肉体上消灭。

暴政为了谋杀自己民族的最优秀分子而罗织的罪名是——“抗拒改造”“不认罪”“态度恶劣”——这是一些在任何类型的国家刑法中都找不到的罪名。

而在一个没有法律权威，权力运作无规可寻，全凭专制统治者反复无常的意志支配的地方，这种坚守个体智慧、社会良知与人格尊严的品质都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林昭在狱中所遭到的非人折磨惨不忍睹。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一群泼妇的殴打，原因是：这些人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

林昭对探望她的张元勋说：“……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她还当着张元勋的面指着一旁的狱警说：“他们想强奸我，我只好把衣服与裤子缝在一起，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

林昭被枪杀前，狱中曾召开一次公审她的大会，据其妹彭令范记述，当日林昭被带出来，口中塞一橡皮塞子，此物专为禁止犯人出声设计，随人张口而伸缩，越反抗越胀大，会使整个面孔变形。同时，她颈上还勒有塑料绳子，这种对付特别“危险”犯人的双管齐下，令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在场犯人无不感到极为恐怖而难受……

曾几何时，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性泯灭到何种程度！如果说暴政统治者们禽兽不如，将是对“禽兽”这个族群的最大侮辱！

林昭被虐杀后的第三天，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林昭年迈的母亲——许宪民女士，宣告她的女儿已经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人民群众”的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噩耗在瞬间里逼疯了这位伟大的母亲。

“中世纪的火刑犯不必交柴火费，资产阶级电椅处死者也不必要交电费”，而在我们这块土地的某个年代里，人们竟然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

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人类的文明史上最无耻、最卑劣的一页！

思想是没有罪名的。

但是，当思想被冠以重罪时，这个世界就成了上演闹剧、丑剧和惨剧的大舞台。

林昭在一九六五年收到判决书之后写了一份声明(血书)，宣称判决对她“作为一个叛逆的战斗者是无上的光荣”。她坚信历史的法庭将宣告“你们这些极权和诈骗的奸徒是真正的被告和罪人！”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只宣告了林昭无罪，但是那些祸国殃民的罪犯，又有几人被推上历史的被告席了呢？

“——送葬的行列，无鼓声也无音乐，在我的灵魂里缓缓进行。”我又一次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这个穿透我胸膛的句子。

与林昭那个年代里的青年人相比，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空前幸福的时代里。我们有无数的钱可赚，有层出不穷的“美女文学”可读，有无数的网恋可以消磨时光，还可以和邀宠者王朔之流一起回顾“阳光灿烂的日子”，间或听听余秋雨的忏悔声。我们也看清了某种底线，为了合理地保护自己，我们学习着匍匐前进，少说甚至不说。

如果这片土地再次疯狂，我们也许不会疯狂。然而，思想和良知的血脉，还是如地火一般在燃烧，时时翻涌，灼痛我们的身心。

林昭在临死前曾剖开自己的血管，留下一份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是一位纤弱而又坚强的江南女子留给后来者的血诗，我把它抄录在这里：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真是振聋发聩！惊天地，泣鬼神……

是啊！“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虽然直面历史、不遮不掩地说出当年的苦难的日子还未到来，虽然林昭最为挚爱的自由还在需要苦难的献祭，虽然令林昭最为痛恨的欺骗还在继续，虽然人性的复苏和回归，好像已经开始，又远远没有开始。但我们还是欣慰地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作着洗刷历史耻辱的努力，有不少的人在追怀和纪念林昭，还有遇罗克、李九莲、钟海源、黎莲、张志新……这些名字对于我们，不仅是反抗的激情和牺牲的勇气，而是我们最可仰承的精神资源。

2007年1月

社会主义自由先驱者——林昭

冷言冷气

林昭，今天认识的人已经不多。对于那场运动的，我们同样知之甚少。

她是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没有太多的影像，只有几张发黄的老照片，没有太多的铅字，只有用血写下的自由。现时代的人们记录了一点点串起来影像。通过少许的影像，我们认识到，她是一个特定的时代，不屈服暴政、强权、淫威，不沦为奴，为彻底做一个纯粹的人。受尽了人间牢狱之苦，最后屈死的冤魂。

她只是一个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献出生命的知识份子之一，一个为反对暴政、强权的自由先驱者，只是想这个华夏大地充满和谐与爱的包容。于是乎她，北大的一个柔弱女学生，在场文化浩劫中成为当权政治的牺牲品。

在林昭血书的诗歌、文字中所提到被关押的“红色牢狱”中的最后日子，她只能向往最仁慈的上帝的来慰藉最后一点痛楚。受尽无限苦难的她，已经没有恨了，只有对人间无限的悲悯和爱。

我们要做什么，除了悼念这样一位英烈。还要做的很多，政体的改革，在今天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权力私利的膨胀，民生的疾苦，精神的衰退，色情的泛滥，贫富的分化，人性的眠灭，国民的奴性、官僚的主义。在今天呈现我们面前是私有矿主的为利的人性眠灭，官私的勾结，地方黑恶习势力的膨胀，高干的贪赃枉法、市场经济的非法操控，个别受益体大发横财。

“一个既得利益体是不会主动放弃它的权力的”，他们害怕正如一代霸主曹孟德在铜雀台大宴群臣曰，“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于是乎他紧紧抓住权力这根救命草，直到生命终结，最后也是一个短命的王国，并后世臭名昭著。

国家的灭亡，归根到底是这个国家政治的灭亡，新的国家建立，不过是新的政治权力的建立，真正所有有一个民族的政权是永远不会灭亡的，就像犹太民族一样，国家没有了，可以重建。只要民族的精髓还在，全民族为共同事业在奋斗，就不存在灭亡。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和建国初期是有着超越时代的优秀政治理论。而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他的理论都成教条，成了思想的束缚绳。领袖的神化，民众的奴性化，被人利用的激情，狂热的思想。封建唯心主义，占据了年青人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工具。

今天很多时代的老人，不愿回忆那断历史，因为他们对时代都有负罪感，做了违心事，说了违良心话，是时代强权意识下奴仆。于是乎，他们活了下来，并创造了我们。我们是他们生命的继承。但我希望我们不是他们精神上的继承者。

而今天我们要祭念的是死去林昭君，她是时代的先行者。我们要祭悼他。

2007年8月7日

林昭 40 周年祭文两篇

性灵的冲动

林昭，你在哪里？

——林昭 40 周年祭文（一）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清明节，我只祭两个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林昭。

林昭，我一直没有忘，今生也不会忘。记得第一次读到她时，我是噙着泪水读完故事的。之后，好多天我都非常压抑沉闷。她的惨死，让我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多年的地狱般的生活，并没有使她屈服，而是让她更加决绝地用柔弱的肉身来对抗极权的恐怖统治。每次想到那十几万字的血书，腥红的血色便会笼罩在心上，让我心中 隐隐作痛，久久无法摆脱。

两篇在《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一诗中，林昭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表达了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自由的决心：“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我宁愿接受 永远的监禁。”“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你的意志比岩砧更坚韧。”林昭的悲剧命运，似乎这里已经决定了。

1968 年 4 月 29 日，林昭被秘密处死。2004 年，她妹妹和她的同学在苏州为她建墓，让人们有了祭祀之处。下次有机会去苏州，我也一定会去拜谒她。毫无疑问，林昭之墓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在这个精神无所归依的时代，只要我们默然伫立在这位先驱的墓前，我们便会找到精神的归依，更能从中汲取到一种力量。

除此之外，有人还为林昭建立了网上纪念馆。几年前，我在这里找到林昭，并不断追寻着她的踪迹。今天，我重新来到这里，为这个冤魂点了烛，献了花。看着她的黑白照片，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化为一句简单的话：我爱你，但我更敬

仰你。林昭在天有灵，一定知道她并不孤独。

有人说，顾准是中国学术的一面旗帜，他使中国学术在建国后 30 年内没有交白卷。还有人说，林昭是“背着十字架的圣女”。对于林昭我却以为，她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因为她已成为一个代表自由与民主的符号，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民族之魂。30 年的极权统治，没有泯灭中国人的一切。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还有顾准和林昭。

在纪念馆，我看到了胡杰的留言。胡杰知道林昭的事后，辞职成为了独立的电影人，制作了包括《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内的一批电影。萨特说，知识分子应该“为不能挽回的历史负责”。胡杰倾尽个人力量来恢复民族的集体记忆，又何偿不是在为那段不能挽回的历史负责呢？胡杰及其义举，让我再次感到了我们的民族还有希望。要是林昭知道这些，也该会流下欣慰而又酸楚的泪吧？

我问过一些苏州博友，却都不知道林昭，甚至还有人冷冰冰说：我不感兴趣。苏州，这个被比作天堂的富饶之地，能引以为骄傲的并不是鱼和米，而应该是林昭！可耻又可悲的苏州人啊，你们怎么不知道林昭呢？！她可是苏州的骄傲，更是民族的骄傲啊！西班牙谚语说，“一个傻子对自家比一个聪明对邻居知道得更多。”那么，不知道林昭的苏州人，你们岂不是比傻子更傻么？

我的网络带宽有限，在线看《寻》片总有点断断续续。幸运的是，我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下载成功。之后，我将文件刻录成光盘，免费分发给了许多朋友。“为不能挽回的历史负责”，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人的责任，我也应该尽力负起此责。

影片中，胡杰找到了林昭的骨灰。网络中，我找到了林昭的影片。可是，我们都还没有找到林昭的灵魂与精神。

林昭的灵魂，仍然没有“转世”。林昭的精神，仍然没有“附身”。

林昭，你在哪里？！！

林昭，永远的烈士

——林昭 40 周年祭文（二）

1979 年 3 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当时的报刊说，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

杀害。确实，根据我的记忆，枪决张志新的命令是林立果下的。

关于张志新的死因，陈禹山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曾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看来，张志新是本着对毛的热爱，才“诚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她在根本上并不是反毛的，且被林立果所害。1979年，正值“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官方便将文革的一切荒谬，甚至30年的红色恐怖权统治所造成的一切伤害都栽到“四人帮”头上，借以为自己开脱罪责。官方追认张志新为烈士，实际上是利用已死的张志新做了政治棋子，因为追认张志新为烈士的深层逻辑是，“我们确实有错误，不过那是因为我们中间出了‘四人帮’。对于张志新，我们可以追认为烈士，以表示我们的清白和对‘四人帮’的痛恨。”

林昭与张志新不同。当林昭觉悟到青年们的热情被专制者所利用后，她便看出了“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她开始对反右等政治运动保持警惕，并在狱中的血书上写道，社会主义是“把人的一切抢光的极权制度”，“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对于创办《星火》这一地下刊物的动机，林昭称自己想“联合民主抗暴的积极分子”，在中国大陆掀起一场人性解放和民主运动。

林昭自称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青年反抗者”。她反对官方的极权暴政，反对毛搞个人崇拜（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文中也称，毛泽东在

上海第一看守所亲自审问过林昭)。林昭是被秘密枪决的，且她的全部档案至今还被官方封存而见不着天日。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正好表明了官方没有勇气直面这一血案。

从性质来讲，林昭与张志新全然不同。张志新的基本立场是热爱领袖、不反暴政，只是“善意”地指出了领袖的错误，而林昭却是反抗极权与捍卫自由与民主这一普世价值，这要比张志新深刻得多。所以，在认可张志新的同时，我认为林昭留给了后人一笔更为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因而林昭之死具有更高的价值与意义。我也相信，历史必将会给林昭一个比张志新更高的地位。

1981年12月30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复判林昭案件，仅宣布林昭无罪，为她平了反，但没有追求她为烈士（网络还有文称，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若有此事，我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样厚颜无耻的解释！）。很明显，官方不可能追认林昭为烈士，因为林昭就是为反抗官方的血腥暴政而死的。对于官方而言，追认林昭为烈士无异于打自己耳光。也许，当中国人都看出“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时，林昭才会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林昭是否为烈士，这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敢于为历史负责的公正态度。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应该有推进社会进步的担当意识。事实上，无论林昭是否被官方追认为烈士，人民已开始将她视为了烈士——从清明扫墓，到网络纪念馆，再到胡杰电影，百度的林昭吧……这一切都证明了这点。

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见证者；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推动者。只要人民承认林昭，林昭就可成为永恒。只要人民还在，历史与正义就会同在。

林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烈士！

2008年4月6日

林昭，我们如何爱你

胡发云

今天是林昭蒙难 40 周年的日子，也许就是眼下这个时辰，一声枪响，那位圣徒一般的女子，倒在了二十世纪中页的中国大地上并从此得以永生。

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

总觉得有许多话可说。

动起笔来，才知道我能使用的词语是如此拮据。

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男人，都已经无力对你说什么了。

曾经四处找寻你的照片，特别想看一看，一个杨柳依依的江南女子受难后的眼神，孤寂中的苍凉，抑或在地狱中，圣徒一般绝然的剪影，甚至枪响之前对这个不可理喻的疯狂世界最后的一瞥——从前，许多人犯在被执行之前都要留下一张照片的，刺客，强盗，战犯，义和拳抑或是方志敏，李大钊……但是，没有，都没有。他们把你销毁得如此绝净，甚至尸骨无存。我想他们不是因为恐惧，他们当时已经是如此的自信——一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即将在他们手中实现了。他们只是一种仇恨，轻蔑与忽略。像猫将老鼠玩耍够了然后连皮毛一起吃掉。连对国家主席他们都是这样的。

你的模样，在 1957 那个邪恶的暗夜里就被吞噬了。从此只留下你青春的脸。你天真的，探询的，或烂漫的，热情的眼睛，不意间，它成为了人世间最凌厉的镜子。

其实，在那个暗夜之前，你什么也没有做过。你对那个年轻的“共和国”只有炽热的单恋。你 16 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上了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因为没有和其他同志一起撤离，你和党组织断了关系，这件事成为你深深的悔痛，你决心“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为了一个让人迷醉的理想，你甚至对妈妈发出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毒誓。你进入共产党办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你参加土改，努力将自己那颗温情脉脉的心磨砺得像钢铁一样硬，你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你像百灵鸟一样歌唱着领袖歌唱着党。如果没有那个暗夜，没有那一次兀然陷落，你的满腹才情 你的热烈与执着，足以让你成为红色中国最炫目的歌者。

其实，在那个暗夜之前，你什么也没有做过。几个发出了异声的同学遭到了围攻和羞辱。你完全可以悄然离去，或做一个黑暗中的旁观者、匿名的呼应者，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在做，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直到今天人们也都是这样在做，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突然间斩断了你与红色乌托邦之间的

那根看似牢不可破的链环，让你在众人狂欢之中兀然跳上那张饭桌，一瞬间，你的声音让大海的喧嚣变成静谧：“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一个令人恐惧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反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在那个暗夜之前，你并不是他们的目标物，你甚至还不同意某些右派的观点并与之商榷。在这山雨欲来之时，你可以比别人更早地选择安全，你已经得到了不祥的信息。但是，你内心深处那一粒小小的种子，一粒被强大的革命意识形态压到万山之下的种子，在这一刻突然开花——那就是尊严与良知。你甚至不忍看到别人的尊严遭到亵渎，不忍看别人的良知湮灭。

一位北大右派陈爱文回忆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她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她回答说：“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就这样，一个如此朴素的、近乎于妇人之见的常识，轰毁了无数宏大话语构建起来的红色乌托邦的万丈岩壁。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此刻起，你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许许多多的人都检讨了，认罪了，你的尊严拒绝了这样一种唾面自干的酷刑。许许多多的人终于活下来了，你的高贵选择了宁为玉碎的死亡。几乎全部的人都禁声或自宫了，你一直歌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于是，我们世世代代不得不重复黑暗，蒙昧，屈辱和恶。

在比监狱更加严密的铁壁重围之中，一个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女之死，没有一丝丝消息传出来，哪怕如晨星夜露如蛛丝马迹。

1968年4月29日那一声枪响，除了刽子手，谁都没有听见。那一天我刚过19岁生日不久，正和一支中学生的文艺宣传队在荆楚大地上巡回演出，名曰抓革命，促生产，支援春耕打胜仗。

我们唱伟大领袖的诗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不知道你有一首应和的诗“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我们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不知道你正在用生命舞蹈：“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

运！”我们演奏《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不知道，在一间中世纪般的黑屋里，一滴滴血从你脉管中涌出，然后被你用手指，发卡和牙刷柄绘成黎明前的晨曦。

尽管我们也有疑惑，也有动摇，也有青春的迷惘与梦想，但是那个巨大的、也曾经使你激动得颤栗的乌托邦理想，依然是我们心中的阳光。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最令人伤痛的黑暗事件，而那真正的一缕曙色却在你心里，它随你而去了。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就像今天，那些十九岁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也有那样的枪响一样。

翻开当年的日记，1968年4月29日，我正在以三袁名世的公安县演出。在那些个四处奔波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写下这样一些字来：“早晨排练，晚上步行七八里路为贫下中农演出。后又冒雨步行回家。雨密，路滑，天黑……大家争抬着乐器道具，像红军长征一样——一次好的锻炼。”“这些天来，我记住了你们。台下，那些淳厚，诚挚，渴望的眼睛，一些经常看到的熟悉的面孔，那一阵阵真诚的笑声，我记住了你们。你们把茶水送到我们手里，把饭菜送上舞台。一些普通的、但是丰富的家常便饭，是你们的一片赤心。风里，雨里，我们坚持演出。云天是幕，稻场作台，就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战斗着，唱啊，跳啊，胜过了城里的舞台。”“晚上在沙市人民剧院演出。起风了，沙市一片风涛。夜色里，顶着风沙返营，像远征队风尘仆仆地凯旋归来。这种战斗生活大家是比较喜欢的，比风平浪静好。夜深了，窗外依旧一片树涛……”“清晨6时到了洪湖。晚上大家讨论，是继续下去，还是返汉的问题。争论激烈。看来大家思想比较混乱，有些情绪。我坚持演下去。人民需要我们。”“连日阴雨，哪儿也不能去。田野是一片翠绿的世界，我们就像困在一座碧湖中的孤岛上了。今天算是休息了一天，不能再休息了。下一步可能是荆州，生活不紧张啊，努力学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窗外，风声，雨声。屋里，人声，书声。”

……

读着这些整整四十年前的日记，我想起了你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时，到农村参加土改，也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它们竟是那样的相似。你那时刚好也是19岁。19岁的花样年华，美丽，单纯，热情洋溢，又是多么容易冲动容易受骗。

你在写给好友倪竟雄的信中说道“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工作队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你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你说“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

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这样一段五彩缤纷的革命童话，是如何在不意间与人性，尊严，自由，道义，真诚与爱——与这些最简单最朴素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一瞬间，让一切都崩塌了？从土改到反右，短短的数年之后，那炫目的童话变成黑色的梦魇？它死死地缠住你，压住你，嗜咬你，从此开始了焚心煮骨的11年炼狱之难并最终使你涅槃，羽化为一只浴火的凤凰。

一场漫长又深重的灵与肉的酷刑，是怎样落在了一个柔弱秀丽的女子身上呢？最后，以那样撼人心魄的姿态，倒在了二十世纪那一次最无耻最残暴的密杀中。

我知道天底下古今中外的许多女杰，是在天下人敬仰的目光中踏上不归路的。便是常常拿来与你相比的秋瑾，她也深知“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她也能看见自己倒下的第二天，全国的报纸便会让她重新复活并永远存在下去。而你，死去四十年后，林昭这两个字依然如瘟疫一样被躲避着。

秋瑾在绝命诗中说道：“痛同胞之醉梦犹昏”，对于六十年之后的林昭，己该是“痛同胞之醉梦犹痴”了。

还有那位我们曾经熟悉得像自家亲人一样的红色经典人物江姐——江竹筠。在那个“最恐怖的魔窟”渣滓洞集中营里，她还能和战友们一起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起联欢，一起追悼死去的难友，还能为自己为之献身的共和国绣一面五星红旗，在最后的时刻，她还能从容地穿上她那身美丽的蓝旗袍套上那件鲜红的毛衣并将自己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然后在众人如海深情中唱一首《不要用水泪告别》……

你是从打着点滴的病床上被带去刑场的，一伙带枪的男人冲进来，大义凛然地对你说：你的末日到了！你要求换一件衣服，被拒绝，然后“像老鹰抓小鸡似的”被抓走。没有送行人，没有歌声，更没有眼泪。这是千百年来，这个男人的世界对一个女人——一个从未使用过暴力的知识女性犯下的最下流的暴行。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唆使女犯人剥光你的衣物，供他们围观取乐。

于是你承担了双重的黑暗与悲苦。暴政的黑暗与人心的黑暗，被魔鬼戕害的悲苦与被大众抛弃的悲苦。我想，哪怕让你带镣长街行，慷慨唱悲歌，那些路人与观者，只会给你唾沫和辱骂。郊外的一次秘密处决，实在是对你最后的一次恩惠。

在荆楚乡下，写下了那些让人怜爱的青春文字十年之后，也就是在你蒙难十年之后，我也成为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亚瑟式的痛苦，让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男女受尽折磨。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每一代都如此孤独。没有人，也没有可能，将前人血的思考血的教训传递下来，没有谁像捷克作家伏契克那样在走向绞刑架的时刻含着温暖的泪喊一声：“善良的人们啊，我爱你们。可是你们要警惕！”

当我读到你在受难中给恋人写下的那首歌时，我都觉得那是你写给我的，或是我写给你的：“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那，飞出去寻找你……”

就在你遇难十周年的时刻，我也在囚禁中写下了一首给恋人的歌，当年那张歌谱还在，已经泛黄，变脆，被我贴在一张硬纸上，歌名是《鸽子，你在哪里？》：“鸽子，我的鸽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穿过茫茫的云雨，我追寻你的踪迹。晨雾消散了你在哪里游弋？暴雨袭来了你在哪里躲避？晚霞烧红了你在哪里歌唱？月亮升起了你在哪里栖息？啊，我的鸽子，我的鸽子，愿你的心灵更加美丽，愿你的翅膀更加有力，在这辽阔的世界上，你永远永远飞翔在我的心里。”落款是1978年4月

我比你幸运，如果说你刚好活在一段最黑暗的岁月，十年后已是他们的强弩之末了。更重要的是，当我走出大墙，我的鸽子已飞停在我的肩头，磨难让我收获了人世间最珍贵的爱情，直至永远。我曾想过，哪怕在那一刻我倒下了，我也会微笑而去。在我走出大墙之前，我偷跑出来为我们自己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婚礼，我们在那天拍下的婚照上写下了几个字“大墙后面的微笑”，我们发自内心地微笑，骄傲地微笑。有了这样的微笑，此生足矣。

后来，我读到你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用血写下的那一段话，我的心在揪痛——难道需要我们每一代青年都要用这种锥心刺骨的方式发出同样的呼喊吗？如果说，我们在1966就听见了这样的声音，我们会如何？还会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万岁哭得昏死过去然后在1968那个阴冷的冬季背上沉重的行囊，踏上一条被遗弃的漫漫旅程？还会在那个严酷的夏天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然后在十多年之后拖家带口、艰难地再一次踏上求学之路？还会高唱“誓将反动派一扫光”“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最后才发现全世界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满目疮痍之地其中就有我们的祖国……

这是一段杜鹃啼血的文字：“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我是这样的喜爱你的文字，喜爱你那些才情具佳浑然天成的诗词，包括你信口拈来的即兴之作。又是这样地喜爱你的言谈你的风采。如果说1957之后漫长的黑暗中还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诗人的话，那么这顶桂冠要戴在你的头上。所有伤害过你侮辱过你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暴殄天物而负罪终身。

写到这里，我想说，林昭，叫我们怎能不爱你，又叫我们如何能爱你？你让一个时代蒙羞，你让所有的中国人蒙羞，特别是让其中的男人蒙羞，因为你曾经的存在，这个民族再也不能纯洁而明朗地微笑。

除非有一天，你重新站立在广场上，公园里。让我们指着那一座白色的雕像对孩子们说，因为她，我们那一段最黑暗的岁月，还保存着一星光亮。

看古装武侠片，那些孤胆女杰，在最危难的时刻总是有侠士相救，哪怕死去，也有一副温暖又伤感的怀抱让她安眠，苍白的脸上有男儿的泪珠在滴落。在所有的年代里，牺牲者都有一种最后的幸福，她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哪怕是在走向断头台的途中，她看得到人们景仰的目光。这一切，你都没有，你最后的日子，陪伴着你的，是一群机器一样冰凉的男人还有一群跟随他们身后狂欢的女人和女犯人，他们和她们都以折磨你为乐事。除此以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与你无关。

仗剑行天下的侠士时代过去了，公民的时代没有到来。江湖崩溃了，朝廷却依然在。于是，你注定要孑然独行，你注定比任何时代的女杰要承受更加深重的不幸，永远不可奢望有谁来救你，哪怕给你最后的一丝关爱与温暖，给你最后的一拥。

从未名湖畔那春风柳絮般的朦胧情愫，到提篮桥监狱接待室那长歌当哭的生死一别，你短短的青春岁月中，有过涟漪初动般的三五次或隐或显的恋情或友情。我知道，你这样丰富又敏感的女性，内心该有多少春江奔涌或春雨润泽的爱意，就是这样花鸟虫草都该有的天然权利，也被一次次残忍地剥夺或错落了。除了时代的专横与冷酷，被恐惧与罪感摧毁了的男人，再也无力拥抱这天地之尤物古今之大爱。

当九死一生终于活到了可以回首往事的岁月，几位当年与你曾有过的男人已经白发苍苍，但他们依然还有少年的怅惘在，却再也不能给你什么了。

沈泽宜——

那首引来血光之灾的诗《是时候了》作者之一。5·19之夜的目标物，林昭跳上饭桌为之一呼并从此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的北大同窗，数十年后他说：整个反右派已经到了尾声，几百个右派已经打出来了，我到南校门外的海淀的小店吃早点，一撩开门帘看过去，林昭在那吃饭，周围都是北大学生，之间没法说话，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这样漠漠的对视了一下，这就是永别。绝对没想到这是最后此生的诀别。

甘粹——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室劳动改造，在那里与之相识相恋。他后来说：组织上就找我谈话，说你们俩两个右派不能谈恋爱……越不准我们谈恋爱，她的性格，我的性格俺们越谈给你看，俺们有意识的手拉着手，那个时候挎着，在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男的女的挎着在人民大学校园里走着给他们看……我去办（结婚申请报告）的时候，得到一句什么话呢？党总支书记说：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啊！所以这样肯定咱们不可能结婚，没办法他不批嘛。

刘发清——

当年常在林昭面前“自惭形秽”的一位来自粤东山区的放牛娃，在大西北劳改时快要饿死的时候，收到过林昭寄来的35斤全国粮票的北大同窗。多年后说：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别开玩笑，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

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快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并不是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佚名的狱医——

这位狱医是那个黑暗的洞窟中为数不多的默默同情着林昭的人。他多次为住院的林昭诊疗。有一次林昭大咯血来诊，她已瘦得不到七十磅，他快认不出来了。他曾悄悄地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林昭轻轻回答说：“宁为玉碎。”

他回忆了林昭被枪决之日，从医院被抓走的情景。当天上午几个武装人员直冲入病房，把正在吊葡萄糖的林昭从病床上强行拉起，并叫道：“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从容不迫地要求换件衣服，也被拒绝，随即被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走，她走时对护士说：“请向×医生告别。”此时，×医生正在林昭病房隔壁，“不敢出来，浑身发抖”。他对彭令范说，当了一辈子狱医，还没见过这样把病人抓走行刑的。

张元勋——

那个历史性的5·19之夜，林昭曾为之辩护过的北大刊物《红楼》编辑部同仁，在他和沈泽宜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刻，林昭在那张饭桌上大声说：“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

1966年5月，张元勋出狱，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见到了林昭。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林昭的北大故人。一场注定是生离死别的老友相聚，在浓得化不开的悲怆豪迈和痛楚中很快就要过去了。

张元勋回忆说：……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实实是促膝而谈。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

这是我读到的大圣大哲大勇大慧的林昭在36年生命中，被记录下来的数次与情感相关的场面。我多么期望那个激情如火的诗人能在那个小平饭店里当着众

人的面走到林昭身边，坦然坐下，抚住林昭纤弱的手说一声：你是一首真正的诗；我多么期望那位与林昭落难相恋的人，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与这个柔情似水的女子有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婚礼——不再祈求那一张婚纸；我多么期望刘发清在那个傍晚能与林昭并肩漫步昆明湖畔直到月照中天；我多么期望那位良知未泯的狱医在听到林昭最后的告别声从隔壁的病房冲出来，与这位即将离世的女性执手相望用最后的温情与敬重送她上路；我多么期望那位以巨大勇气与深厚情怀顶着一个未婚夫名义去探望林昭的男人，在永诀之际将林昭紧紧拥入怀中，在她的耳边告诉她，天上相见！在狱警的拉扯推搡中也向林昭大声回赠一首诀别诗……让一个受尽二十世纪最深重苦难的女子，带着最后的温暖与爱远行。

没有，没有，这一切期望与梦幻都没有出现。没有一个更强大的男性臂膀能够围护着她让她纵情一哭，让她所有的小女儿委屈与伤痛随泪水奔涌而出，将满腔的积怨孤愤一洗而尽。

红色中国的万里江山，注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撼天动地的大戏剧！没有一个可以与林昭演对手戏的男主角出现。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悲剧。

1968年4月29日那一声枪响，让林昭永远留在了36岁。哦，你美丽又孤独的林昭。

你是上帝偶然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孩子。邪恶与怯懦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你从此得以永生。

林昭遇难40周年前夕于武昌关

面对林昭，我们都是苟活者

板蓝根

由何训田创造、朱哲琴主唱的《阿姐鼓》，是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同步发行，被誉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其中，《阿姐鼓》这首歌歌词写得很隐讳，以前我一直不解其意。只到有一天，偶然读到了何训田讲述《阿姐鼓》的由来：

我姐姐十三四岁就到西藏去了，后来哥哥也去了。他们回家的时候，总要讲述许多西藏的事情。有一次，讲起一个“阿姐鼓”的故事：一个孤单的小姑娘失去了相依相伴的哑巴阿姐，但她不明白阿姐为什么离家，就去寻找她。寻找的途中，遇见一个老人告诉她六字真言，她继续寻找的时候，天边传来了鼓声，她突然明白了……

读罢，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在殉道者的心目中，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新的生命。

四十年前，1968 年 4 月 29 日，林昭，这位黑暗时代最为伟大的殉道者、最彻底最有力的暴政反抗者被暴政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

那个黑暗年代的人们，巴老只有在文革后才号召人们说真话、建文革纪念馆、老舍也只有是以死抗争，上至国家主席被批斗、下至黎明百姓，要么明哲保身、要么噤若寒蝉，只有彭德怀、张志新、遇罗克们站出来说真话。而即说出真话、又看透本质的，唯有林昭一人！她的遇难，何尝不是一种殉道！她让我们所有的人无地自容，面对林昭，我们都是苟活者。

当有一天，这个国家的人们都以吟诵着她的名字，讲述着她的故事，读着她的诗篇为荣的时候，也是这块大地真正开满了自由的鲜花之时。这个国家才可以说真正走向了正常国家的行列。

林昭，她终将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

五十年后来重温林昭的文稿，仍能感到力透纸背。

2008 年 4 月 28 日

林昭为我而死

小昭

以前从网上偶然看到林昭的事，从此记住了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头顶“冤”字白布，还有要家属交五分钱子弹费的细节，以及，她对自己名字的表述：“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一语成谶，她果然死于三十六（还没满36周岁）。

真不幸，我与她共用同一个昭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或者，“刀口上的日子”的昭。

前天，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才知道4月29日是林昭的忌日。于是在博客之顶写下“记住她——林昭”。我记住了她，但还希望更多的人记住她。

后来想了想，将该文转贴到了我博上。

我这个博客上有些什么样的读者，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晓得。除了几个我晓得的朋友之外——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对这种文章不会感兴趣。

因为写博客是没有稿费的，没拿人家的可以手不短，没吃人家的可以嘴不软。因此不必迎合读者的兴趣，因此我转贴这篇文。我明知我的朋友不会感兴趣，但，倘若你看小昭的面子，能够点开文章，眼睛略扫扫，我也就满足了。

不敢奢求“知音”。

下午，一个朋友，权且称为“丙男”，发短信给我：

“你真有闲时，找到这么个前人。有那工夫，想想自己身体怎么练好是真的，或是怎么享受，怎么找天赐什么的。”

我长叹一声。这正在我预料之中。

回道：“你自己不关心也就罢了，还不许别人关心？我身体很好，心态积极，天赐寻找中，柴米油盐从不含糊，吃喝玩乐样样不缺。但，有权使用我的脑子。天生是‘人’不是‘猪’。”

当初在博客说“身体不适”，谢各位关心，如今身体大好，眼睛也完全恢复。

不想活得像猪一样浑浑噩噩。不想活得像阴沟里的小老鼠一样卑贱。所以，经常会想到做人该怎么做，做“人”该拥有哪些权利。动动脑子么，又不累的。

晚上，丁女给我打电话，也提到那篇林昭。“你怎么尽想这些啊？你累不累啊？”

我说不累。人脑的运行速度比电脑快多了。“思想”无须花费多少时间，只有“写文章”才真正费时间。

我怎么会“尽想”这些呢？我想的事情多得很，包括你们的柴米油盐、吃喝玩乐。莫非用所有的时间来想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就比我更理智更高贵？我非生活在海市蜃楼，你们会的穿衣吃饭，我都会，并且，不比你们差。仅仅因为我比别人更愿意拥有一点思想，便被你们视为弱智。这是什么世道？

“林昭是为我而死的。”我说。

当然，她不会明白这句话。我解释了一番。

林昭为我而死。我深知这一点。

没有林昭，你以为我小昭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能够坐在这里，宁宁静静地敲打键盘吗？

不。

如果没有林昭（以及其他人的）顽强抵抗，那个疯狂残酷的时代不会自动结束，苦难不会轻易终止。那么，人间惨剧将从林昭延续到小昭，我这样的人，莫非肯屈辱苟活？早就成了孤魂野鬼。

是她，和他们，以生命替我挡了。

所以，我记得林昭。并且，不许别人忘了她。

我亲爱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吃饱了撑的。不写今天几点钟起床，不写起床后吃了什么早点，逛街时买了什么时新衣服，却去关心一个三十九年前就死去的古人。

林昭为我而死。林昭为我而死。我心中道。

如果林昭不是为你们而死，你们有权忘却她；

但我毫无疑问，她是为我而死的。我有权记得她。

“今天，林昭还没有过时，因为她期待的时代仍然没有降临，自由之花还没有开放，在她长眠的土地上，苦难没有成为历史，与其说林昭是过去时，不如说她是现在进行时。明天，林昭也不会过时。尽管我知道林昭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林昭之外，还有从顾准到李慎之的道路，还有其它的道路，但是如果不是林昭的出现，我们这半个多世纪的精神史将只剩下屈辱，没有光荣。可以说，林昭

用血书写的正是历史光荣的一面。你可以选择与林昭不同的道路，但在林昭的亡灵前面，你只能保持敬意。”

——这段话是傅国涌写的，去年。

2008年4月23日

致林昭——她为自由和人类的尊严而死

思想共和国飞地

如果有一天我来到您朴素的墓前
我将为您低吟起一首庄严的挽歌
在悲泣太息中诉说我对您的崇敬
您一定会以生命的凯歌向我回应

在无比黑暗的年代您追求着光明
在最恶毒残暴的国家您呼唤人性
受难的普罗米修斯所传递的火种
因为您生命的献祭而熊熊地燃烧

在我们追求人性尊严的荆棘路上
您义无反顾地走向真理慷慨赴难
但在约旦河彼岸戴上得胜的冠冕

我们沿着您当年留下的血痕前进
在这荒谬的国度里为自由而呐喊
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

2008年2月29—3月2日

迟到的祭奠

伯乔精舍

四月二十九日，是林昭罹难四十周年纪念日。

那天，我就应该写一篇祭奠的文章的。可是我实在没法写。到网友处转了一圈，以为会有人记得她，写出纪念她的文字。可是，没有。

当晚，我又打开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就像三年前第一次看到那样，我的心依然在颤栗。无法前去苏州林昭的墓地，只能在网上纪念馆，为她献上一朵冰山上的雪莲。留言是“你的灵魂感召着越来越多的人找回良知”，落款是“苟且偷生的后死者”。

望着林昭的照片，她那沉静、忧伤而又略带微笑的眼神，会让你心痛。纤弱、文雅、秀丽的她，当年因担任北大《红楼》编委，曾被北大同学戏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你会想：这样美丽的女孩应该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成为可爱的妻子，慈祥的母亲；当年，她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因才华出众，游国恩教授曾希望她转到中文系学习。而《人民日报》刊登的欢迎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的长诗，就出自她这位年轻诗人之手。于是，你还会想，这样的才女应该在文艺沙龙里吟诗作赋——成为不朽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可是，没有。一颗罪恶的子弹射向了林昭，扼杀了她年轻的生命。

1957年，《红楼》编委张元勋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受到围攻，林昭站到桌上说：“今天这个会是斗争会吗？……再三要别人提意见，人家提了，勃然大怒了？”当有人大声质问她：“你是谁？”她回答：“我可以告诉你。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没杀人。我叫林昭，双木林，刀在口上之日昭！”

“刀在口上之日”，这精彩的回答，竟浓缩了她短暂的一生！

因“支持张元勋”的罪名被划为右派的林昭曾经自杀，但很快她开始思考，她对另一个右派同学说：“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北大当时8000人，划了800多，占1/10多），全国划了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要认真思考寻找答案……”

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林昭就是有骨气的人。在批斗会上，她是唯一不认错的右派。批斗者问她的观点是什么。她回答：“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不要咬人！”她说的是常识，可在那个是非被有意混淆的年代，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不愿背离常识的人就是反革命！

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她写下了长诗《普罗米修斯的受难日》、《海鸥之歌》。回苏州老家养病的林昭结识了几个敢于思考的年轻人，他们创办的地下刊物《星火》刊登了林昭的长诗，1960年《星火》成员被捕。林昭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在这里她经历了8年的地狱般的生活。在狱中，被剥夺了纸和笔的林昭，用竹签、发卡，戳穿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书写了二十万字的文章、诗歌和日记，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而这正是几年前在北大校园里她下决心思考并努力寻找的答案。

现在能看到的林昭重新犯罪的一份记录中，这样写道：“林昭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改造，书写了大量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不放弃宗旨和立场。”

“永不放弃的宗旨和立场”其实就是自由、平等、和睦和友爱，归结起来就是“人性”这两个简单的字。这不仅成了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让我们读一下她的血书：“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我在绝食中，在我胃炎发作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幅中暂除掉一副……”

四川学者王怡写道：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她的身体，是“背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胡风分子）、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字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的女性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极限。

可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女子给她的施暴者、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心呢？……我依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尔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违禁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只要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绝不稍负初衷，稍改初志！”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据提篮桥监狱的狱医回忆，她是从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咯血，但还喊着医生的名字，向躲到另一间病房的医生道“永别”。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

费。”林昭的母亲立即晕倒在地，不久就疯了。七年后，这个当年带着女儿林昭一起坐过日本人监狱的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而林昭的父亲死得更早——他得知女儿被捕后就自杀了。

林昭在宣判死刑的判决书上，愤然用血写下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决定暂时胜负的可能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是真理！

十二年后，1980年8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北大部分同学和老师为林昭举行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林昭的一束头发，一张遗像。

有人书写了一副无字挽联，上联是？下联是！

这幅挽联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和哀悼，这是对他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含义最为深刻的一副挽联！

当年林昭给一位叫她“好好改造”的右派同学回信说：“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可是当他们拿到“改正通知”时，没有林昭了——“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她的诗句就是她的人生！

当年在人民大学监督改造时，她与同被监督改造的甘粹相识相恋了，他们申请结婚不被批准，甘被发配新疆劳改20年。当他“改正”回来时，才知道林昭已经被杀害了。甘粹唱着当年林昭送给他的一首《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而这首林昭自己写词谱曲的歌，恐怕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另一种声音”了。

在她被枪杀后的十三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社长穆青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他写道：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在她被枪杀后的三十一年，有一个人听到了她的名字，于是毅然辞去公职，历时五年，自费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他就是胡杰。

穆青说：“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为它感到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感到羞耻，那他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不退缩的狮子’。”穆青当年说的话，已经被更多的人理解，不仅是林昭的同时代人，也包括对那个年代“难以置信”的后辈。。

林昭的墓碑后面刻着她的《自由颂》的前四句，现在把全诗录在下面：

生命似嘉树，爱情丽若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林昭的名字和《寻找林昭的灵魂》正感召着更多的人——包括你和我，找回自己的良知。

2008年5月8日

永不沉没的巨石

——中华圣女林昭罹难四十周年祭

威廉退尔

“一次不公正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

四十年前的今天（1968年4月29日），那是一个深深烙进我们这个国家身上的永远抹不去的耻辱纪念日，那天上午十时，在上海监狱里，上演了一幕没有被告辩护律师，没有媒体采访记者，没有陪审员，没有被告家属，没有到庭旁听者的“审判”剧。被审判者，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女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建国前就投身于革命运动的热血青年，一个固执地坚持使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自己的嘴巴言说世界的女诗人。

审判过程异常迅速，因为，举证、质证、抗辩与合议等这些繁琐耗时的庭审必要程序，都被删节掉了；罪名，其实早就编织好了，在它的面前，由不得你承认或不承认，反正就是它——“现行反革命罪”。当庭审理，当庭判决，快刀斩乱麻——斩立决。

午后，索命鬼就来了。“303号，快出来过堂”！狱吏大声吆喝道，四个全副武装的兵士，威严地站在狱吏的身旁，咣当一声，牢门打开了。被决犯303号随后就在同监室狱友们的默默注视下从容地步出了牢门。

当她走到女监区的总监门时，这个美丽的年轻女犯突然想到需要唱一首歌，一首名为《国际歌》的歌来为自己送行，然而，歌声还没冲出她的喉咙，身旁眼疾手快的狱卒马上使用棉团塞进了她的嘴中，竭尽全力反抗的她，仅仅只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声“妈妈！你在哪里？”训练有素的狱吏就堵死了她的发声器官，接下来，他们又蒙上了她的双眼，匆匆地带着她离开监狱上路了。

苍天有眼，原本将在上海机场静悄悄进行的处决全过程，竟然却被那个被处决的女诗人家里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亲眼见证到了。否则，历史的记忆，将极有可能像一杯被过多的清水稀释过的烈酒一样被人淡忘掉。

那个少年清白无误得看到：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当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

死者的遗体被运往何处？能告诉我们答案的人又在哪里？在那个以国家的名义随意勾销一个人生命的年代，这些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也不可能指望有任何人给你任何答案的问题。

总之，两天过后，也就是那一年“五·一”劳动节的早晨，上海茂名南路某户居民的家中，走进来几个代表国家形象的人，他们开门见山并冷冰冰地对一个年迈的女人宣布道：“某某，已被执行死刑。由于对反革命分子的处决，耗费了一发子弹，而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因此，必须由你们家属来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掷地有声的话音刚落，那听到爱女已被枪决噩耗的老媪，立即晕倒在地。来人，是必须要把那意义重大的五分钱带回去交差的，死去女儿的母亲即便是永远爬不起来了，那五分钱也还是要带回去的；于是，死者的妹妹掏出一枚五分的镍币，向他们付出了这笔沉甸甸的自费送命款。七年后的1975年，那位因老来丧女而精神遭到巨大摧残的母亲，终于以自杀的方式提前结束了人生之旅，因为，她是那么焦急地牵挂着她的女儿，她急欲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她的女儿。

女诗人罹难时，年仅36岁。死后，其尸骨无存。只是若干年过去之后，她的亲友们才在苏州灵岩山下为其建了一座衣冠冢。彼时为2004年4月22日。

这个因追求理想、自由与有尊严的生存方式而被国家机器剥夺生命的女性，就是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女才子林昭，导致她被剥夺生命权利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一个不可以伸手索要宪法权利的国家，她公然主张了公民的宪法自由，她以为：“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这也同样不得自由。”她还以为，这自由，就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天性和不可转让的权利。然而，即便是她离开我们之后的今天，她当年为之而献身的理想之种子，也仍然没有从我们脚下那坚硬的地面破壳钻出来。

林昭的冤案，直到1980年12月11日才得以古怪的平反。在那份给她新出具的判决书中如是写到：由于林昭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才得以免罪、改正。一个清清白白、理智冷静生活在清洁、温暖、爱意无限的理想王国里的女诗人，她需要这份带有扭曲、变形与侮辱色彩的“平反书”吗？这就是那个临枪决之前还要大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的女圣徒在天国想要看到的東西吗？

转眼一晃，林昭就离开我们以及她的祖国整整四十年时间了，在这足以使得一个宁馨的婴儿慢慢变成一个壮年的四十年间，林昭的精神，并没有从她的祖国大地上消失，她，像一块发光的、沉重且巨大、永不肯沉没的石头，倔强的飘浮在思想的海面上，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希望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与自由生活的中国当代知识人，勇敢地去战胜无边的黑暗，勇猛地去搏击险象环生的惊涛骇浪，坚定地探索理想生活的彼岸。林昭分明没死，她依然活在你、我与我们共同的时代之中。

2008年4月29日

3、29，我们去看林昭

阿喲 1919

2008年3月29日，我与几位好友一起，去苏州祭扫林昭墓。这件事，F先生去年便与我们约定了。因为，今年是林昭被暴政枪杀40周年，一代英魂，在黑暗中埋没不彰，已经40年了。1968年4月29日，这个日子，将来总会成为一个纪念日，林昭，这位黑暗时代最为伟大的思想者、最彻底最有力量的暴政反抗者、最秉承上帝爱的意旨的人，被暴政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

早晨6:30分，小雨，濡湿车窗，略有凉意。与阿龙从绍兴出发，先到杭州接F先生，然后取道苏嘉杭高速路，约10点到达苏州。Y姐已经在高速路出口等我们，手里握着一束洁白的菊花，我们知道这是献给林昭的。Y姐前一天便打听好了道路，于是成为我们的专职向导。

林昭墓在木渎镇灵岩山安息公墓。网上也有一些前几年去祭扫的朋友的帖子，本来他们就有为后人指路的意思，内容较为翔实，还有照片以及明显的地域标识。因此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并未费多大力气。仅在到木渎之后，开错一次道路。

安息公墓其实是一个简陋的墓园，上山的路都是泥路，因为下了雨，略略有些湿滑。门口左边堆着一些花岗石，大概是用来做墓碑的，右边一家简陋的店，摆着一些花束。我们还想再买一束，但是那些花太难看了，还有恶俗的包装，这是不能用来献给林昭的，便作罢。很多当地的大妈跟着我们，自告奋勇要带我们去林昭墓。当然，她们有赚取一元两元小钱的目的。但我们也因此而知道，到这里来看林昭的人，并不少，否则她们怎么对林昭的墓这么熟？这里，林昭墓是最著名的吧。这叫人欣慰，我们想，大概是胡杰先生记录片的功劳。我看到过张思之先生在林昭墓碑边的照片。听F老师说，上海有个著名的律师，他们曾经来扫墓，一下子来了100多人。并且我们相信，这里会成为一部分人的“朝圣”之地。

我们请跟着的大妈去折了一些野花，给了一点钱。阿龙留着等她，我们先上山找林昭墓。后来，阿龙拿来的是一束非常好看的花，几支白色的梨花，中间夹

一支鲜红的桃花，朴素而艳丽，我私下里觉得，这很配得上林昭。

林昭墓前已经有几盆花了。不过看样子，都不是最近的。连花盆的几个，花还开着，而安放在墓穴上的一束，已经凋谢了。不过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感觉，林昭，并没有被彻底遗忘，虽然官方还不允许公开的、高调的纪念林昭，但民间自有有心人。我感激并尊敬那些先前来祭扫林昭的朋友们。

林昭墓的右边，便是她父母彭国彦许宪民的墓。有必要交代一下林昭父母的身后事。彭国彦是留英归国的宪政学者，1964年，林昭最后一次被捕，彭国彦说，这个家完了，随即自杀。许宪民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68年林昭被枪杀并被索要5分钱子弹费之后发疯，后死于上海街头。墓是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所立，她现居美国。死者已矣，痛苦全在生者承担。我不知道，彭令范老太太回首母国，究竟会有怎样的悲痛。我更不知道，这个国度，将以何种面目，去面对自己的子民。

有一瞬，我站在墓穴边上，似乎突然感知到林昭埋骨在此，心中颇有异样。就像我在最近写完的一篇文章中说的，我在写林昭一文时，经常想到36岁这个年龄。这是林昭被枪杀的年龄，也是我今年的年龄。这种联想叫我有一种切肤之痛。这里埋葬着另一个36岁的人，她没有来得及像我一样，结婚生子，天伦叙乐。

我们分别在林昭墓前留影，并拍下了墓碑背面林昭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1964年2月）Y姐叫我们一起把带去的菊花的花瓣揉碎了撒在林昭墓穴四周，以及墓碑上，算是我们的祭奠。除此以外，我们也真不能做什么。最后我们一行4人朝林昭墓三鞠躬，向林昭致敬。这也仅仅是仪式，更多的尊敬埋藏在心里。早几年F先生第一次拿到《寻找林昭的灵魂》，一遍一遍的看，看到半夜，还暗自落泪。我今年为了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章，也把收藏在笔记本的电影重看了一遍，有些镜头，反复的看。内心那种创巨痛深，难以用词语描绘。我把摄像机开着放在墓碑上，把我们4人鞠躬的镜头拍下来。

林昭墓所在的山上，全是香樟树。香樟树是江南种植很多的树种，春天落叶，叶子散发出非常好闻的香味。微微细雨时落时息，有风阵阵从山上吹来，树叶在头上沙沙响，像是在强调这个墓园的凝重气氛。

我在出发前，本来有两个计划选择，或者将我最近写好的一篇纪念林昭的文章，拿来在墓前焚化。虽然写得不好，也是一种纪念的心意。或者，我想到了戴望舒的诗歌《萧红墓前口占》，把这首诗化用一下，来献给林昭也不错。后来都没做。

离开的时候，我回忆了一下戴望舒这首简单的诗歌，没能全部背出来：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2008年3月31日

今天，我为你流泪

——林昭罹难 40 年祭

山野村夫

今天，
我为你流泪，
你的心魄是否静谧？
你的灵魂是否安息？

篮桥井台，
你在笑？笑的竟是那样的愁绪，
笑魔中，你分明看到了天涯那边，
轮回后的剪烛共聚。

四十年了，
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还在沉睡？
那殉难者的血迹呀，
为什么唤不起我们的记忆？！

如果可能，
我愿替你去面对刽子手的铁器，
去换回，
你那美丽的玉体！

2008 年 4 月 29 日

附录一：林昭的文字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

——林昭文稿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字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血诗题衣》据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而作

附毛泽东《七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 1957 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的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被摧残殆尽了。

——林昭文稿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歌曲《呼唤》（1958 年作于北京）

每到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的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在这条叫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

——林昭文稿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一副。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单纯善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己的迫害、折磨和镇压。这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林昭文稿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的，在生一日，他必须保存我的理智与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几乎真的要疯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狱中壁上血书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尘灰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1964年4月12日悼念舅舅许金元（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长，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林昭确定了实行私人办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的右派分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日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习——人性解放运动。

——1964年12月接到监狱起诉书后作了3739字的评注与批判

生命似佳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一次绝食后于狱中壁上血书

我默默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有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一次被女狱警毒打后书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上光荣的，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志、清操、大节、正气、公我必胜，自由万岁！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林昭20年，接到判决书后林昭刺破手指当即在判决书的背面写下了判决后的申明

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性。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和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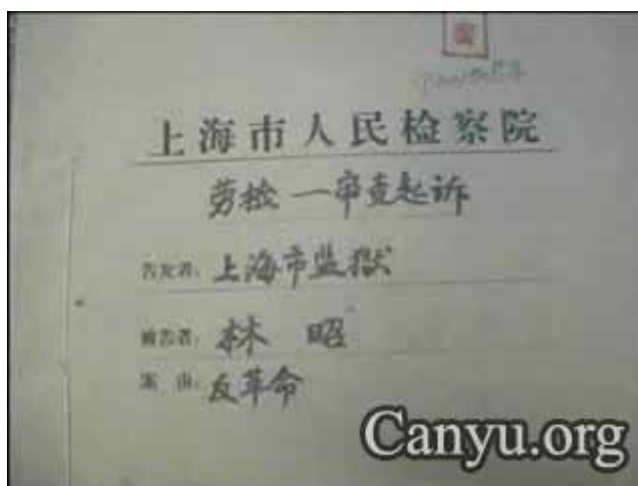
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泯灭的人 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狱中血书

附录二 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

在监狱里，在被剥夺了纸和笔的情况下，她用发卡刺破手指
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墙上、床单上书写着日记和诗歌

在狱中她写到：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加刑报告中这样写到：关押期间（林昭）用发夹、竹签等物，千百次的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年青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极为恶毒的污蔑



林昭《血诗提衣》

双龙鏖战玄间黄 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乃昔 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 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 枉言正道是沧桑

在抗日战争期间，林昭参加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已显露出文学天赋，撰文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成为苏州城防司令部黑名单上的人。49年六月，他不听从母亲让她去美留学的劝告，与家庭决裂，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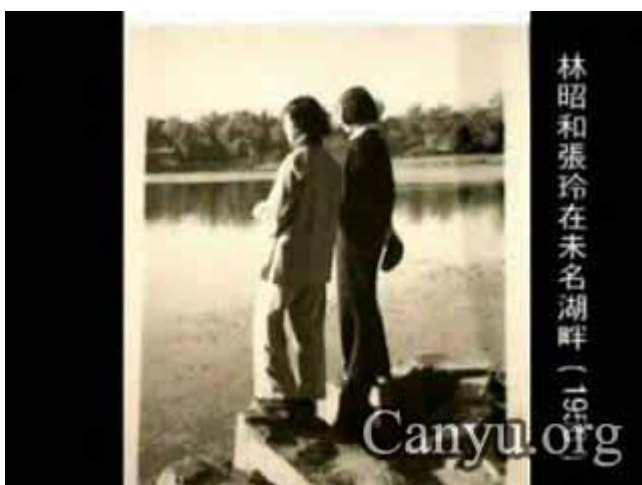
51年，林昭积极参加土改，52年被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





1954 年，林昭以江苏省最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红楼杂志社任诗歌编辑。同学们都称她为“林姑娘”。





反右运动中，林昭被打成右派。而所有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学生当中，只有她没有作检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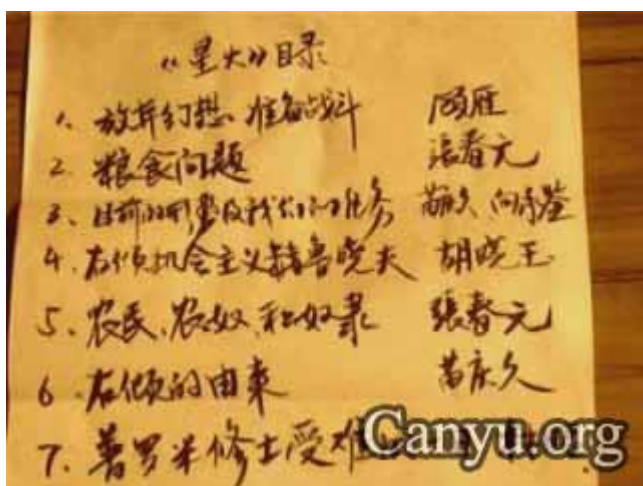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打成右派的林昭被送到人民大学资料室改造。此时的林昭，在意识上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对这个政权的看法也有了变化。不甘心被奴役的她开始了一个人的抗争！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 1957 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的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是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的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1960 年 10 月，参与地下刊物《星火》的右派与当地群众 30 多人遭到捕杀。其中，林昭在苏州被捕。林昭的父亲在遭到女儿被捕后自杀。



林昭在诗中写到：

如果他必须以鹰隼的爪牙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 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 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 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 把羽毛滋养的更光润

.....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

林昭在狱中写到：每当我沉痛悲愤的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的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这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象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的太少而是流的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势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信：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集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是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话，运用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1964年4月12日，林昭在狱中写了一首悼念舅舅许金元的诗。许金元曾是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长，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侄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1964年12月，林昭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按林昭的话来说：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



起诉内容：林昭确定了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林昭注曰：正确的说，是计划集合昔日中国大陆民主抗暴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1965年5月3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林昭有期徒刑20年。林昭接到判决书后划破手指，在判决书背面写下声明：昨天，你们，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及其肮脏及其可耻的判决。但他确实能够使我引为

叛逆者无尚光荣的，他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

在一次绝食苏醒以后，林昭用手指在墙上写了首诗：

生命似佳树 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 心心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 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 终不甘为囚

林昭在狱中所遭受的苦难是你我难以想象的，而正是这种苦难，让她的心投向了西方传统中深远的基督博爱的思想当中，开始用上帝的圣爱看待芸芸众生。所以她的身上就有着一一种圣洁无比的悲悯情怀，非常宽广的爱心。甚至是对于她的批判对象：被奴役的人不得自由，奴役他人的人同样不得自由。

她自称是奉着十字架的作战的自由志士！在反抗暴政的同时，林昭也在反省着自己。她提出一个命题：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1965年上海提篮桥监狱所写的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记载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等一系列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林昭 1968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被杀害，年仅 35 岁

林昭说自己这样做是为自己迷途重归基督徒的良心

1968 年 5 月 1 号下午，警察找到了林昭的妈妈，索要 5 分钱的子弹费。

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于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和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 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愤的哭了。

作者：jAson Roy

附录三：2008：灵岩十八祭

祭园守园人

下图：诗祭启肇庄严的灵岩十八祭，右侧陪祭的是林昭的同学于劭老师



下图： 上午十时 祭园守园人宣读灵岩十八祭



下图：下午三时，林昭挚友、80 高龄的倪竞雄执《灵岩十八祭》守灵至四十年前枪响。



2008 灵岩十八祭

灵岩十八祭——以二九谐音久久：四.二九林昭遇难四十周年主题专祭。

灵岩十八祭，四.二九上午十时，在鹰视下的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林昭墓前庄严揭祭。由预设的“焚祭”展变为焚心的“公祭”：历诗祭、礼祭、酒祭、公祭、四绕祈灵，放飞自由六个庄严的祭典仪式。

灵岩十八祭由北大五.一九精英担纲，作者地越四洲，年跨三代，象征地寄托整个黑眼睛世界为林昭遇难四十周年的哀悼、思念、慰灵与价值守望。

为慰藉为中国窃火的普罗米修斯，一对画家父子连夜赶绘的林昭遗像，在墓场被簇拥始终；六篇经典或代表性的附录，也被一一带至林昭墓前心焚而祭。

现场见证、参与灵岩十八祭的，包括以文参祭者共近七十人。

包括灵岩十八祭积蓄的悲情与价值能量，正午时分，释放为林昭墓地地震山啸谷的国际歌声。那雄浑的歌声，尊严地昭告正聚焦着灵岩的世界：

林昭姐姐不是救世主，是象征、召唤人之为人的中国人自己解放自己的自由女神！

从上午十时，祭园守园人在林昭墓碑前庄严宣读十八祭篇目，到下午三时，80 高龄的倪竞雄老人——林昭姐姐苏南新专与土改工作队的同学与密友——含泪手执《林昭四十年，灵岩十八祭》总目，守护到四十年前龙华机场那三声枪响时分，灵岩十八祭本身，终成林昭四十年祭——有林昭墓以来最庄重、最盛大的祭思与传承的历史见证——

三时许——历史深处那罪恶的“枪响了”！

倪竞雄老人痛哭失声。

灵岩十八祭在她手中颤抖。

在场的八个人簇拥着林昭姐姐的“姐姐”颤抖。

颤抖着的又是正午低沉却雄浑的国际歌声。

还是上午被放飞自由、从鹰眼下的密林，扑簌簌翱向蓝天的那只相思鸟！

下图：三代人同一个姐姐



【灵岩十八祭篇目】

灵岩圣火：鹰视下的焚祭与世界传承——林昭四十年祭

【北大五·一九精英】

张元勋：悠悠天地心

陈奉孝：自由女神祭

谭天荣：刻骨铭心的往事

沈泽宜：悼林昭诗三首——为四十年祭而作

王书瑶：纪念林昭和所有受难者

于劭：并非迟到的纪念

【美国芝加哥】王友琴与林昭：一种守护——两个走出未名湖的名字

【自联邦德国】王蓉芬：自由与暴力 - 林昭遇难 40 年祭（译文）

【自澳大利亚】阿森：祭中国的自由女神——林昭

【台湾】中年女孩唱晚：心靈之祈

【北京】铁流：五十五万颗星星中最亮的一颗星星

【南京】从工：悼念永不屈服的“右派”林昭烈女

【西峰秀色】再祭林昭——写于林昭被害四十周年祭日前

【北京】老爱：献给圣姐：林昭

【广东】胡迪：哭 林 昭

【灵岩山上守墓人】永不飘逝的灵魂：我为什么会被林昭感动？

【祭园守园人】两杯浊酒酹灵岩

焚祭附录篇：

【北京】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青岛】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全真修定版）

【北京】张玲：雨雪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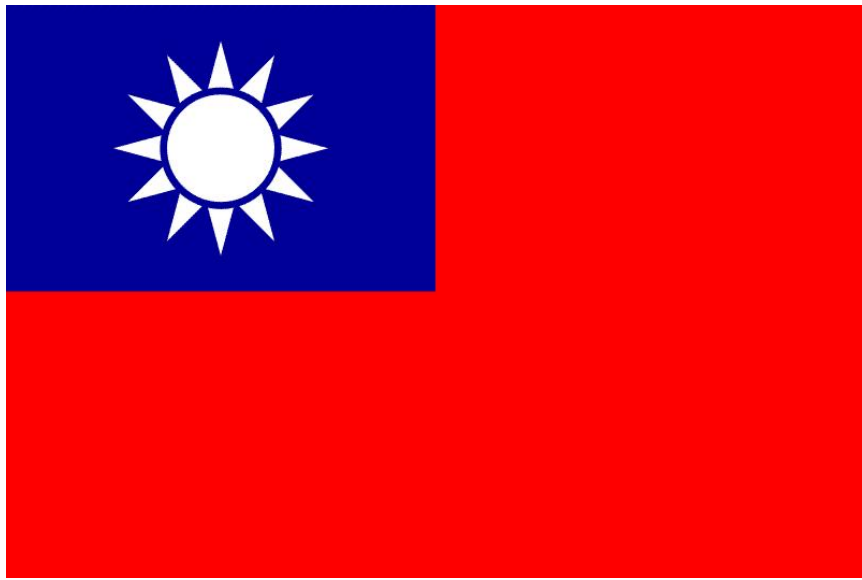
【武汉】李铁（宪政学者）祭林昭——人以有尊严为天

【歌乐山】王康：遥祭林昭

【武汉】白桦：从秋瑾到林昭

下图：林昭姐姐的姐姐——倪竞雄 在林昭墓前被簇拥着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